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六度集經》菩薩行敘事之研究

A Collection of the Six Perfection : A Research  
on Bodhisattva-caryā Narrates



研 究 生：陳瓔秦

指 導 教 授：鄭阿財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一 年 七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六度集經》菩薩行敘事之研究

研究生：陳瓊秦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王祥穎

鄭阿財

汪 娟

指導教授：鄭阿財

系主任(所長)：張錫輝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一 年 七 月 十 日

## 誌謝

末學五年前才開始粗淺的接觸佛法，文學理論向來是末學最弱的部分，語言文字也待加強。來到南華，感恩老師、學長姊和同學的指導與鼓勵下，末學才能一步步完成這篇論文。一路上遭遇很多挫折，要感恩的人非常多，非筆墨之情可以形容。

感恩鄭師阿財不辭辛勞的悉心指導和鼓勵，在全篇架構與方法上提供末學完整的概念，適時解開末學的困惑，提供重要的意見和參考資料，百忙中撥空批閱拙文，時時關心末學的進度，讓末學的論文在短時間內得以順利完成，末學只有道不盡的感恩。感恩朱師鳳玉的照顧與關懷，讓末學離家在外倍感溫暖。感恩汪娟老師和王祥穎老師在夏日炎炎中撥冗審查拙文，仔細檢閱，詳加指正，給予末學寶貴的修改意見，減少末學論文上的疏漏。感恩文學所助理陳鈺琪學姊幫忙處理課業和論文規定的大小事情，讓末學順利畢業。

感恩張錫輝主任、尤惠貞主任、陳美華所長、朱歧祥主任、鄭幸雅老師、呂凱文老師、黃國清老師、郭瓊瑤老師和蔡宗祈老師的關心鼓勵與仔細指導末學課業。感恩文真學姊、秉霖學長、佳蓉學姊、德謙法師、林欣學姊、惠昭學長、朝民學長、倍慈學姊、錫卿學長、勝彥學長、俊明同學、果真同學、道生

學弟和盟政學弟的關心與提供學業資料。感恩圖書館員謝鶯興老師、黃文興老師、顏玉茵小姐和謝婉婉小姐的關心，幫忙末學處理圖書大小事宜。

最後，要感恩末學的皈依師父上證下嚴法師，啓發末學的慧命，讓末學學以致用的將所學運用到日常生活中。感恩父母生養、栽培、包容和體諒末學，讓末學能全力以赴完成學業。感恩慈濟家人的支持、照顧與關懷，讓末學安心就學。感恩所有指導過末學的老師，增長末學學業上的資糧。感恩所有認識末學的貴人與朋友，滋養末學的生命智慧。

2012年七月

末學

陳瓊秦謹誌

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

## 摘要

《六度集經》是一部編譯的作品，其敘事豐富，情節細膩，人物描繪生動，是一部「中國佛教文學的典籍」，也是一部「翻譯文學的漢譯佛經」。《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依「六度」內容來分，共八十八章。歷來研究《六度集經》者多，然文學角度中，對敘事學面相探討較少，本論文將以文學角度為主，圍繞《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敘事的核心議題，進行探勘。

首先，緒論的部分先簡單的介紹《六度集經》的歷史背景，說明其在文獻、文學、思想和語言文字上的價值，介紹《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的篇章組織和思想內容(六度)，提出歷來研究《六度集經》「敘事」的「敘述」面相者少，本論文圍繞《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故事在六度分布的情形及敘事的核心議題探勘。

其次，《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的性質與內涵先介紹《六度集經》的八種名稱，說明《六度集經》九十一章的歷史背景。再根據史料、藏經及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探討「《六度集經》的編譯者」。次參考藏經、杜繼文〈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的特色〉等，將康僧會的佛學思想分成「小乘的『正心』與大乘的『救世』」及「以儒釋佛」兩大部分來討論。再討論《六度集經》的分卷與編輯體例。「《六

度集經》的分卷情形」，係將歷代著錄《六度集經》的經錄原文列出。最後提出《六度集經》中的完整的「本生」三段形式僅有三例。

其三，先說明「菩薩」、「釋迦菩薩」與「佛」之間的不同。次依六度的「特色與性質」將《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做一分類統計。再參考藏經、《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和學者的觀點，依六度思想分類說明，並舉例論述《六度集經》菩薩行故事的思想內涵。

其四，先闡明「視角」的意義。次從視角的性質之「視角與聲音」面相，舉例說明「視角與聲音」在故事中分布的情形與規律的狀況。再將《六度集經》八十八章菩薩行故事的敘事視角作一分類表，統計、分析和比較出「視角與聲音」在《六度集經》八十八章菩薩行故事中的一些規律，管窺探敘事視角藝術的多樣性。

最後，本論文從以上方法加以整理、分析、歸納、比較與詮釋作一連貫，希冀能較完整的呈現《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敘事的面貌，彰顯其意義與價值，以充實佛經敘事文學的研究，對《六度集經》重新給予應有的評價。

關鍵詞：六度集經、康僧會、菩薩行、敘事視角

# 《六度集經》菩薩行敘事之研究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前賢研究成果綜述.....	3
一、 經典方面.....	3
二、 文學方面.....	4
三、 思想方面.....	14
四、 語言文字方面.....	17
第三節 研究材料與方法.....	20

第二章 《六度集經》的編譯者與篇章組織.....	27
第一節 《六度集經》的編譯者.....	29
一、 康僧會的生平與著作.....	37
二、 康僧會主要的佛學思想.....	42
(一)小乘的「正心」與大乘的「救世」.....	43
(二) 以儒釋佛.....	44
第二節 《六度集經》的篇章組織.....	46
一、《六度集經》的分卷情形.....	47
二、《六度集經》的編輯體例.....	49

第三章	《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的性質與內涵.....	61
第一節	特色與性質.....	64
第二節	思想內涵.....	66
一、	布施.....	68
二、	持戒.....	74
三、	忍辱.....	80
四、	精進.....	83
五、	禪定.....	92
六、	智慧.....	102
第四章	《六度集經》菩薩行故事的敘事視角.....	110

第一節 敘事視角的性質.....	111
一、視角與聲音.....	111
二、視角的承擔者與構成.....	112
三、視角的基本類型.....	113
(一)非聚焦型.....	113
(二) 內聚焦型.....	113
(三) 外聚焦型.....	114
四、視角的變異.....	115
第二節 《六度集經》菩薩行敘事的視角與聲音.....	116
第五章 結論.....	138
參考文獻.....	144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三國時期是佛教輸入中國及扎根發展的重要時期，儒家統治地位的動搖，為佛教傳播帶來有利的條件。吳國與東南亞國家、印度和大秦有政治、經濟上的往來，佛教從海、陸兩方面傳播至吳國。康僧會原居於交趾，在吳赤烏十年(247A.D.<sup>1</sup>或 251A.D.<sup>2</sup>)至建業弘法，注譯出諸多佛教典籍，而《六度集經》為其最為特出的編譯作品。

從文獻上考察，《六度集經》有改寫及改譯的現象，它有三個演變的版本(康僧會的原編本、形成於南朝的改編本和形成於隋唐間的新編本)，是一部編譯的作品，不同於一般單純的譯經，在文獻史上有其特殊的意義。<sup>3</sup>就文學的角度而言，《六度集經》的敘事豐富，情節細膩，人物描繪生動，是一部「中國佛教文學的典籍」，也是一部「翻譯文學的漢譯佛經」，在學術史上具有特殊的價值與地位。<sup>4</sup>在思

---

<sup>1</sup>參梁·僧撰：〈康僧會傳〉第四《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大正藏》第55冊及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1936年〕，頁36。

<sup>2</sup>參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總目錄·本緣部〉《法寶總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3。（原本：高楠順次郎：《昭和法寶總目錄》，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9。）

<sup>3</sup>參陳洪：〈《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4期(2003年10月)，頁11。或陳洪：〈附錄一：《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佛教與中古小說》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12月。

<sup>4</sup>同前註，頁11。陳洪於〈《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提到：「《六度集》是佛教東漸以來早期重要的譬喻類典籍之一。弄清其文本形成、故事流傳的真相以

想上，《六度集經》以大乘的「六波羅蜜」，結合小乘的「禪數」與孟子的「仁義」思想，形成特殊的「格義」風格，承先啓後的開展中國的大乘佛教思想，在佛教思想史上極具特色。<sup>5</sup>從語言文字看，《六度集經》採用四言體式與口語化敘述，是研究中古漢語和漢語史的寶貴資料。

《六度集經》<sup>6</sup>中的菩薩行故事依「六度」內容來分，共八十八章。《六度集經》卷七(七十四)〈得禪法〉<sup>7</sup>、《六度集經》卷七(七十五)〈比丘得禪〉<sup>8</sup>和《六度集經》卷七(七十六)〈菩薩得禪〉<sup>9</sup>三則非菩薩行的故事。因為〈得禪法〉為說明菩薩如何修習禪波羅蜜的敘事文，〈比丘得禪〉<sup>10</sup>為比丘入深山修得禪定的過程，〈菩薩得禪〉為介紹菩薩獲得禪定的方式和方法，三則都沒有故事情節，所以去掉此三章共八十八章故事。

《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以本生譚為主，次有佛傳故事。它結合大乘佛教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六波羅蜜」思想，闡揚大乘佛教之菩薩行。歷來研究《六度集經》者多，然文學

---

及它所蘊涵的文化意義，對於探索中國佛典文學(或曰「翻譯文學」)的生成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

<sup>5</sup>參杜繼文：〈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的特色〉，《內明》第148期（1984年），頁20-25。

<sup>6</sup>見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一~八，《大正藏》第3冊。

<sup>7</sup>同前註，(七十四)〈得禪法〉。

<sup>8</sup>同註6，(七十五)〈比丘得禪〉。

<sup>9</sup>同註6，(七十六)〈菩薩得禪〉。

<sup>10</sup>同註8。

角度中，對敘事學面相探討較少，本論文將以文學角度為主，圍繞《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敘事的核心議題，進行探勘。

## 第二節 前賢研究成果綜述

歷來關於《六度集經》研究的相關成果，可略區分為經典、文學、思想和語言文字等四類，由下文可看出歷來學者多從事文學和思想方面的研究。茲依年代順序分別論述如下：

### 一、 經典方面

1971年，印順導師於《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提出二點：其一，《六度集經》屬於集錄部分流傳的「小部」的「雜藏」<sup>11</sup>。其二，《六度集經》從菩薩「本生」的大行類別，歸納六波羅蜜。<sup>12</sup>

1981年5月，印順導師於《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sup>13</sup>提到：大乘佛法興起時，有《六波羅蜜經》與《六度集經》是同為六波羅蜜多性質的教典。

1987年，依淳法師於《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sup>14</sup>將《六度集經》

---

<sup>11</sup>參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新竹：正聞出版社，[1971年]2002年），頁100-102。

<sup>12</sup>同前註，頁855。

<sup>13</sup>見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新竹：正聞出版社，[1981年5月]2003年1月），頁143。

<sup>14</sup>見依淳法師著：《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各本生故事與其他各經、律中的相對本生故事，作一參對表。

1992年1月，李美煌的《六度集研究》<sup>15</sup>從文獻學的角度，追蹤、比對經錄及其他資料，從全書的文脈、背景加以研判。內容分為「前言」、「六度集譯者略傳」、「歷代佛典目錄、藏經與音義書對六度集的定位」、「現傳本六度集概述」、「現傳本未載之章」、「現傳本諸章分析」、「各度提要分析」、「原本擬構」等八章。此書為第一本全面探討《六度集經》經典方面的研究所論文，對《六度集經》的經錄及版本上的考察，有很大的貢獻。

2003年10月，陳洪於〈《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sup>16</sup>運用文獻學的方法，參照經錄和類書的記載，發現《六度集經》的文本屬於編譯性質，不全是康僧會自譯，其中有改寫、改譯現象，並提出《六度集經》的文本形態有三種：一是康僧會的原編本，二是形成於南朝的改編本，三是形成於隋唐間的新編本。陳洪精闢細膩的審察與推論，對《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的了解，非常有幫助。

## 二、文學方面

---

[1987年]2004年12月)，頁206-212。

<sup>15</sup>見李美煌：《六度集研究》（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論文，1992年1月）。

<sup>16</sup>同註3。

1959年，季羨林於《五卷書·譯序》<sup>17</sup>舉例說明《六度集經》中有《五卷書》的故事，可以看出佛教徒如何運用民間故事達到宣傳的目的，如《六度集經》三十六〈兄(彌猴)本生〉<sup>18</sup>和《六度集經》四十九〈難王本生〉<sup>19</sup>故事類型廣泛的流傳於民間。

1981年，平川彰於《大乘佛教之特色》<sup>20</sup>提到：《六度集經》中插有阿彌陀佛和常啼菩薩的故事，表示佛傳文學與大乘經典的「連接」。然除了這兩類的故事外，還有很多也能代表佛傳文學，如《六度集經》禪度無集章第七十七到七十九〈太子得禪〉與八十章的與〈佛得禪〉為釋迦牟尼佛的故事。<sup>21</sup>

1981年5月，印順導師於《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提到十二分教中的「本事」、「本生」、「譬喻」都與佛及菩薩道有關，《六度集經》為「本生」部分的代表例。<sup>22</sup>又《六度集經》中「禪度無極」九章，只有〈那賴梵志本生〉是屬於「本生」；《六度集經》〈得禪法〉、〈比丘得禪〉、〈菩薩得禪〉三章都是說明「禪定」，沒有「本生」和「譬喻」；《六度集經》〈太子得禪〉三章是釋尊最後生事；〈常悲菩薩

---

<sup>17</sup>參季羨林譯：《五卷書·譯序》(台北：彌勒出版社，[1959年]1983年9月)，頁16-17。

<sup>18</sup>同註6，(三十六)〈兄(彌猴)本生〉。

<sup>19</sup>同註6，(四十九)〈難王本生〉。

<sup>20</sup>參平川彰著、釋印海譯：〈大乘佛教之特色〉《大乘菩薩道之研究》(美國：法印寺文教中心，[1981]2009年)，頁31。

<sup>21</sup>同註6，(七十七~七十九)〈太子得禪〉、(八十)〈佛得禪〉。

<sup>22</sup>同註13，頁115。

本生〉引用「般若經」，解說釋尊本生。<sup>23</sup> 再《六度集經》採取「本生」的三段形式敘述<sup>24</sup>，但本論文查看《六度集經》「本生」的三段形式完整的部分，僅有三例。<sup>25</sup>

1984年，杜繼文於〈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的特色〉<sup>26</sup>提到：《六度集經》屬於大乘菩薩行，採取「菩薩本行」的故事，以釋迦牟尼在未成佛前無數「劫」中的神話經歷，用寓言生動的形象提供人們仿效，取材廣泛，自蟲獸鳥龍至天王帝釋，從窮家富戶到帝王將相都有。有些寓言流傳很久很廣的如「瞎子摸象」故事，出現在《六度集經》卷八(八十九)〈鏡面王經〉<sup>27</sup>。

1987年，依淳法師於《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sup>28</sup>舉《六度集經》的「佛本生」故事說明《本生經》依本生主人在今生的身分的分類。<sup>29</sup>又說明《六度集經》是收集佛陀的「本生」和「譬喻」，依六波羅蜜多分類編輯而成，以布施為第一，忍辱為第二。<sup>30</sup>但丁敏於《佛教譬喻文學研究》舉《六度集經》為「本生」而未說是「譬喻」。<sup>31</sup>再

---

<sup>23</sup>同註 13，頁 143。

<sup>24</sup>同註 13，頁 534。

<sup>25</sup>見本論文第二章《六度集經》的篇章組織中的第二節《六度集經》的編輯體例論述，頁 55-60。

<sup>26</sup>同註 5，頁 21。

<sup>27</sup>同註 6，(八十九)〈鏡面王經〉。

<sup>28</sup>同註 14，頁 131-132。

<sup>29</sup>同註 14，頁 29-38。

<sup>30</sup>同註 14，頁 261-262。

<sup>31</sup>參丁敏著：《佛教譬喻文學研究》(台北：東初出版社，1996年3月)，頁 45。

印度史詩《羅摩耶那(梵名 Rāmāyana )》羅摩王子的原型可見於《六度集經》第四十六則的〈國王本生〉<sup>32</sup>。

1995 年，梁麗玲於〔《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sup>33</sup>在依淳法師《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sup>34</sup>一書中，各本生故事與其他各經、律中的相對本生故事的參對表基礎上，將《雜寶藏經》與其他各經、律中的相對的故事，作一主題及題材內容對照表，比較分析異同發現《六度集經》共有九則與《雜寶藏經》的主題或題材內容相似，且《雜寶藏經》中的本生故事多與《六度集經》有關。

1999 年，吳海勇於《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主要提到有十二項觀點：其一、康僧會編譯的《六度集經》是倡導菩薩道修行最爲得利的著作，康僧會將散見於諸經的佛本生故事以類相從，分別歸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度類別中，每類前冠以「小序」，闡明此類修持的內容、方法及其意義。<sup>35</sup>其二、說明佛經中存在著同一故事在不同的經文，或爲本生，或爲譬喻的現象，如：

---

(原丁敏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年。)

<sup>32</sup>同註 6，(四十六)〈國王本生〉。

<sup>33</sup>參梁麗玲著：《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1 月，頁 185-436。(原梁麗玲：《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sup>34</sup>同註 14，頁 206-212。

<sup>35</sup>參吳海勇著：《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27-28。(原吳海勇著：《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年。)

《中阿含經》卷三四(一三六)〈小品商人求財經〉<sup>36</sup>與《六度集經》卷四(三七)〈長者本生〉<sup>37</sup>為同一故事，但一為譬喻故事，一為本生故事。<sup>38</sup>其三、提到漢譯佛經文學題材的域外性，不僅限於佛經文學人物，還鮮明的體現在中古譯經所反映的古印度民俗內容方面，如：《六度集經》卷二(一四)〈須大拏經〉<sup>39</sup>中的布施儀式同古印度嫁女儀式。<sup>40</sup>或《六度集經》卷六(六八)〈童子本生〉<sup>41</sup>中的聚斂金錢獻太山王部分同古印度土葬習俗。<sup>42</sup>其四、提出漢譯佛經文學的神話特性，來自古印度民俗文化與神話思維，如：《六度集經》卷五(四六)〈國王本生〉<sup>43</sup>與《雜寶藏經》卷一(一)〈十奢王緣〉<sup>44</sup>借助鬼神意志裁決爭訟。<sup>45</sup>或《六度集經》卷二(一四)〈須大拏經〉<sup>46</sup>有親子與母乳感應的神話。<sup>47</sup>或《六度集經》卷七(八二)〈那賴梵志本生〉<sup>48</sup>有古印

---

<sup>36</sup>見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三四(一百三六)〈小品商人求財經〉，《大正藏》第1冊。

<sup>37</sup>同註6，(三十七)〈長者本生〉。

<sup>38</sup>同註35，頁30-31。

<sup>39</sup>同註6，(十四)〈須大拏經〉。

<sup>40</sup>同註35，頁130。

<sup>41</sup>同註6，(六十八)〈童子本生〉。

<sup>42</sup>同註35，頁134。

<sup>43</sup>同註32。

<sup>44</sup>參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卷一(一)〈十奢王緣〉，《大正藏》第4冊。

<sup>45</sup>同註35，頁146。

<sup>46</sup>同註39。

<sup>47</sup>同註35，頁150。

<sup>48</sup>同註6，(八十二)〈那賴梵志本生〉。

度的數七崇拜神話。<sup>49</sup>或《六度集經》卷六(六七)〈殺身濟賈經〉<sup>50</sup>有古印度對大海不宿死屍的神話信仰。<sup>51</sup>其五、說明佛經文學體現印度古人與動物之間近距離的關係，如《六度集經》卷五(五四)〈釋迦畢罪經〉<sup>52</sup>記琉璃王以象虐殺俘虜的場景。<sup>53</sup>或《六度集經》卷八(八九)〈鏡面王經〉<sup>54</sup>的盲人摸象故事。<sup>55</sup>或《六度集經》卷三(二〇)〈孔雀王本生〉<sup>56</sup>記佛陀前生為孔雀王的故事。<sup>57</sup>其六、漢譯佛經對性題材的描寫，如《六度集經》卷四(四一)〈普明王經〉<sup>58</sup>記載：「後遂淫蕩，不從真道」吳海勇認為故事中原煽情部分很可能被康僧會刪略。<sup>59</sup>其七、佛經文學源自古印度民間文學，如《六度集經》卷五(五一)〈雀王經〉<sup>60</sup>為A.T.76型〔狼和鶴〕的故事。或《六度集經》卷四(三六)〈兄(獼猴)本生〉<sup>61</sup>為A.T.91型〔猴子的心忘在家裡了〕的故事。或《六度集經》卷三(二五)〈理家本生〉<sup>62</sup>及《六度集經》卷五(四九)

---

<sup>49</sup>同註 35，頁 158。

<sup>50</sup>同註 6，(六十七)〈殺身濟賈經〉。

<sup>51</sup>同註 35，頁 172。

<sup>52</sup>同註 6，(五十四)〈釋迦畢罪經〉。

<sup>53</sup>同註 35，頁 194。

<sup>54</sup>同註 27。

<sup>55</sup>同註 35，頁 198。

<sup>56</sup>同註 6，(二十)〈孔雀王本生〉。

<sup>57</sup>同註 35，頁 217。

<sup>58</sup>同註 6，(四十一)〈普明王經〉。

<sup>59</sup>同註 35，頁 229-235。

<sup>60</sup>同註 6，(五十一)〈雀王經〉。

<sup>61</sup>同註 18。

<sup>62</sup>同註 6，(二十五)〈理家本生〉。

〈難王本生〉<sup>63</sup>為A.T.160型〔感恩的動物，忘恩的人〕的故事。<sup>64</sup>  
或《六度集經》卷七(七七)〈太子得禪〉<sup>65</sup>為A.T.246型〔黃雀伺蟬〕  
及佛經民間故事類型佛傳的〔四門出遊〕情節的故事。<sup>66</sup>或《六度集  
經》卷五(四五)〈童子本生〉<sup>67</sup>為A.T.910F型〔爭吵的兒子和一把筷子〕  
及A.T.930型〔預言〕的故事。<sup>68</sup>或《六度集經》卷五(五〇)〈盤達龍  
王本生〉<sup>69</sup>為A.T.1310型〔懲處龍蝦，讓它在水裡淹死〕的故事。<sup>70</sup>  
或《六度集經》卷一(九)〈普施商主本生〉<sup>71</sup>和《六度集經》卷四(三  
九)〈彌蘭經〉<sup>72</sup>為佛經民間故事類型的〔入四城〕母題的故事。<sup>73</sup>  
其八、佛經為「講述體」的敘事性質，涉及多種敘述層面，如《六度  
集經》所記不少本生故事，省略「如是我聞」、佛陀說法時地，以及  
佛陀說法緣起的介紹。《六度集經》開篇直接進入本生故事的敘述，  
至故事結末，方由佛陀出面點明本生故事人物的前世今生。顯然佛陀  
是該故事的講述者，雖然經文結末「佛說」二字，不會是佛陀說法原  
有，這多少暗示該經別有敘述者存在，但畢竟處於隱性層面，故二級

---

<sup>63</sup>同註 19。

<sup>64</sup>同註 35，頁 249-252、531-532。

<sup>65</sup>同註 6，(七十七)〈太子得禪〉。

<sup>66</sup>同註 35，頁 259-260、299。

<sup>67</sup>同註 6，(四十五)〈童子本生〉。

<sup>68</sup>同註 35，頁 276-277、281。

<sup>69</sup>同註 6，(五十)〈盤達龍王本生〉。

<sup>70</sup>同註 35，頁 285。

<sup>71</sup>同註 6，(九)〈普施商主本生〉。

<sup>72</sup>同註 6，(三十九)〈彌蘭經〉。

<sup>73</sup>同註 35，頁 311-312。

分層講述體無法構成。<sup>74</sup>其九、漢譯佛經對中古道經文學的影響，如：

《六度集經》卷三(二五)〈理家本生〉<sup>75</sup>的地獄觀念是梵漢文化雜揉的產物。<sup>76</sup>或《六度集經》卷六(六五)〈佛以三事笑經〉<sup>77</sup>同《太上諸天靈書度命妙經》中的笑口出五色光。<sup>78</sup>或《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卷下〈記信道女投身入火〉與《六度集經》卷六(七三)〈然燈授決經〉<sup>79</sup>女化男神話內容相似。<sup>80</sup>其十、佛經文學影響中古小說，如《六度集經》卷三(二五)〈理家本生〉<sup>81</sup>影響《搜神記》故事。<sup>82</sup>或《搜神後記》的〈鄱陽縣民黃緒〉故事受到《六度集經》卷二(一二)〈波羅柰國王經〉<sup>83</sup>及《六度集經》卷六(五八)〈修凡鹿王本生〉<sup>84</sup>影響。<sup>85</sup>或《冥祥記》的擲鉢騰飛，可能受到《六度集經》卷八(八四)〈遮羅國王經〉<sup>86</sup>影響。<sup>87</sup>或《述異記》的母鹿產女，可能受到《六度集經》卷三(二三)〈國王本生〉<sup>88</sup>影響。<sup>89</sup>其十一、古印度民間復仇

---

<sup>74</sup>同註 35，頁 418-419。

<sup>75</sup>同註 6，(二十五)〈理家本生〉。

<sup>76</sup>同註 35，頁 491-493。

<sup>77</sup>同註 6，(六十五)〈佛以三事笑經〉。

<sup>78</sup>同註 35，頁 502-503。

<sup>79</sup>同註 6，(七十三)〈然燈授決經〉。

<sup>80</sup>同註 35，頁 506-507。

<sup>81</sup>同註 75。

<sup>82</sup>同註 35，頁 531-532。

<sup>83</sup>同註 6，(十二)〈波羅柰國王經〉。

<sup>84</sup>同註 6，(五十八)〈修凡鹿王本生〉。

<sup>85</sup>同註 35，頁 543-544。

<sup>86</sup>同註 6，(八十四)〈遮羅國王經〉。

<sup>87</sup>同註 35，頁 570-574。

<sup>88</sup>同註 6，(二十三)〈國王本生〉。

故事一旦被采入佛經，其復仇主題思想即被遮蔽或竄改，如《六度集經》卷五(四三)〈睽道士本生〉<sup>90</sup>與《羅摩衍那》童子誤中毒箭故事的不同在於睽子救活，而童子死去。<sup>91</sup>或《六度集經》卷四(二八)〈象王本生〉<sup>92</sup>由畜生轉生爲人。其十二、魏晉小說中的假死復生故事類型，將地獄內容嵌入其中，相應的佛經如：《六度集經》卷四(三九)〈彌蘭經〉<sup>93</sup>或《六度集經》卷一(一)〈菩薩本生〉<sup>94</sup>故事。<sup>95</sup>

2001年6月，蒲正信於《六度集經·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sup>96</sup>對《六度集經》作一簡單的評價：《六度集經》是康僧會編譯的一部佛本生故事與佛傳故事，故事篇幅不長，很多都含有深刻的道德訓誡意義，激濁揚清，有些故事帶有濃厚的民間故事風格，歌頌勞動人民的善良、勤勞、聰明、才幹，鞭笞統治階級的殘暴、貪婪、凶惡、愚蠢，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六度集經》有不少故事在中國廣泛流傳，如《鰲彌猴經》。

2001年，梁麗玲於「《賢愚經》研究」<sup>97</sup>用比較分析和統計法，

---

<sup>89</sup>同註 35，頁 579-580。

<sup>90</sup>同註 6，(四十三)〈睽道士本生〉。

<sup>91</sup>同註 35，頁 592-593。

<sup>92</sup>同註 6，(二十八)〈象王本生〉。

<sup>93</sup>同註 72。

<sup>94</sup>同註 6，(一)〈菩薩本生〉。

<sup>95</sup>同註 35，頁 602-622。

<sup>96</sup>參蒲正信注：《六度集經》，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6月，頁 1-4。

<sup>97</sup>參梁麗玲著：《賢愚經》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頁 217-480。（原梁麗玲：《賢愚經》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

將《賢愚經》與其他各經、律中的相對的故事，作一主題及題材內容對照表，比較分析異同發現《六度集經》共有八則與《賢愚經》的主題或題材內容相似。

2003年5月，劉守華於《比較故事學論考》<sup>98</sup>提到《六度集經》有八十一篇註明為佛本生故事，又說明中國雲南民間故事《阿蠻吉達貢瑪》是由《六度集經》卷四十五的〈四姓害子〉故事改編而來。

2005年5月，孫鴻亮於《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sup>99</sup>提到唐代小說題材受到漢譯佛經的影響，如《冥報記》生人入冥的故事情節與漢譯佛經《六度集經》卷四(三九)〈彌蘭經〉<sup>100</sup>故事類似。<sup>101</sup>或《廣異記》卷三九〈慈心仙人〉的故事情節與漢譯佛經《六度集經》卷四(三九)〈彌蘭經〉<sup>102</sup>和《六度集經》卷一(九)〈普施商主本生〉<sup>103</sup>的入三城或入四城母題故事類似。<sup>104</sup>或《廣異記》卷三五六〈杜萬〉的夜叉窮人婦故事情節與漢譯佛經《六度集經》卷四(三七)〈長者本

---

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

<sup>98</sup>參劉守華著：《比較故事學論考》(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頁271、276-278。

<sup>99</sup>參孫鴻亮：《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原孫鴻亮：《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陝西：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5月)。

<sup>100</sup>同註72。

<sup>101</sup>同註99，頁160-163。

<sup>102</sup>同註72。

<sup>103</sup>同註71。

<sup>104</sup>同註99，頁170-173。

生)<sup>105</sup>和《六度集經》卷六(五九)〈驅耶馬王本生〉<sup>106</sup>故事類似。<sup>107</sup>

### 三、 思想方面

1981年5月，印順法師於《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提到：《六度集經》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行菩薩道重視的是悲行，而不重禪定。<sup>108</sup>且《六度集經》戒波羅蜜的內容說明菩薩應遠離「十惡」、「五逆」，而行「十善」。「小乘五逆（單五逆）」指：害母、害父、害阿羅漢、惡心出佛身血、破僧等五者。「大乘五逆（複五逆）」指：「破壞塔寺，燒燬經像，奪取三寶之物，或教唆他人行此等事，而心生歡喜。」、「毀謗聲聞、緣覺以及大乘法」、「妨礙出家人修行，或殺害出家人。」、「犯小乘五逆罪之一。」、「主張所有皆無業報，而行十不善業；或不畏後世果報，而教唆他人行十惡等。」「十善」是指遠離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和邪見等「十惡」。<sup>109</sup>《六度集經》戒波羅蜜的內容影響初期大乘經，以「十善」為主要內容。<sup>110</sup>再《六度集經》的〈明度無極章〉不若前五章在敘述

---

<sup>105</sup>同註 6，(三十七)〈長者本生〉。

<sup>106</sup>同註 6，(五十九)〈驅耶馬王本生〉。

<sup>107</sup>同註 99，頁 178-179。

<sup>108</sup>同註 13，頁 560-561。

<sup>109</sup>參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年。

<sup>110</sup>同註 13，頁 1190-1191。

「本生」事例前，先述其概要，乃因菩薩的般若是不取著一切(也不捨一切)的勝義慧。<sup>111</sup>

1984年，杜繼文於〈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的特色〉提到：康僧會綜合大、小乘的佛教思想，調和儒家思想，充分體現於《六度集經》中。其一，把小乘禪數的「正心」與大乘菩薩行的「救世」結合起來，如《六度集經》卷八(八十七)〈摩調王經〉<sup>112</sup>。<sup>113</sup>其二，把孟子的「仁義」精神與佛教的「慈悲」結合，其舉諸經如〈布施度無極章〉、〈戒度無極章〉、〈忍辱度無極章〉、〈精進度無極章〉皆有例子說明。<sup>114</sup>

1985年6月，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sup>115</sup>提到：《六度集經》主要內容是倡導大乘的「菩薩行」，對社會的態度受到大、小乘及儒家思想的影響，小乘使之虔誠、嚴峻、孤獨，大乘使之悲天憫人、熱心救拔苦難，儒家的教養使之避免佛教消極褊狹的情緒，從而構成頗為複雜又獨具風格的思想。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所指的「佛教消極褊狹的情緒」，並沒有多作說明。

1987年，依淳法師於《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提到《六度集

---

<sup>111</sup>同註 13，頁 1227。

<sup>112</sup>同註 6，(八十七)〈摩調王經〉。

<sup>113</sup>同註 5，頁 20-21。

<sup>114</sup>同註 5，頁 22-25。

<sup>115</sup>參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1985年6月〕，頁 179。

經》卷八(八十六)〈儒童授決經〉<sup>116</sup>具有佛教的「授(佛)記」理念，於釋尊在前生修行時，蒙定光佛授記將來成佛。<sup>117</sup>「授記」，梵語 *vyākaraṇa*，音譯毘耶佉梨那、弊迦蘭陀、和伽羅那、和羅那，又作授決、受決、受記、受、記別、記、記說、記，為十二部經之一，九部經之一，是區別、分析、發展之意。「授記」本指分析教說，或以問答方式解說教理；或轉指弟子所證或死後之生處；後專指未來世證果及成佛名號之預言（又作預記）。<sup>118</sup>又《六度集經》「本願」思想顯著，以行各種波羅蜜而成就佛道的大願，也是「別願」的萌芽。<sup>119</sup>

「本願」，梵語是 *pūrva-praṇidhāna*，指「因位」之誓願，全稱本弘誓願，又作本誓、宿願，即佛及菩薩於過去世未成佛果以前為救度眾生所發起之誓願，而於「因位」發願至今日得其果，稱為「果位」。佛菩薩所發之本願有多種，如一切菩薩悉發菩提心，以堅毅之弘誓救度眾生，斷除煩惱，累積德行，期於成就佛果，稱為「總願」，如四弘誓願、二十大誓莊嚴等。若分別在淨佛國土發大願，各於十方淨其國土，成就諸眾生，或願於穢土成佛，救度難化之眾生，此等依諸菩薩各自之意樂所發之誓願，稱為「別願」，如無量壽經卷上載述之阿彌陀佛（法藏菩薩）四十八願（梵本作四十六願，異譯經典亦有作三十

---

<sup>116</sup>同註 6，(八十六)〈儒童授決經〉。

<sup>117</sup>同註 14，頁 141-142。

<sup>118</sup>同註 109。

<sup>119</sup>同註 14，頁 153。

六願或二十四願者)、悲華經卷七所說釋迦佛之五百大願、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所說彌勒之奉行十善願等皆為「別願」。<sup>120</sup>

#### 四、 語言文字方面

1995年，李維琦於〈《六度集經》詞語例釋〉<sup>121</sup>中提出《六度集經》中的「爲、所、緣」的意思分別是「爲，有何爲、爲何的意思」、「所，有何所的意思」、「緣，有何緣的意思」，他認爲之所以有這些意思，很可能是由於詞義沾染所致，並舉例論證說明。此是第一篇從語言文字方面去探討《六度集經》的論文。

1996年8月，梁曉虹釋譯的《六度集經》<sup>122</sup>是第一本詳細的釋譯《六度集經》的專書，書中分成四大類來談。第一、「題解」部分，先簡單的介紹「六度」意義與《六度集經》的內容。其次，說明節選釋義的章節依內容分主要有四類：一、菩薩身爲動物修菩薩行的一些經。二，菩薩前身大多爲國王、太子、梵志、道士、富人、窮人或普通人。三、釋迦牟尼佛的真實故事。四、釋義部分保留《六度集經》原著前五章的序言。梁曉虹釋譯的《六度集經》占吳·康僧會編譯的

---

<sup>120</sup>同註 109。

<sup>121</sup>見李維琦：〈《六度集經》詞語例釋〉，《古漢語研究》第1期（1995年），頁39-43。

<sup>122</sup>見梁曉虹釋譯：《六度集經》，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5月〔1996年8月〕。

《六度集經》<sup>123</sup>內容的二分之一不到。最後，簡單的介紹康僧會的生平。第二、「經典」部分，在譯文和注釋方面，非常白話，通俗易懂。第三、「源流」部分，從《六度集經》在「十二部經」中的分類談起，次談《本生經》中《六度集經》的地位，再談《六度集經》的思想內涵，最後說明《六度集經》與《法苑珠林》卷八十至八十五〈六度篇〉<sup>124</sup>體例有相類似之處。第四、「解說」部分，解釋「彼岸與此岸」和「六波羅蜜多」的思想，並舉例說明，最後作一「六度法門簡表」。

2001年6月，蒲正信注釋的《六度集經》<sup>125</sup>依據先秦戰國時代的古籍、藏經典籍，細膩地將《六度集經》的全文注釋出來，並於每則故事作一題解，方便讀者閱讀，為學術考察其釋義的淵源提供了原始資料，也看出早期佛教中國化的特點，如把「泰山」當作人死後所歸的地獄。<sup>126</sup>蒲正信注疏的《六度集經》，有很多部分未註明引用出處，是其可惜的地方。

2001年6月，黃心川於《六度集經·序一》<sup>127</sup>中對《六度集經》的語言文字特色作一評價：「本書譯文簡練，辭意精到，做到了信、達，但缺少文采，因之在雅方面似稍嫌不足，有些文句和段落前後缺

---

<sup>123</sup>同註 6。

<sup>124</sup>見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八十至八十五〈六度篇〉，《大正藏》第 53 冊。

<sup>125</sup>同註 96。

<sup>126</sup>參黃心川：《六度集經·序一》，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6月，頁3。

<sup>127</sup>同註 126。

少過渡，這是不足的地方。」

2005年1月，石琳於〈《六度集經》的雙賓結構類型〉<sup>128</sup>清楚地提出《六度集經》的雙賓結構在形式上有二大種結構式：一是「基本式」，為S+V+O1+O2（A式）。二是「擴展式」，為S+以+O2+V+O1（A1式）或S+V+O1+以+O2（A2式）或S+V+O2+于+O1（B式）或S+從+O1+V+O2（B1式）等。又依《六度集經》雙賓結構的類型，分為「給與類雙賓結構」、「取得類雙賓結構」、「買賣類雙賓結構」、「告示類雙賓結構」、「稱謂類雙賓結構」、「使動類雙賓結構」和「為動類雙賓結構」等七種。

2005年9月，畢慧玉於〈《六度集經》音義考校〉<sup>129</sup>細膩的查照《莊子》、《文選》、《通俗文》、《方言》、《說文》、《韻集》、《蒼頡訓詁》、《玉篇》、《廣韻》、《集韻》、《敦煌音義匯考》、《爾雅》、《小爾雅》、《左傳》、《龍龕手鑿》、《楚辭》、《大正藏》、《高麗藏》、《中華大藏經》、《楚辭集注·續離騷》、《楚辭補注》、《故訓匯纂》、《詩》、《周禮》等書，進行比對校勘，提出《六度集經》中「木梗」、「核焉」、「喊言」、「仇

---

<sup>128</sup>見石琳：〈《六度集經》的雙賓結構類型〉，《漢語史研究集刊》第7輯（2005年1月），頁166-176。

<sup>129</sup>見畢慧玉：〈《六度集經》音義考校〉，《佛經音義研究：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72-278。（原畢慧玉：〈《六度集經》音義考校〉，「佛經音義研究：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點，2005年9月20-22日）。）

憾」、「潢養」、「施眾」、「嗷嗷」、「蹶翁」、「鐵鑿」、「以賄」、「建旒」等詞條或詞語，以說明玄應《一切經音義》和慧琳《一切經音義》中記載《六度集經》音義不同版本異文之間的問題。

2010年，卜雅娜於〈《六度集經》「著」字的介詞用法〉<sup>130</sup>提出「著」字在中古時期主要用法為動詞，還沒有完全虛化為介詞，在《六度集經》中則多表示為「處所(處所的所在、終點和方向)」。

卜雅娜統計「著」字在《六度集經》共出現93次，其中作動詞用的有62例，作形容詞用有11例，作介詞用有20例，證明魏晉時期主要用法仍是動詞，還沒有完全虛化，而是「正在進行虛化」。

卜雅娜說明《六度集經》中「著」字的介詞用法分兩種：一、由「著」字組成的介賓短語用作補語，表示處所的所在和終點，相當於「於」，譯為「在」或「到」。二、由「著」字組成的介詞短語，可以放在動詞後面作補語，表示動作的方向、位置，譯為「向」或「朝」。

《六度集經》中「著」字的兩種介詞用法，以第一種例子最多，第二種僅一個例子。

### 第三節 研究材料與方法

---

<sup>130</sup>見卜雅娜於〈《六度集經》「著」字的介詞用法〉，《達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Z1期（2010年），頁67-69。

本論文主要以《大正新修大藏經》(簡稱《大正藏》)「本緣部」第三冊的《六度集經》共九十一則，但以第一至五二頁中的八十八則故事為主要的研究基礎。

本論文首先處理《六度集經》的「編譯者」和「篇章組織」。第一、「《六度集經》的編譯者」部分主要從「康僧會的生平與著作」和「康僧會的佛學思想」二面向來進行。其一，「康僧會的生平與著作」根據史料、藏經及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sup>131</sup>，再對照現存藏經收錄的部分，以說明文本記載部分與現存本出入情形。其二，「康僧會的佛學思想」，則參考藏經、杜繼文〈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的特色〉<sup>132</sup>等，將康僧會主要的佛學思想分成「小乘的『正心』與大乘的『救世』」及「以儒釋佛」兩大部分來討論。第二、「《六度集經》的篇章組織」部分討論《六度集經》的分卷與編輯體例。其一、「《六度集經》的分卷情形」，將歷代著錄《六度集經》的經錄原文列出，得知《六度集經》有九卷、八卷和七卷之說，但今現存指八卷內容。其二、「《六度集經》的編輯體例」以《大正藏》為文本，說明「度」、「卷」、「章」之間的關係，其重複或特出的情形，以及《六度集經》中的完整的「本生」三段形式僅有三例。<sup>133</sup>

---

<sup>131</sup>同註 115。

<sup>132</sup>同註 5，頁 21。

<sup>133</sup>同註 25。

其次探討《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的「特色與性質」及「思想內涵」。第一、「《六度集經》的特色與性質」部分主要從「六波羅蜜」的思想著手，說明《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故事的「本生菩薩」特色及「菩薩行故事」性質。第二、「《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故事的思想內涵」部分依「六波羅蜜思想」分六大類(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說明大乘菩薩行六波羅蜜思想與《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故事的思想內涵的關係。

其三 90 年代，大陸接連出版了三本很重要的漢譯敘事學專書，依次為：一是 1994 年 1 月，胡亞敏的《敘事學》<sup>134</sup>。二是 1994 年 5 月，羅剛的《敘事學導論》<sup>135</sup>。三是 1995 年 11 月，(美國)浦安迪教授講演的《中國敘事學》<sup>136</sup>。這三本書結合中西方敘事學的觀念，引用很多中西理論專書，為中國敘事學研究掀起一股熱潮。

胡亞敏的《敘事學》、羅剛的《敘事學導論》及 (美國)浦安迪教授講演的《中國敘事學》這三本敘事學的專著各有特色：胡亞敏的《敘事學》以中西小說為例，全面探討敘事學的方法論，首先概述敘事學

---

<sup>134</sup>見胡亞敏著：《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8 年 12 月〔2004 年 12 月〕。(原胡亞敏著：《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4 年 1 月。)

<sup>135</sup>見羅剛著：《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7 月〔1994 年 5 月〕。

<sup>136</sup>見(美國)浦安迪教授講演：《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 3 月。(原(美國)浦安迪教授講演：《北大學術講演叢書 2：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1 月。)

的發展背景與架構。次將敘事學分成三大類型來論述，第一是「敘述」，第二是「故事」，第三是「閱讀」。「敘述」是研究敘事文表達的形式，即構成話語的敘述方式和技巧。<sup>137</sup>「故事」是研究敘事文內容的形式，即故事的構成因素和構成形態。<sup>138</sup>「閱讀」是轉入敘事文形式與意義的研究，即讀者對現存文本的再建構。<sup>139</sup>再來是「結束語」，即對敘事學作一功、過的分析。羅剛的《敘事學導論》依敘事作品劃分的三個層面：文本、故事、敘事話語來探討，並著重於結構主義敘事學的鋪陳。羅剛先將結構主義敘事學分為四點來介紹：一、語言和言語：對整體的強調，二、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三、二元對立關係，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等。次將敘事作品分為七章來談，第一章的「敘事文本」、第二章的「敘事功能」與第三章的「敘事語法」同胡亞敏《敘事學》第二章第四節的「敘事語法」觀念。第四章的「敘事時間」同胡亞敏《敘事學》第一章第四節的「敘事時間」觀念。第五章的「敘事情境」與第六章的「敘述聲音」同胡亞敏《敘事學》第一章第一節的「視角」觀念。第七章的「敘事作品的接受」同胡亞敏《敘事學》第三章第四節的「符號閱讀」觀念。最後附錄《薩拉金》的譯文供讀者對照。(美國)浦安迪教授講演的《中國敘事學》雖定名為「中國敘

---

<sup>137</sup>同註 134，頁 18。

<sup>138</sup>同註 134，頁 118。

<sup>139</sup>同註 134，頁 187。

事學」，實際上卻圍繞「敘事學與中國古典小說」為題目展開論述，探討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方式，並進一步闡明與世界其他各國敘事文學的關聯。浦安迪教授講演的《中國敘事學》分為七章來探討，第一章是「導言」，介紹全書各章的布局。第二章是「中國敘事傳統中的神話與原型」，運用原型批評概念討論神話在中國敘事文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第三章是「奇書文體的結構諸型」。第四章是「中國奇書修辭型態研究」。第五章是「奇書文體中的寓意問題」。第六章是「奇書文體與明清思想史通觀」。第七章「不是結語的結語」總結浦安迪教授的奇書文體文人小說裡論。最後附錄高友工的《中國敘事傳統中的抒情境界》。(美國)浦安迪教授講演的《中國敘事學》一書，著重於陳述結構主義的原型批評理論、中西文學修辭理論及中國小說的寓意與史通角度來看文學作品。胡亞敏的《敘事學》是三本書中探討「敘事學」理論最為詳盡的專書。本論文採用胡亞敏的《敘事學》<sup>140</sup>中的「敘述」理論來探討《六度集經》菩薩行故事的敘事結構。

歷來學者研究《六度集經》的專書或論文，僅吳海勇於《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中有提到對《六度集經》「敘述」理論看法：佛經為「講述體」的敘事性質，涉及多種敘述層面，如《六度集經》所記不少本生故事，省略「如是我聞」、「佛陀說法時地」，以及「佛

---

<sup>140</sup>同註 134。

陀說法緣起」的介紹。《六度集經》開篇直接進入本生故事的敘述，至故事結末，方由佛陀出面點明本生故事人物的前世今生。顯然佛陀是該故事的講述者，雖然經文結末「佛說」二字，不會是佛陀說法原有，這多少暗示該經別有敘述者存在，但畢竟處於隱性層面，故二級分層講述體無法構成。<sup>141</sup>本論文將再深入探討《六度集經》菩薩行故事的「敘事視角」在《六度集經》八十八章中分布的情形與關係。

從視角的性質之「視角與聲音」面相來探討，將《六度集經》<sup>142</sup>八十八章菩薩行故事的敘事視角分析成一表格，自表格中分析出「視角與聲音」在《六度集經》八十八章菩薩行故事中的五種規律：其一，視角的對象多為「異敘述者(未知)」，聲音的對象多有「異敘述者與人物」。其二，視角的對象是「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及人物」。其三，視角的對象是「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及人物)」。其四，視角的對象是「異敘述者(未知)，兩位同敘述者(某人和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異敘述者(未知)，兩位同敘述者(某人和釋迦牟尼佛)」及人物。其五，視角的對象是「兩位同敘述者(阿難、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兩位同敘

---

<sup>141</sup>同註 35，頁 418-419。

<sup>142</sup>同註 6。

述者(阿難、釋迦牟尼佛)」及人物。從這五種規律可以看出《六度集經》敘事視角的多樣性。

本論文最後從以上方法加以整理、分析、歸納、比較與詮釋作一連貫，希冀能較完整的呈現《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敘事的面貌，彰顯其意義與價值，以充實佛經敘事文學的研究，對《六度集經》重新給予應有的評價。

## 第二章 《六度集經》的編譯者與篇章組織

吳·康僧會（？-280A.D.）<sup>1</sup>編譯的《六度集經》<sup>2</sup>又名《六度無極經》、《度無極集》、《雜無集徑》<sup>3</sup>、《六度無極度經》<sup>4</sup>、《度無極集》、《新無極經》<sup>5</sup>、《六度集》<sup>6</sup>等。《六度集經》是三國時代吳(222-280A.D.)康居國沙門康僧會，於建業建初寺(247A.D.<sup>7</sup>或 251A.D.<sup>8</sup>) 編譯佛陀

<sup>1</sup>參陳垣：《釋氏疑年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9月〔1964年3月〕，頁1。

<sup>2</sup>參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一~八，《大正藏》第3冊。

<sup>3</sup>參梁·僧撰：《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藏》第55冊、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二，《大正藏》第55冊、唐·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五，《大正藏》第55冊、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十九，《大正藏》第55冊、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十一，《大正藏》第55冊、唐·玄逸撰：《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卷十，《金藏》第98冊。

<sup>4</sup>參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二，《大正藏》第55冊。

<sup>5</sup>參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十九，《大正藏》第55冊。

<sup>6</sup>參梁·僧撰：《出三藏記集》卷三、四、十三、，《大正藏》第55冊、隋·法經等撰：《眾經目錄》卷六，《大正藏》第55冊、隋·彥琮撰：《眾經目錄》卷二、三，《大正藏》第55冊、唐·靜泰撰：《眾經目錄》卷二、三，《大正藏》第55冊、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一、二、三、四、七、八、九，《大正藏》第55冊、唐·道宣撰：《續大唐內典錄》卷一，《大正藏》第55冊、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一、二、三、四、五、十四、十六、二十，《大正藏》第55冊、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一、二、三、四、五、七、八、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大正藏》第55冊、明·智旭著、圓果錄：《絕餘編》卷二，《嘉興藏》第28冊、明·智旭著：《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卷八，《嘉興藏》第36冊、唐·玄應撰：《一切經音義》卷十九，《中華藏》第57冊、後晉·可洪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二、八、十三、十五、二十三，《高麗藏》第34、35冊、民國·方廣錫：《敦煌寺院所藏大藏經概貌》卷一，《藏外佛教文獻》第8冊、民國·方廣錫：《關於江泌女子僧法誦出經》卷一，《藏外佛教文獻》第9冊。

<sup>7</sup>參梁·僧撰：《康僧會傳》第四《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大正藏》第55冊

在過去生行菩薩道的故事集，是一部佛陀本生、本行的故事集，以佛本生故事為主，亦含少數佛傳故事。內容以本生譚為主，結合大乘佛教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波羅蜜思想，藉以闡揚大乘佛教之菩薩行。「菩薩行」就是「波羅蜜多」，是以自利利他，成就圓滿佛果的修行。印順導師於《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提到：「在一般習用語言中，波羅蜜多有『究竟』、『完成』的意義…從此到彼的實踐道，也就名為波羅蜜多，是『因得果名』。這是能到達究竟的，成為菩薩行的通稱。」<sup>9</sup>。《六度集經》全書計有八卷，分六度，九十一章<sup>10</sup>，菩薩行故事占八十八章，是大乘菩薩道行六波羅蜜多的模範，為最早的大乘經之一<sup>11</sup>。

本章分兩節來探討：第一節「《六度集經》的編譯者」的部分。主要從「康僧會的生平與著作」、「康僧會的佛學思想」二面向來進行。第一目「康僧會的生平與著作」，根據史料、藏經及任繼愈主編的《中

---

及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1936年〕，頁36。

<sup>8</sup>參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總目錄·本緣部〉《法寶總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3。（原本：高楠順次郎：《昭和法寶總目錄》，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9。）

<sup>9</sup>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年1月〔1981年5月〕，頁140。

<sup>10</sup>參李美煌：《六度集研究》（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論文，1992年1月），頁29。

<sup>11</sup>同註9，頁143。

國佛教史》<sup>12</sup>，將梁·僧祐《出三藏記集》<sup>13</sup>與梁·慧皎《高僧傳》<sup>14</sup>提及《六度集經》的編譯者康僧會的文本結合，並參照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以敘述「康僧會的生平」。在「著作」方面，則再對照現存藏經收錄的部分，以說明文本記載部分與現存本出入情形。第二目「康僧會的佛學思想」，則參考藏經和杜繼文〈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的特色〉<sup>15</sup>，將康僧會的佛學思想分成「小乘的『正心』與大乘的『救世』」及「以儒釋佛」兩大部分來討論。

第二節「《六度集經》的篇章組織」，討論《六度集經》的分卷與編輯體例。「《六度集經》的分卷情形」，係將歷代著錄《六度集經》的經錄原文列出，得知《六度集經》有九卷、八卷和七卷之說，但今現存只八卷內容。「《六度集經》的編輯體例」則以《大正藏》為文本，說明「度」、「卷」、「章」之間的關係，其重複或特出的情形。其中，《六度集經》中的完整的「本生」三段形式僅有三例。<sup>16</sup>

## 第一節 《六度集經》的編譯者

---

<sup>12</sup>參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1985年6月〕。

<sup>13</sup>參梁·僧 撰：《出三藏記集》卷二、十、十三，《大正藏》第55冊。

<sup>14</sup>參梁·慧皎撰：《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冊。

<sup>15</sup>見杜繼文：〈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的特色〉，《內明》第148期（1984年），頁21。

<sup>16</sup>見本論文第二章《六度集經》的篇章組織中的第二節《六度集經》的編輯體例論述，頁55-60。

《六度集經》由三國時代吳(222—280A.D.) 康居國沙門康僧會( ?—280A.D.)<sup>17</sup>，於建業建初寺(247A.D.<sup>18</sup>)以後譯出。關於《六度集經》的編譯者康僧會，最早記載於梁·僧祐(445A.D.—518A.D.)《出三藏記集》<sup>19</sup>與梁·慧皎(496A.D.—553A.D.)《高僧傳》<sup>20</sup>。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為現存最早的經錄。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又作《出三藏記集錄》、《梁出三藏集記》、《出三藏集記》、《出三藏記》與《僧祐錄》。梁·僧祐《出三藏記集》集錄後漢至南朝梁代之間所翻譯經律論等的緣由、目錄及翻譯的同異、序跋等，並附錄譯經者之傳記。內容為簿錄體，分成五部：(一)緣起，收錄有關三藏成立之緣由。(二)名錄，以新集撰出經律論錄為中心，另合併其他十七篇目錄而成。(三)經序，收載一一〇種序、後記。(四)雜錄，收載宋明帝敕中書侍郎陸澄撰法論以下十書之序及其目錄。(五)列傳，為三十二位譯經家之傳記。<sup>21</sup>梁·慧皎《高僧傳》為現存最早的高僧傳。梁·慧皎《高僧傳》，又作《梁高僧傳》、《梁傳》。梁·慧皎《高僧傳》收錄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A.D.)，佛教傳入中國以來，至梁朝天監十八年，凡453年間，257位高僧之傳記，加上旁出附見者，實收500人

---

<sup>17</sup>同註1，頁1。

<sup>18</sup>同註7。

<sup>19</sup>同註13。

<sup>20</sup>同註14。

<sup>21</sup>參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年。

之傳記。全書爲類傳體，分爲十門：(一) 譯經，(二) 義解，(三) 神異，(四) 習禪，(五) 明律，(六) 亡身，(七) 誦經，(八) 興福，(九) 經師，(十) 唱導。<sup>22</sup>本文以梁·僧祐《出三藏記集》<sup>23</sup>與梁·慧皎《高僧傳》<sup>24</sup>二文的對照合文爲主，進行有關康僧會的生平與著作的論述。梁·僧祐〈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sup>25</sup>與梁·慧皎〈譯經·上〉《高僧傳》卷一<sup>26</sup>異文對照合一記載：(括號底線部分爲二文相異之處)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聞，既而(終。至孝服畢)出家，礪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至)好學，明練(解)三藏，博覽六典(經)，天文圖緯，多所貫(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稱(已)制江左，而未有佛教(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眾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

---

<sup>22</sup>同註 21。

<sup>23</sup>同註 13。

<sup>24</sup>同註 20。

<sup>25</sup>見梁·僧 撰：〈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大正藏》第 55 冊。

<sup>26</sup>同註 20，〈譯經·上〉。

「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提」、「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會欲運流大法（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振（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至（初達）建業（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驗（檢）察。」權曰：「吾聞（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非）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凡），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寔）欺誑（也），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法雲(靈)應被(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爛(炎)照耀瓶上。權手自(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燔(焚)，金剛之杵不能壞矣(碎)。」權命取鐵槌、砧(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上)，使力士(者)擊之。(於是)砧槌並(俱)陷，(而)舍利無異(損)。權大嗟(歎)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政，法令)昏(苛)虐，欲燔塔廟(廢棄淫祀，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群(諸)臣僉諫(曰)：「(以為)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悟)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聘辭，文理交(鋒)出。自旦至(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姪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震(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

賢，以馬車迎會。會就(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面)，(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禾(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惡(善)餘殃(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也)。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之矣)，何用佛教。』會對曰：『周孔雖(所)言，略示(顯)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遠(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乃服(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以)呈皓，皓使著廁前(不淨處)。至四月八日，皓至廁污穢像云：『灌佛訖。』(以穢汁灌之)。還與(共)諸(群)臣(共)笑(以)為樂。未暮(俄爾之間)，陰囊腫痛(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不可堪忍(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群臣禱(即祈)祀諸廟，無所不至，而苦痛彌劇，求死不得(永不差愈)。綵(嫫)女先有奉法者，(聞皓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圖(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綵(嫫)女答(云)：「佛為大聖(神，天神所尊)。」皓心還(遂)悟，具語意故。綵(嫫)女即迎像著(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過)，燒香懺悔。皓於枕上叩頭(皓叩頭于枕)，自陳罪逆(狀)。有頃，(所)痛(即)間。

遣使至寺問訊(，諸)道人能說經者令來見(請會說法)，(僧)會即隨(使)入。皓(具)問罪福之因(由)。會(具)為數析，辭甚精辯(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祕禁(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步坐起(行住坐臥)，皆願眾生。皓見慈願致深(廣普)，(世書所不及，)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修治會所住寺(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號為天子寺。)宣勅宮內，(示)宗室(群臣)，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凶麤，不及妙義。唯敘報應近驗(事)，以開(諷)其心(焉)。會於建初寺譯出經法(眾經) (，所謂)：《阿難念彌(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王)經》、(等，又出)《道(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贍(便)，義旨微密，並見重後(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卒(會邁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剎。誘肅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

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蕭瑟，寔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屬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其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康僧會的著作有譯經、注述、序文、梵唄等四類，其譯經《高僧傳》<sup>27</sup>讚：「妙得經體，文義允正。」，總計譯有：《阿難念彌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摩皇經》<sup>28</sup>、《六度集經》<sup>29</sup>《舊雜譬喻經》<sup>30</sup>、《六度要目》<sup>31</sup>、《道品經》<sup>32</sup>、《吳品經》、《菩薩淨行經》、《權方便經》、《菩薩二百五十法經》、《坐禪經》<sup>33</sup>、《泥洹唄》

---

<sup>27</sup>同註 20。

<sup>28</sup>同註 2，(八十八)~(九十一)《阿難念彌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摩皇經》。

<sup>29</sup>同註 2。

<sup>30</sup>參吳·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卷一~二，《大正藏》第 4 冊。

<sup>31</sup>參東晉·道安：〈十法句義經序〉《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正藏》第 55 冊。東晉·道安〈十法句義經序〉《出三藏記集》卷十記載：「昔嚴調撰《十慧章句》，康僧會集《六度要目》。每尋其迹，欣有寤焉，然猶有闕。久行未錄者，今抄而第之，名曰《十法句義》。」今康僧會集譯的《六度要目》已失傳，歷代藏經也未有記載，但從文字上可看出，這兩本書影響道安深遠。

<sup>32</sup>參梁·僧 撰：《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 55 冊及梁·僧 撰：〈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大正藏》第 55 冊。《道品經》今已亡佚。

<sup>33</sup>參唐·智昇撰：〈總括群經錄上之二〉《開元釋教錄》卷二，《大正藏》第 55 冊。《吳品經》、《菩薩淨行經》、《權方便經》、《菩薩二百五十法經》、《坐禪經》今已亡佚。

<sup>34</sup>、《安般守意經注序》、《法鏡經注序》、《道樹經注序》<sup>35</sup>等十七經。今僅存則有《阿難念彌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摩皇經》、《六度集經》、《舊雜譬喻經》、《安般守意經序》、《法鏡經序》等八經。康僧會的著作影響後世甚鉅。

## 一、康僧會的生平與著作

東漢三國時期，是佛教輸入中國並在社會扎根發展的重要時期。

<sup>36</sup>東漢末年許多學者對儒家的攻擊批判，儒家統治地位動搖，為佛教思想的傳播帶來有利條件，如東漢明帝傳的《四十二章經》，東漢桓、靈、獻三帝，安世高、支婁迦讖（支讖）、竺佛朔、支曜、嚴佛調、安玄、康孟詳、康巨、竺大力、曇果等在洛陽大量譯經。東漢末年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最具影響力。安世高介紹小乘佛教的基本教義和修行方法，支婁迦讖介紹大乘般若學。<sup>37</sup>東漢末年道教創立，黃老之術流行。雖有大量譯經，但著述注釋甚少，朝廷也未直接支持，人們並

---

<sup>34</sup>參梁·僧祐〈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大正藏》第55冊。《泥洹唄》聲今已亡佚。參梁·僧祐〈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康僧會傳泥洹唄記第十。」

<sup>35</sup>參梁·僧撰：《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55冊。今僅存《安般守意經序》及《法鏡經序》，而《安般守意經注》、《法鏡經注》、《道樹經注序》已不傳。

<sup>36</sup>參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1985年6月〕，頁107。

<sup>37</sup>同註36，頁116-152。

不了解，每每把浮屠與黃老看作同一回事。<sup>38</sup>三國時期，佛教於魏國與吳國繼續有所發展，蜀國情況因史無記述，不得而知。魏初崇尚名法之治，尊儒家爲正統，嚴格限制黃老、鬼神祭祀及佛教。魏中期禁令鬆弛，僧人得以再傳法，如曇訶迦羅(法時)、康僧鎧、曇帝(曇無諦)、帛(白)延等至洛陽譯出大批律學經典。<sup>39</sup>吳國占據交州(今廣東、廣西和越南大部)，孫權於 220 年建都武昌，229 年改都建業，吳國與東南亞國家、印度及大秦等國有政治、經濟的往來，佛教可經海路由印度輸入。吳國的佛教傳播來源可分兩個方向，一爲由北方洛陽南下避難的僧眾，另一爲自交州南方北上的僧人。由北方洛陽南下的僧眾，如安世高曾到過廬山、廣州、會稽避難。牟子亦因避難至交州，而著有《理惑論》。222 年支謙<sup>40</sup>避亂吳國，受到孫權賞識，拜爲博士。支謙於 222~253 年間，大量翻譯及注釋漢化的大乘及小乘經典。梁·僧祐〈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與梁·慧皎〈譯經·上〉《高僧傳》卷一異文對照合一記載：

時孫權稱(已)制江左，而未有佛教(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識，

---

<sup>38</sup>同註 36，頁 122。

<sup>39</sup>同註 36，頁 159-162。

<sup>40</sup>同註 36，頁 169。支謙居士從支識的弟子支亮學習佛教。

譯出眾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提」、「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

41

自交州南方北上的僧人，如康僧會、維祇難、竺將炎等。維祇難於224年持《曇鉢偈經》(《法句經》)胡本至武昌<sup>42</sup>。竺將炎以質直翻譯，229年前後，由支謙修訂補增<sup>43</sup>。247年，康僧會從交趾來到建業譯經傳教，其在前賢及交趾修習的基礎上，對吳國的佛教的傳播影響最大<sup>44</sup>。

康僧會的祖先是康居(今新疆北部)人，後來世居天竺(今印

---

<sup>41</sup>參梁·僧撰：〈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大正藏》第55冊及梁·慧皎撰：〈譯經·上〉《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冊。

<sup>42</sup>同註36，頁175。

<sup>43</sup>同註36，頁176。

<sup>44</sup>同註36，頁177。

度)。因爲父親經商的關係，所以移居交趾(今廣東、廣西和越南大部)。梁·僧祐〈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與梁·慧皎〈譯經·上〉《高僧傳》卷一異文對照合一記載：「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sup>45</sup>康僧會在十多歲時，雙親往生，十五歲以後<sup>46</sup>出家受戒。其師圓寂後，又從安世高弟子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等學習安世高傳的小乘佛教，並與陳慧一同注釋《安般守意經》，忠實於安世高的見解。康僧會嚴格的磨鍊自己的志節和品行，見識淵博，度量寬大，喜愛學習，專心一志。其精通佛教經典，博覽儒家治國六方面的法典（即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天文圖緯也廣泛涉獵，能聞善辯。<sup>47</sup>

孫吳時期，佛教尙未興盛，康僧會於吳赤烏十年(247A.D)至建業建茅屋、立佛像來弘法。他的行跡引起人們懷疑，因而上報孫權。孫權迷信神仙，即召康僧會追問有無「靈驗」的事情。康僧會提及佛陀遺

---

<sup>45</sup>同註 41。

<sup>46</sup>參阮氏碧玉(釋蓮海)：《康僧會在《六度集經》中菩薩道思想之研究》(臺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3月)，頁17-18。

<sup>47</sup>參梁·僧 撰：《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55冊。梁·僧 撰：〈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大正藏》第55冊。梁·慧皎撰：〈譯經·上〉《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冊。吳·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出三藏記集》卷六記載：「余生未蹤…不敢自由也。」梁·僧祐〈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與梁·慧皎〈譯經·上〉《高僧傳》卷一異文對照合一記載：「會年十餘歲…頗屬文翰。」

留的舍利，神力照耀無所不至。阿育王曾爲之造塔無數。<sup>48</sup>

孫權認爲康僧會所言虛妄不實，要康僧會證明，否則以國法來懲治他。康僧會請孫權給他時間來證明，但二次期限到了，都沒有出現神蹟。康僧會以死爲誓，說明第二十天一定有收穫。等到第二十二天五更時分，才在瓶中得見舍利，而上呈孫權。孫權自瓶中將舍利倒於銅盤，銅盤即被衝碎，而後又以鐵鎚砧板去搥，舍利無損，但鐵鎚砧板卻都凹陷了。孫權大爲嘆服便爲康僧會建塔，號「建初寺」，命其地爲「佛陀里」，從此佛法廣爲盛行。吳國至孫皓時欲毀塔廟，曾召康僧會來質問，口服卻心不服，事後將佛像至於廁前，又以穢物灌之。過沒多久孫皓陰處腫痛，虔誠懺悔皈依佛門後，疾病才漸日痊癒。之後，孫皓大爲整修「建初寺」，並號爲「天子寺」。<sup>49</sup>

康僧會於建業譯出《阿難念彌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摩皇經》<sup>50</sup>、《六度集經》<sup>51</sup>《舊雜譬喻經》<sup>52</sup>、《六度要目》<sup>53</sup>、《道

<sup>48</sup>梁·慧皎撰：〈譯經·上〉《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冊。梁·僧撰：〈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大正藏》第55冊。梁·僧祐〈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與梁·慧皎〈譯經·上〉《高僧傳》卷一異文對照合一記載：「時孫權稱(已)制江左…(以)表遺化也。」

<sup>49</sup>同註48。梁·僧祐〈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與梁·慧皎〈譯經·上〉《高僧傳》卷一異文對照合一記載：「權以為誇誕…以開(諷)其心(焉)。」

<sup>50</sup>同註2，(八十八—九十一)《阿難念彌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摩皇經》。

<sup>51</sup>同註2。

<sup>52</sup>同註30。

<sup>53</sup>同註31。東晉·道安〈十法句義經序〉記載：「昔嚴調撰《十慧章句》，康僧會集《六度要目》。每尋其迹，欣有寤焉，然猶有闕。久行未錄者，今抄而第之，名曰《十法句義》。」今康僧會集譯的《六度要目》已失傳，歷代藏經也未有記

品經》<sup>54</sup>、《吳品經》、《菩薩淨行經》、《權方便經》、《菩薩二百五十法經》、《坐禪經》<sup>55</sup>等，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sup>56</sup>，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為《安般守意經》、《法鏡經》、《道樹經》<sup>57</sup>等注製經序，辭趣雅贍，義旨微密。康僧會於晉武帝太康元年終。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天子寺」。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其入寺後，驚見塔放出五色光芒，才信敬三寶，並於寺東更立小塔。<sup>58</sup>

## 二、康僧會主要的佛學思想

康僧會見識淵博，精通佛教經典，儒家治國的六方面法典及天文圖緯多所涉獵。<sup>59</sup>其佛教思想主要可分成二個部分來談：一為「小乘

---

載，但從文字上可看出，這兩本書影響道安深遠。

<sup>54</sup>參梁·僧撰：《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55冊。梁·僧撰：〈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大正藏》第55冊。《道品經》今已亡佚。

<sup>55</sup>參唐智昇撰：〈總括群經錄上之二〉《開元釋教錄》卷二，《大正藏》第55冊。《吳品經》、《菩薩淨行經》、《權方便經》、《菩薩二百五十法經》、《坐禪經》今已亡佚。

<sup>56</sup>參梁·僧祐：〈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大正藏》第55冊。《泥洹唄》聲今已亡佚。梁·僧祐：〈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康僧會傳泥洹唄記第十。」

<sup>57</sup>參梁·僧撰：《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55冊。今存《安般守意經序》、《法鏡經序》，《道樹經序》已不傳。

<sup>58</sup>同註41。梁·僧祐〈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與梁·慧皎〈譯經·上〉《高僧傳》卷一異文對照合一記載：「會於建初寺譯出經法(眾經) …或將皓也。」

<sup>59</sup>參梁·僧撰：《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55冊。梁·僧撰：〈康僧

的『正心』與大乘的『救世』」，二為「以儒釋佛」。最能充分展現康僧會的思想特點的精華，當推其所編譯的《六度集經》。

### (一)小乘的「正心」與大乘的「救世」

康僧會曾從安世高弟子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等學習安世高傳的小乘佛教，並與陳慧一同注釋《安般守意經》，非常尊崇安世高所傳的小乘佛教，而有「傳禪經者比丘僧會」<sup>60</sup>的說法。康僧會於〈安般守意經序〉<sup>61</sup>說明《安般守意經》是很重要的經典，能度眾生到彼岸。康僧會認為安世高不僅傳小乘的「禪數」之學，更宣揚大乘的「六度」思想。<sup>62</sup>《安般守意經》以小乘的「禪數」之學為主，說明依「禪定」的修習，可達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境界，而獲得般若實智，也就是所謂的「神通」。康僧會認為透過「止、觀、還、淨」的禪法，以獲得清淨無染的心性，即「正心」的

---

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大正藏》第 55 冊。梁·慧皎撰：〈譯經·上〉《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 50 冊。吳·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出三藏記集》卷六記載：「余生末蹤…不敢自由也。」梁·僧祐〈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與梁·慧皎〈譯經·上〉《高僧傳》卷一異文對照合一記載：「會年十餘歲…頗屬文翰。」

<sup>60</sup>同註 20，〈譯經·上〉。

<sup>61</sup>參康僧會撰：〈安般守意經序〉第二《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 55 冊。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紀載：「夫安般者…共顯神融矣。」

<sup>62</sup>同註 15，頁 21。

修養。<sup>63</sup>康僧會在《法鏡經序》<sup>64</sup>又再次提到「正心」的重要性，除了使精神得到解脫外，更要進一步使眾生得到覺悟的大乘「救世」精神。康僧會特出的把小乘禪數的「正心」與大乘菩薩行的「救世」結合起來<sup>65</sup>，這種思想充分體現在《六度集經》中，如禪度無極章〈那賴梵志本生〉<sup>66</sup>陳述兩位菩薩在山澤中修行，已得到「禪定」的五通智後，仍悲憫群生不賭佛經，而運用神通，力勸國王行五戒十善。

## (二) 以儒釋佛

康僧會精通佛典，博覽儒家治國法典，天文圖緯也廣泛涉獵。<sup>67</sup>他將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思想，把孟子的「仁義」精神與佛教的「慈悲」，以「格義」的方法與佛教思想結合，形成特殊的「以儒釋佛」的編譯風格，這種風格充分體現在《六度集經》中。

孟子主張「仁義」的重要性，重視人民生存的權利，提出「民貴君輕」與「德報」的思想。他認為要人民最為重要，國家為次，君主則較不重要。能得人民的歡心就成為君主，得君主的歡心就成為諸

---

<sup>63</sup>同註 15，頁 20。

<sup>64</sup>參康僧會撰：〈法鏡經序〉《法鏡經》，《大正藏》第 12 冊。康僧會〈法鏡經序〉：「夫心者，眾法之原…以顯三寶矣。」

<sup>65</sup>同註 15，頁 21。

<sup>66</sup>同註 2，〈那賴梵志本生〉。康僧會編譯〈那賴梵志本生〉：「昔有兩菩薩…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sup>67</sup>同註 41，。梁·僧祐〈康僧會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與梁·慧皎〈譯經·上〉《高僧傳》卷一異文對照合一記載：「會年十餘歲…頗屬文翰。」

侯，得諸侯的歡心就成爲大夫。君子若看重臣子，臣子也會很重視君主。反之，君主若不重視臣下，臣下也會對君主另眼相看。君主的作法，決定國家的興衰。《孟子·盡心章句下》：「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孟子·離婁章句下》：「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sup>68</sup>杜繼文在〈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特色〉<sup>69</sup>提出：「康僧會所謂『佛道』的社會內容，就成了中國儒家的『仁道』，照中國儒家原則實行『仁義』的就可以為『君。』」「佛道」即「仁義」的思想大量展現在《六度集經》中，如戒度無極章〈普明王經〉<sup>70</sup>描述：從前有一個掌管膳食的官員因為沒有肉，就將路邊剛死的人的屍體拿來做菜，但味道不夠甘美，國王默默地讓掌管膳食的官員假借殺賊名義而殺人，以供應國王的口慾。群臣勸諫國王，國王卻不聽，臣民就將國王驅逐了。佛陀開示：「國王的仁道薄弱，天下人將視為仇敵。」這裡將儒家仁道的「仁義」與佛道的「不殺生」結合在一起，提出無道之君，臣民將視為仇敵。

---

<sup>68</sup>參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4月〔1960年1月〕。

<sup>69</sup>見杜繼文：〈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特色〉，《內明》第148期（1984年），頁22。

<sup>70</sup>同註2，（四十一）〈普明王經〉。康僧會編譯〈普明王經〉：「告諸比丘：『昔者菩薩為大國王，名曰普明…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 第二節 《六度集經》的篇章組織

《六度集經》是一部佛教故事集，依大乘菩薩修行的六個綱領—「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來劃分，有〈布施度〉、〈戒度〉、〈忍辱度〉、〈精進度〉、〈禪度〉、〈明度〉等六個部分，故本經以「六度」為名。《六度集經》現存的版本計有八卷，六度，九十一章。2003年陳洪於〈《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sup>71</sup>一文中提出：

《六度集經》的文本性質屬於編譯，它不全是康僧會自譯，其中有改寫、改譯現象；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其文本形態主要有三：康僧會的原編本、形成於南朝的改編本和形成於隋唐間的新編本；演變主要體現在篇目的增加；演變的原因在於它是一部編譯著作。

陳洪用文獻學的方法考察，讓讀者清楚的知道《六度集經》是一部「中國佛教文學的典籍」，也是一部「翻譯文學的漢譯佛經」，在學術史上具有特殊的價值與地位。

---

<sup>71</sup>見陳洪：〈《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4期(2003年10月)，頁11-17。或陳洪：〈附錄一：《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佛教與中古小說》(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12月)，頁219-239。

## 一、《六度集經》的分卷情形

《六度集經》的基本組織可分為「卷」、「度」、「章」三種<sup>72</sup>。歷來《六度集經》的版本有九卷、八卷和七卷之說。九卷的說法主要來自早期經錄記載，有四種：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六度集經九卷」<sup>73</sup>、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六度集經九卷」<sup>74</sup>、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六度集經九卷」<sup>75</sup>、唐·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六度集經(九卷)」<sup>76</sup>。八卷的說法較多，有十三種：吳·康僧會《六度集經》<sup>77</sup>、隋·法經《眾經目錄》：「六度集八卷」<sup>78</sup>、隋·彥琮《眾經目錄》：「六度集八卷」<sup>79</sup>、唐·靜泰《眾經目錄》：「六度集八卷」<sup>80</sup>、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六度集經八卷玄應」<sup>81</sup>、唐·明佺等《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六度集經一部八卷」<sup>82</sup>、唐·智昇《開元釋教錄》：

---

<sup>72</sup>同註 10，頁 29。

<sup>73</sup>見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藏》第 55 冊。

<sup>74</sup>見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卷五、十三，《大正藏》第 49 冊。

<sup>75</sup>見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二，《大正藏》第 55 冊。

<sup>76</sup>見唐·靖邁撰：《古今譯經圖紀》卷一，《大正藏》第 55 冊。

<sup>77</sup>同註 2。

<sup>78</sup>見隋·法經等撰：《眾經目錄》卷六，《大正藏》第 55 冊。

<sup>79</sup>見隋·彥琮撰：《眾經目錄》卷二，《大正藏》第 55 冊。

<sup>80</sup>見唐·靜泰撰：《眾經目錄》卷二，《大正藏》第 55 冊。

<sup>81</sup>見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三，《大正藏》第 54 冊。

<sup>82</sup>見唐·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五、十三，《大正藏》第 55 冊。

「六度集經八卷」<sup>83</sup>、唐·智昇《開元釋教錄略出》：「六度集經八卷  
吳天竺三藏康僧會譯」<sup>84</sup>、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六度集  
經八卷」<sup>85</sup>、唐·玄逸《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六度集經一部八  
卷」<sup>86</sup>、後晉·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六度集經八卷」<sup>87</sup>、  
明·智旭《閱藏知津》：「六度集經(八卷)萬」<sup>88</sup>、明·雙徑山僧眾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六度集經(八卷)」<sup>89</sup>。七卷的說法只有  
一種：元·王古《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六度集經七卷【豈】」<sup>90</sup>。  
今現存本爲八卷內容，九卷與七卷皆不得而知。

陳洪於 2003 年〈《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說明：「《六度  
集經》的文本性質屬於編譯。」<sup>91</sup>陳洪從三個方面<sup>92</sup>來論證《六度集  
經》屬於編譯的作品：其一，學術界迄今未發現與《六度集經》相對  
應的梵文、巴利文、中亞各種「胡文」的經典或某部大經的節譯。其  
二，《六度集經》中各單篇來自不同佛經、天竺古籍或漢末某些譯本。

<sup>83</sup>見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二、十二、十九、二十，《大正藏》第 55 冊。

<sup>84</sup>見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略出》卷一，《大正藏》第 55 冊。

<sup>85</sup>見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十一、二十九，《大正藏》第 55 冊。

<sup>86</sup>見唐·玄逸撰：《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卷十，《金藏》第 98 冊。

<sup>87</sup>見後晉·可洪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六，《高麗藏》第 34 冊。

<sup>88</sup>見明·智旭彙輯 總目四卷：《閱藏知津》卷一、九，《嘉興藏》第 31、32 冊。

<sup>89</sup>見明·雙徑山僧眾編：《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卷一，《中華藏》第 106 冊。

<sup>90</sup>見元·王古撰：《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三，《乾隆藏》第 143 冊。

<sup>91</sup>同註 71，頁 219-222。

<sup>92</sup>同註 71，頁 11-12。

其三，舉湯用彤的話：「僧會譯經中，現存有《六度集經》。文辭典雅，頗援引中國理論。而其諸波羅蜜前均有短引(現存本缺般若波羅蜜小引)審其內容，決為會所自製，非譯自胡本。此乃治漢魏佛學者最重要之材料也。」<sup>93</sup>以支持《六度集經》援引中國理論，為康僧會自譯。

## 二、《六度集經》的編輯體例

《大正藏》全名是《大正新修大藏經》，於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年)，由高楠順次郎發起，十三年創刊，至昭和七年(1932年)完成，包括正藏五十五冊、續藏三十冊、圖像十二冊、目錄三冊，共計百卷。所收錄的異本最豐富，以《高麗藏》為底本，校以南宋思溪版，元普寧寺版與明嘉興版，並蒐集古寫本、古刊本、公私藏本等共計十一種及敦煌寫經，為現今卷帙最龐大，且編審精良的藏經版本。<sup>94</sup>本文以《大正藏》為編輯體例做敘錄，為下文的開展。

《六度集經》將六度編為八卷，每卷收錄四到十九則不等的短篇故事，每一則獨立成一章，共有九十一章，其內容主要在闡述菩薩行六度的故事。第一到三卷為「布施度」為主的故事，共有二十六章。

---

<sup>93</sup>參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彌勒出版社，1982年11月)，頁137-138。(原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

<sup>94</sup>參釋道安：《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78年10月)，頁40。李美煌：《六度集研究》(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論文，1992年1月)，頁18-19。

第四卷爲「戒度」爲主的故事，共有十五章。第五卷爲「忍辱度」爲主的故事，共有十三章。第六卷爲「精進度」爲主的故事，共有十九章。第七卷爲「禪度」爲主的故事，共有九章。第八卷爲「明度」爲主的故事，共有九章。題名是「某某本生」的爲數最多，有八十一章，如〈菩薩本生〉<sup>95</sup>和〈薩波達王本生〉<sup>96</sup>等。其中二十七章亦名「某某經」，敘述佛本生、菩薩本生及弟子本生爲主的故事，如〈波耶王本生(波耶王經)〉<sup>97</sup>和〈波羅捺國王經(迦蘭王本生)〉<sup>98</sup>其中二十七章亦名「某某本生」，只有三章單名「某某經」，如〈佛說四姓經〉<sup>99</sup>和〈釋迦畢罪經〉<sup>100</sup>等。而〈禪度無極章〉特出有「某某得禪」六章如〈比丘得禪〉<sup>101</sup>和〈菩薩得禪〉<sup>102</sup>等及〈得禪法〉<sup>103</sup>一章。印順導師於《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提到：《六度集經》中「禪度無極」九章，只有〈那賴梵志本生〉<sup>104</sup>是屬於「本生」；〈得禪法〉<sup>105</sup>、〈比丘得禪〉<sup>106</sup>、〈菩薩得禪〉三<sup>107</sup>章都是說明「禪定」，沒有「本生」

<sup>95</sup>同註 2，(一)〈菩薩本生〉。

<sup>96</sup>同註 2，(二)〈薩波達王本生〉。

<sup>97</sup>同註 2，(十一)〈波耶王本生(波耶王經)〉。

<sup>98</sup>同註 2，(十二)〈波羅捺國王經(迦蘭王本生)〉。

<sup>99</sup>同註 2，(十六)〈佛說四姓經〉。

<sup>100</sup>同註 2，(五十四)〈釋迦畢罪經〉。

<sup>101</sup>同註 2，(七十五)〈比丘得禪〉。

<sup>102</sup>同註 2，(七十六)〈菩薩得禪〉。

<sup>103</sup>同註 2，(七十四)〈得禪法〉。

<sup>104</sup>同註 2，(八十二)〈那賴梵志本生〉。

<sup>105</sup>同註 103。

<sup>106</sup>同註 101。

<sup>107</sup>同註 102。

和「譬喻」；〈太子得禪〉三章是<sup>108</sup>釋尊最後生事；〈常悲菩薩本生〉<sup>109</sup>引用「般若經」，解說釋尊本生。<sup>110</sup>

就內容而言，《六度集經》卷一開頭有一段總序，描述佛陀開示菩薩行「六波羅蜜」的緣起，點明六度的細目，以引導出下文的內容。

〈布施度無極章〉：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鷄山中。時與五百應儀、菩薩千人共坐。中有菩薩名阿泥察，佛說經道，常靖心惻聽，寂然無念，意定在經。眾祐知之，為說菩薩六度無極難逮高行，疾得為佛。何謂為六？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明度無極高行。<sup>111</sup>

「某某度無極章」每一度的第一章之前，除了〈明度無極章〉外，都有一段小序，開頭以「某某度無極者，(厥則)云何」的自問自答說理句型進行鋪陳，如「布施度無極者，厥則云何」<sup>112</sup>、「禪度無極者，云何」<sup>113</sup>等引出下文，為該度釋義，並舉例子說明其內涵。總序和五個小序是敘述兼說理，未包含說故事，所以不在九十一章的統計中。

<sup>108</sup>同註 2，(七十七~七十九)〈太子得禪〉。

<sup>109</sup>同註 2，(八十一)〈常悲菩薩本生〉。

<sup>110</sup>同註 9，頁 143。

<sup>111</sup>同註 2，〈布施度無極章〉，頁 1。

<sup>112</sup>同註 111。

<sup>113</sup>見同註 2，〈禪度無極章〉。

《六度集經》在敘述上可分成三種開頭句式：其一，開頭句式為「昔者菩薩」<sup>115</sup>或「昔者」<sup>116</sup>或「昔有」<sup>117</sup>等。其二，開頭句式為「聞如是：一時佛在」<sup>118</sup>等。其三，開頭不規則句式有「菩薩志道」<sup>119</sup>、「太子出遊」<sup>120</sup>、「太子初生」<sup>121</sup>、「太子未得道時」<sup>122</sup>、「佛行得小徑」<sup>123</sup>、「眾祐自說，為菩薩時」<sup>124</sup>等六個句型。結尾句式分三種

<sup>114</sup> 參林彥如：《六度集經》故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頁18。

<sup>115</sup> 見吳·康僧會編譯：《六度集經》卷一(一)〈菩薩本生〉，《大正藏》第3冊及吳·康僧會編譯：《六度集經》卷三(十八)〈鹿王本生〉，《大正藏》第3冊。如《六度集經》卷一(一)〈菩薩本生〉：「昔者菩薩，其心通真」或《六度集經》卷三(十八)〈鹿王本生〉：「昔者菩薩身為鹿王，厥體高大」

<sup>116</sup> 見吳·康僧會編譯：《六度集經》卷二(十一)〈波耶王經(波耶王本生)〉，《大正藏》第3冊及吳·康僧會編譯：《六度集經》卷四(二十七)〈清信士本生〉，《大正藏》第3冊。如《六度集經》卷二(十一)〈波耶王經(波耶王本生)〉：「昔者波羅捺國王名波耶」或《六度集經》卷四(二十七)〈清信士本生〉：「昔者菩薩為清信士」

<sup>117</sup> 見吳·康僧會編譯：《六度集經》卷三(十七)〈維藍梵志本生〉，《大正藏》第3冊及吳·康僧會編譯：《六度集經》卷六(六十六)〈小兒聞法即解經(小兒本生)〉，《大正藏》第3冊。如《六度集經》卷三(十七)〈維藍梵志本生〉：「昔有梵志，名曰維藍」或《六度集經》卷六(六十六)〈小兒聞法即解經(小兒本生)〉：「昔有比丘，精進守法」

<sup>118</sup> 見吳·康僧會編譯：《六度集經》卷三(十五)〈和默王本生〉，《大正藏》第3冊及吳·康僧會編譯：《六度集經》卷四(三十八)〈太子墓魄經(墓魄太子本生)〉，《大正藏》第3冊。如《六度集經》卷三(十五)〈和默王本生〉：「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或《六度集經》卷四(三十八)〈太子墓魄經(墓魄太子本生)〉：「聞如是：一時佛在聞物國祇樹給孤獨園」

<sup>119</sup> (七十六)〈菩薩得禪〉。

<sup>120</sup> 見同註2，(七十七)〈太子得禪(出遊四門)〉。

<sup>121</sup> 同註2，(七十八)〈太子得禪(半夜逾城出家)〉。

<sup>122</sup> 同註2，(七十九)〈太子得禪(畢鉢羅樹下證道)〉。

<sup>123</sup> 同註2，(八十)〈佛得禪〉。

<sup>124</sup> 同註2，(八十一)〈常悲菩薩本生〉。

句式：其一，結尾句式爲「菩薩○○度無極行○○如是」或「菩薩○度無極行○○如是」，有「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sup>125</sup>、「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sup>126</sup>、「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sup>127</sup>、「菩薩弘仁度無極行忍辱如是」<sup>128</sup>、「菩薩弘慈度無極行忍辱如是」<sup>129</sup>、「菩薩慈柔度無極行忍辱如是」<sup>130</sup>、「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sup>131</sup>、「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sup>132</sup>、「菩薩禪度無極道志如是」<sup>133</sup>、「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sup>134</sup>等。其二結尾句式爲「…歡喜…作禮」或「…歡喜…而去」，有「諸沙門聞經皆大歡喜，為佛作禮而去」<sup>135</sup>、「四姓聞經，心大歡喜，作禮而去。」<sup>136</sup>、「佛說經竟，諸沙門莫不歡喜，稽首作禮。」<sup>137</sup>、「佛說經竟，諸沙門歡喜作禮。」<sup>138</sup>、「佛說經竟，阿難歡喜，為佛作禮。」<sup>139</sup>、「佛說經竟，四輩弟子、天龍

<sup>125</sup>同註 2，(一)〈菩薩本生〉或(十一)〈波耶王經(波耶王本生)〉或(十八)〈鹿王本生〉。

<sup>126</sup>同註 2，(二十七)〈清信士本生〉。

<sup>127</sup>同註 2，(四十二)〈菩薩本生(菩薩隱居修行的故事)〉。

<sup>128</sup>同註 2，(四十九)〈難王本生(摩天羅王經)〉。

<sup>129</sup>同註 2，(五十)〈盤達龍王本生〉。

<sup>130</sup>同註 2，(五十二)〈之裸國經(叔本生)〉。

<sup>131</sup>同註 2，(五十五)〈凡人本生〉。

<sup>132</sup>同註 2，(七十四)〈得禪法〉。

<sup>133</sup>同註 2，(八十)〈佛得禪〉。

<sup>134</sup>同註 2，(八十四)〈遮羅國王經(太子本生)〉。

<sup>135</sup>同註 2，(十五)〈和默王本生〉。

<sup>136</sup>同註 2，(十七)〈維藍梵志本生〉。

<sup>137</sup>同註 2，(三十八)〈太子墓魄經(墓魄太子本生)〉。

<sup>138</sup>同註 2，(三十九)〈彌蘭經(彌蘭王本生)〉。

<sup>139</sup>同註 2，(四十)〈頂生聖王經(頂生王本生)〉。

鬼神，皆大歡喜，稽首而去。」<sup>140</sup>、「佛說經竟，諸菩薩四輩弟子，天龍鬼神及質諒神，靡不歡喜，作禮而去。」<sup>141</sup>、「諸比丘歡喜，作禮而去」<sup>142</sup>、「佛說經已，諸比丘無不歡喜，為佛作禮而去。」<sup>143</sup>等。其三，結尾不規則句式有「後世所生願無不得，值佛生天必如志願也。」<sup>144</sup>、「但守戒未為慧，度無極終不還。」<sup>145</sup>等二個句型。

《六度集經》中的完整的「本生」三段形式(即：一、序當前的事緣；二、說到前生事，對話中有偈頌；三、結歸現在事)<sup>146</sup>，僅有三例如下。

一、《六度集經》卷四(四十一)〈普明王經(普明王本生)〉<sup>147</sup>中，完整的三段形式：(一)序當前的事緣的部分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二)「說到前生事，對話中有偈頌」的部分有：

時，普明王，出察民苦樂，道逢梵志，梵志曰：『大王還宮，吾欲有言。』王曰：『昨命當出，信言難違。道士進坐，吾旋在今。』]

<sup>140</sup>同註 2，(五十四)〈釋迦畢罪經〉。

<sup>141</sup>同註 2，(八十三)〈須羅太子本生〉。

<sup>142</sup>同註 2，(八十七)〈摩調王經(南王本生)〉。

<sup>143</sup>同註 2，(八十八)〈阿離念彌經(阿離念彌長者本生)〉。

<sup>144</sup>同註 2，(十六)〈佛說四姓經〉。

<sup>145</sup>同註 2，(八十九)〈鏡面王經(鏡面王本生)〉。

<sup>146</sup>參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新竹：正聞出版社，[1971 年]2002 年)，頁 837。

<sup>147</sup>同註 2，(四十一)〈普明王經(普明王本生)〉。

遂出為阿群所獲，投之樹下，王曰：『不懼喪身，恨毀吾信耳。』阿群曰：『何謂耶？』王具說道士見己之誓，願一觀之，受其重戒，尠寶貢焉，旋死不恨。阿群放之，還觀道士，躬敷高座，道士昇座，即說偈言：「『劫數終訖，乾坤炯然，須彌巨海，都為灰燬。天龍福盡，于中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生老病死，輪轉無際，事與願違，憂悲為害。欲深禍高，瘡痍無外，三界都苦，國有何賴？有本自無，因緣成諸，盛者必衰，實者必虛。眾生蠢蠢，都緣幻居，聲響俱空，國土亦如。識神無形，駕乘四蛇，無明寶養，以為樂車。形無常主，神無常家，三界皆幻，豈有國耶？』受偈畢，即貢金錢萬二千

(三)「結歸現在事」的部分有：

佛告諸比丘：昔時普明者，吾身是也。吾前世授之四偈，一活百王，今令得道，不受重罪矣。阿群宿命嘗為比丘，負米一斛送著寺中，上作刀一枚，歡喜歎尊，稽首而去。負米獲多力，上刀獲多寶，歡喜獲端正，歎尊獲為王，作禮故為國人所拜。九十九人确其首，遂至喪身，故殺前怨而斬其指。後人欲确，見其已喪，又觀沙門，更有慈心。後人即其母，始有惡意故，阿群始意亦惡，觀沙門更慈故，見佛即孝。種淳得淳，種雜得雜，善惡已施，禍福尋之，影追響應，皆有所由，非徒自然也。比丘願言：『令汝逢佛得道。』如願獲焉。供

養三尊，有若絲髮；沙門以慈呪願施者言，如其言，得，萬無一失。

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二、《六度集經》卷六(六十四)〈佛說蜜蜂王經(精進辯比丘本生)〉<sup>148</sup>

中，完整的三段形式：(一)「序當前的事緣」的部分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二)「說到前生事，對話中有偈頌」的部分有：

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如來·無所著·最正覺，時為一切諸天人民不可計數而說經法。是時眾中有兩比丘，其一比丘名精進辯，一比丘名德樂正，共聽經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正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正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耳，當曼精進為眾作本，如何睡眠？夫睡眠者陰蓋之罪，當自勗勉有覺寤心。』時德樂正，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水側坐欲思惟，復坐睡眠，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

---

<sup>148</sup>同註 2，(六十四)〈佛說蜜蜂王經(精進辯比丘本生)〉。

化作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樂正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胸腹，德樂正驚，心中懍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花，憂曇、拘文，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正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復睡。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污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正向蜜蜂王說此偈言：「『是食甘露者，其身得安隱，不當復持歸，遍及其妻子。如何墮泥中，自污其身體，如是為無點，敗其甘露味。又如此華者，不宜久住中，日沒華還合，求出則不能。當須日光明，爾乃復得出，長夜之疲冥，如是甚勤苦。』」時蜜蜂王，向德樂正，說偈報言：「『佛者譬甘露，聽聞無厭足，不當有懈怠，無益於一切。五道生死海，譬如墮污泥，愛欲所纏裹，無智為甚迷。日出眾華開，譬佛之色身，日沒華還合，世尊般泥曰。值見如來世，當曼精進受，除去睡陰蓋，莫呼佛常在。深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其現有智者，當知為善權。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亦以一切故。』」時德樂正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陀隣尼，乃知精進辯善權方便。常獨經行不復懈怠，應時亦得不退轉地。

(三)「結歸現在事」的部分有：「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也。德樂正者，彌勒是也。』」

三、《六度集經》卷八(八十九)〈鏡面王經(鏡面王本生)〉<sup>149</sup>中，完整的三段形式：(一)序當前的事緣」的部分有：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眾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求食，而日未中，心俱念言：『入城甚早，我曹寧可俱到異學梵志講堂坐須臾乎！』僉然曰：『可。』即俱之彼，與諸梵志更相勞來，便就座坐。是時梵志自共爭經，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不合道。我道法可施行，汝道法難可親。當前說說著後，當後說反前說，多法說非，與重擔不能舉，為汝說義不能解，汝空知、汝極無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戟，轉相中害，被一毒報以三。諸比丘聞子曹惡言如是，亦不善子曹言、不證子曹正，各起坐到舍衛求食。食竟藏應器，還到祇樹，為佛作禮，悉坐一面，如事說之。念是曹梵志，其學自苦，何時當解？

---

<sup>149</sup>同註 2，〈龍本生〉。

(二)「說到前生事，對話中有偈頌」的部分有：

佛告比丘言：「是曹異學非一世癡冥。比丘！過去久遠，是閻浮提地有王，名曰鏡面，諷佛要經，智如恒沙。臣民多不誦，帶鎖小書，信螢灼之明，疑日月之遠見，目瞽人以為喻，欲使彼捨行潦遊巨海矣。勅使者，令行國界，取生盲者皆將詣宮門。臣受命行，悉將國界無眼人到宮所，白言：『已得諸無眼者，今在殿下。』王曰：『將去，以象示之。』臣奉王命，引彼瞽人將之象所，牽手示之。中有持象足者，持尾者，持尾本者，持腹者，持脇者，持背者，持耳者，持頭者，持牙者，持鼻者，瞽人於象所爭之紛紛，各謂己真彼非。使者牽還，將詣王所。王問之曰：『汝曹見象乎？』對言：『我曹俱見。』王曰：『象何類乎？』持足者對言：『明王！象如漆筩。』持尾者言如掃箒，持尾本者言如杖，持腹者言如鼓，持脇者言如壁，持背者言如高机，持耳者言如簸箕，持頭者言如魁，持牙者言如角，持鼻者對言：『明王！象如大索。』復於王前共訟言：『大王！象真如我言。』

「鏡面王大笑之曰：『瞽乎瞽乎！爾猶不見佛經者矣。』便說偈言：

「『今為無眼曹，空諍自謂諦，覩一云餘非，坐一象相怨。』」又曰：

『夫專小書，不覩佛經汪洋無外、巍巍無蓋之真正者，其猶無眼乎！』

於是尊卑並誦佛經。

(三)結歸現在事」的部分有：

佛告比丘：『鏡面王者，即吾身是。無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子曹無智，坐盲致諍；今諍亦冥，坐諍無益。』佛是時具檢此卷，令弟子解：「為後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自冥言是彼不及，著癡日漏何時明？自無道謂學悉爾，倒亂無行何時解？常自覺行尊行，自聞見行無比，已墮繫世五宅，自可綺行勝彼。抱癡住望致善，以邪學蒙得度，所見聞諦受思，雖持戒莫謂可。見世行莫悉隨，雖點念亦彼行，與行等亦敬持，莫生想不及過。是以斷後亦盡，亦棄想獨行得，莫自知以致點，雖見聞但行觀。悉無願於兩面，胎亦胎合遠離，亦兩處無所住，悉觀法得正止。意受行所見聞，所邪念小不想，慧觀法意見意，從是得捨世空。自無有何所待？本行法求義諦，但守戒未為慧，度無極終不還。』

### 第三章 《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的性質與內涵

釋尊在成佛以前，生生世世修行六度萬行，生於六道<sup>1</sup>之間，積累功德，精進於人格的陶冶，稱為「釋迦菩薩」，佛教的「菩薩」起因於此，「佛陀」則是成佛以後的釋尊。<sup>2</sup>「佛」具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如實知見一切法之性相，成就為正等正覺之大聖者，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累世有諸佛菩薩，不一定專指釋迦牟尼佛。<sup>3</sup>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百七十八〈定蘊第七中不還納息〉提到六項菩薩必降生於人間而成佛的理由：一、隨諸佛法，諸佛皆於人中取正覺。二、天道之身不是無上正等正覺所依止。三、只有人的智慧猛利，能證得佛陀所覺悟之智慧。四、諸天耽於妙欲，不加強力量於離開貪、欲的見道得聖道涅槃之正性，而得入涅槃之果。五、人間道根性猛利多能接受如來正法，天道則不行。六、菩薩必受胎生，天道只有化生，借業力而出現。七、佛出世間必有厭心與猛利智，這二事只有人間道才有。八、人與諸天都能修行佛道，因為欲的牽引人

---

<sup>1</sup>參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年。「六道」又作六趣，即眾生各依其業而趣往的世界，依次分為：「地獄道（梵語是 *narakagati*）」、「餓鬼道」（梵語是 *pretagati*）」、「畜生道（梵語是 *tiryagyonigati*）」、「修羅道（梵語是 *asura-gati*）」、「人間道（梵語是 *manusya-gati*）」、「天道（梵語是 *deva-gati*）」等，眾生因其未盡之業，流轉於六道生死輪迴之苦，稱為「六道輪迴」。六道中，前三者稱「三惡道」，後三者稱「三善道」。<sup>1</sup>

<sup>2</sup>參神林隆淨著、許洋主譯：《菩薩思想的研究·上·序說》（臺北：華宇出版社，〔1938〕1984年），頁1-2。

<sup>3</sup>同註1。

才來到人間道。人不能到天道，不可在天道成佛。諸天來人間道變化爲人會懷疑佛，以爲是假相所作，而不信受佛法。《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百七十八〈定蘊第七中不還納息〉第四之五：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奉譯〈定蘊第七中不還納息〉：「若菩薩頻生人中而成佛者。則生厭賤不受化故。問何不即於觀史多天成正等覺。而必來人間耶。答隨諸佛法故。謂過殑伽沙數諸佛世尊。皆於人中而取正覺故。復次天趣身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依止故。復次唯人智見猛利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復次諸天耽著妙欲。於入正性離生得果離染等事非增上故。復次人趣根性猛利多分能受如來正法。天趣不爾。復次最後有菩薩必受胎生。天趣唯化生故。復次有二事處佛出世間。一有厭心。二有猛利智。當知此二唯人趣有。復次人天並是法器。為欲俱攝故來人間。若在天上則人無由往。又不可令天上成佛。來人間化人當疑佛。是幻所作不受法故。是以菩薩人間成佛。<sup>4</sup>

修菩薩行者即是「菩薩」，菩薩常克制自己的欲望，慎行、敬君主、孝養父母、尊重師長、敬愛他人、與鄰人同苦樂，堅持自己所希

---

<sup>4</sup>參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奉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百七十八〈定蘊第七中不還納息〉第四之五，《大正藏》第27冊。

望的目的，勇往前進。<sup>5</sup>大乘菩薩的修行稱為「菩薩乘」。<sup>6</sup>大乘菩薩的修行者，以釋迦菩薩的「六波羅蜜」來修行，以在家者修行為主，為「成佛」之修行。<sup>7</sup>

「菩薩」一詞起源於西元前一世紀半中<sup>8</sup>。「釋迦菩薩」在原始佛教時期就出現，到了部派佛教時代才廣泛被運用在本生諸經和各部派的論著中。多菩薩思想和今日菩薩的形態，是大乘佛教興起後才有的。<sup>9</sup>「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梵語作bodhi-sattva，菩薩在未證成無上正等正覺之前，精進修行，懷有上求菩提，下化眾生的利他大願。<sup>10</sup>發菩提心的菩薩，遇到任何困難也不退轉，應該發起堅固的決定意志，這種決意就是「願」，後來以「四弘誓願」作為具體化的願，是菩薩的「總願」。<sup>11</sup>「四弘誓願」就是能夠修行於「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菩薩」是悲智不二的「覺有情」修行者<sup>12</sup>，「有情」即「眾生」，是指人類、諸天、餓鬼、畜生、阿修羅等「有情」識之生物，在六道中輪迴。

---

<sup>5</sup>同註 2，頁 566。

<sup>6</sup>參平川彰著、釋印海譯：〈大乘佛教之特色〉《大乘菩薩道之研究》（美國：法印寺文教中心，〔1981〕2009年），頁 81。

<sup>7</sup>同註 6，頁 8。

<sup>8</sup>參西義雄著、釋印海譯：〈般若經中對菩薩之理念與實踐〉《大乘菩薩道之研究》（美國：法印寺文教中心，〔1968年〕2009年），頁 106。

<sup>9</sup>參依淳法師著：《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2004年），頁 101-102。

<sup>10</sup>同註 2，頁 46。

<sup>11</sup>同註 6，頁 74。

<sup>12</sup>同註 8，頁 113、127。

草木金石與山河大地等為「非情或無情」之生物。「菩薩行」於一切眾生以自利利他的慈悲精神，成就圓滿佛果的行爲。「佛」，梵語是buddha，全稱佛陀、佛馱、休屠、浮陀、浮屠、浮圖、浮頭、沒馱、勃陀、醇陀、步他，意譯覺者、知者、覺，即覺悟的真理者。

《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以「佛本生」爲主，次有佛傳故事，結合大乘佛教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的「六波羅蜜」思想，闡揚大乘佛教之菩薩行。《六度集經》中的菩薩修習「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及「四無量(慈、悲、喜、捨)」，並具足「六波羅蜜(六度)」，以自覺覺他，成就覺行圓滿的佛果。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等趣四諦品〉第二十七：「佛告彌勒：『若菩薩摩訶薩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羅蜜，疾成無上正真等正覺。』」及吳·康僧會譯：〈布施度無極章〉第一：「眾祐知之，為說：『菩薩六度無極難逮高行，疾得為佛。』」<sup>13</sup>

## 第一節 特色與性質

《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共八十八章，依內容分爲「布施度無極章」、「戒度無極章」、「忍辱度無極章」、「精進度無極章」、

<sup>13</sup>參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等趣四諦品〉第二十七《增壹阿含經》卷十九，《大正藏》第2冊及吳·康僧會譯：〈布施度無極章〉第一《六度集經》卷一，《大正藏》第3冊。

「禪度無極章」和「明度無極章」等六度(六波羅蜜)。《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以「佛本生故事」為主，結合大乘佛教的「六波羅蜜」來修習大乘菩薩行的故事集。《六度集經》採用通俗、生動的寓言和故事形式，將六度內容具體化、形象化，使經義深入淺出。在中國早期大乘佛教的傳播、發展中，起了相當的作用，於文學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價值。<sup>14</sup>《六度集經》中的菩薩以「本生菩薩」為主，是本生譚的主人公，為「釋迦菩薩」之過去生。<sup>15</sup>依淳法師在《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一書中，將部派佛教「菩薩的身份」分為「天神」、「宗教師」、「王臣」、「平民」和「傍生(畜生)」等五類，《六度集經》中「菩薩的身份」也不脫離此五類分法。<sup>16</sup>

《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以「布施度」為主占二十六章，次為「持戒度」占十五章，三為「精進度」占十九章，四為「忍辱度」占十三章，五為「智慧度」占九章，六為「禪定度」占六章。「布施」為六度之首，是大乘佛教菩薩行的根本內容。小乘布施之目的，在破除個人吝嗇與貪心，以免除未來世的貧困，大乘則與大慈大悲之教義聯結，用於超度眾生，《六度集經》的目的屬於後者。「布施」內容分「財施(把自己的財產，如衣服或飲食或田宅或珍寶或身體等施與他

---

<sup>14</sup>參梁曉虹釋譯：《六度集經》，臺北：佛光出版社，1996，頁4-5。

<sup>15</sup>參杉本卓洲著、釋印海譯：〈本生菩薩之大乘化〉《大乘菩薩道之研究》(美國：法印寺文教中心，2009年)，頁483。

<sup>16</sup>同註9，頁117-130。

人)」、「法施(宣說佛法，利益眾生)」、「無畏施(除去眾生恐怖，使其安心)」三種，能「對治慳貪，消除貧窮」。<sup>17</sup>〈布施度無極章〉故事內容以「佛本生故事」為主，輔以佛弟子或佛妻子的故事，偶有特出未表明為何者前生的故事。在角色方面，主角、配角或為人物或為動物。

## 第二節 思想內涵

「度」是梵語pāramitā(波羅蜜多)的音譯，意譯為「度彼岸」、「到彼岸」、「度無極」，是指從生死此岸到解脫涅槃之彼岸。<sup>18</sup>「六度」指「六波羅蜜」，梵語ṣaṭ-pāramitā或ṣaṭ-pāramitā，意謂度眾生到涅槃彼岸的六種途徑和方法，依次為「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明(智慧)」等。唐·玄奘譯〈地波羅蜜多品〉第七：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宣說六種波羅蜜多如是次第。』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能為後，後引發依故。謂諸菩薩，若於身財無所顧悞，便能受持清淨禁戒，為護禁戒，便修

---

<sup>17</sup>同註 1。

<sup>18</sup>參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年。梁曉虹釋譯：《六度集經》，臺北：佛光出版社，1996，頁 3。

忍辱；修忍辱已，能發精進；發精進已，能辦靜慮；具靜慮已，便能  
獲得出世間慧。是故我說波羅蜜多如是次第。<sup>19</sup>

「六度」是大乘佛教菩薩行的根本內容<sup>20</sup>，為戒、定、慧三學  
基礎上的擴充與發揮<sup>21</sup>。《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表示為菩薩修習  
「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及「四無量(慈、悲、喜、捨)」，  
具足「六波羅蜜(六度)」，以自利利他，成就覺行圓滿佛果的行爲。東  
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等趣四諦品〉第二十七：「佛告  
彌勒：『若菩薩摩訶薩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羅蜜，疾成無上正真等正  
覺。』」吳·康僧會譯：〈布施度無極章〉第一：「眾祐知之，為說：『菩  
薩六度無極難逮高行，疾得為佛。』」<sup>22</sup>魏晉南北朝時期，僧俗四眾努  
力以菩薩行實現「王道政治」的思想<sup>23</sup>。吳·康僧會編譯的《六度集  
經》依「六度」內容來分類、編譯佛經，並結合儒家的「仁義」思想  
行菩薩道，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

<sup>19</sup>見唐·玄奘譯：〈地波羅蜜多品〉第七《解深密經》卷四，《大正藏》第16冊。

<sup>20</sup>同註14，頁3。

<sup>21</sup>同註14，頁325。

<sup>22</sup>參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等趣四諦品〉第二十七《增壹阿含經》卷十九，《大正藏》第2冊。吳·康僧會譯：〈布施度無極章〉第一《六度集經》卷一，《大正藏》第3冊。

<sup>23</sup>參釋觀慧：〈魏晉南北朝時期菩薩行表現的方式〉，《獅子吼》第24卷第4期（1985年4月），頁68。

梁曉虹在《六度集經·解說》，將「六度」法門作一個簡表，簡略的將「布施」分爲「財施」、「法施」和「無畏施」，可度「慳貪」；「持戒」分爲「止持戒(止惡)」和「作持戒(作善)」，可度「毀犯」；「忍辱」分爲「忍苦難」和「忍恥辱」，可度「瞋恚」；「精進」指精勵身心，精修大行，可度「懈怠」；「禪定」指心慮集中觀想佛哩，可度「散亂」；「智慧」指通達諸法體性本空，可度「愚癡」。本文查閱藏經、佛光大辭典及其他學者的看法，將「六波羅蜜」再多作補充如下文。

## 一、布施

「布施」，梵語是dāna，音譯爲檀那、陀那、檀，又稱施，或爲梵語daksinā之譯，音譯爲達嚩、大嚩、嚩，意譯爲財施、施頌、嚩施。「布施」就是以慈悲心施福利與人的意思<sup>24</sup>，體現大乘佛教「大慈大悲」的精神<sup>25</sup>。布施分爲「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能「對治慳貪，消除貧窮」。<sup>26</sup>「財施」是用一切有形的物質去幫助別人。「法施」是用所學的佛法真理，使眾生轉迷爲悟。「無畏施」是用溫言軟語安慰受苦的眾生，或救拔眾生脫離危難，或使受苦者去除恐怖，讓其安心自在。基於「般若空觀」，布施要達到「三輪體空」的境界，

---

<sup>24</sup>同註 1。

<sup>25</sup>同註 14，頁 326。

<sup>26</sup>同註 1。

能體達「施者」、「受者」、「施物」三者皆悉本空，破執著之相。<sup>27</sup>

「布施波羅蜜」，梵語dāna-pāramitā，又作施波羅蜜、檀那波羅蜜、布施度無極。「布施波羅蜜」結合三種布施的方法，為他人造福成智求得累積功德，以致解脫的一種修行方法。小乘「布施」的目的，在「破除個人吝嗇與貪心」，以免除未來世的貧困。大乘「布施」的目的，與「大慈大悲」的教義聯結，用於超度眾生。「布施」能使人遠離「貪心」，以「法施」的功德為最大。<sup>28</sup>大乘佛教非常重視「布施」，為六度之首，突出的表現悲天憫人的「慈悲」觀念，反映出佛教與世俗社會的一種融合。<sup>29</sup>大乘菩薩以「大慈悲心」，布施自己功德給一切眾生。<sup>30</sup>

康僧會編譯的《六度集經》認為菩薩行「布施波羅蜜」應以「大慈悲心」，無怨無悔的慈育、悲愍和護濟眾生。「布施」一切給眾生，只要眾生需要即贈與，以眾生之苦為己苦的同體大悲心情，布施濟眾，如須大拏太子，布施自己的一切給眾生，即使被父王屏逐，也無怨無悔。吳·康僧會譯：〈布施度無極章〉第一

---

<sup>27</sup>同註 8，頁 191。

<sup>28</sup>同註 1。

<sup>29</sup>同註 14，頁 329。

<sup>30</sup>參馬場文翁著、釋印海譯：〈大乘佛教之道德與菩薩道〉《大乘菩薩道之研究》（美國：法印寺文教中心，2009 年），頁 454。

布施度無極者，厥則云何？慈育人物，悲愍群邪，喜賢成度，護濟眾生，跨天踰地潤弘河海。布施眾生，飢者食之，渴者飲之，寒衣熱涼，疾濟以藥，車馬舟輿、眾寶名珍、妻子國土，索即惠之。猶太子須大拏，布施貧乏，若親育子，父王屏逐，愍而不怨。<sup>31</sup>

《六度集經》中的「布施波羅蜜」修行，或傾家施財，或慈悲救生，或講經說法，其目的只爲了普度眾生，同時，自己也得到解脫。<sup>32</sup>相關例子如：

(一)〈菩薩本生〉<sup>33</sup>

主人公菩薩將錢財全部都布施出去，天帝釋以爲菩薩要奪去自己天帝釋的地位，騙菩薩布施者會下地獄，受施者會升天。菩薩聽了天帝釋的說詞正符合他救渡眾生的心願，而更願意布施濟眾。從上文可看出全篇故事圍繞「布施」主題，其他五度也包括在內。主人公菩薩行「布施波羅蜜」中的財施，「盡財布施」的將錢財全數贈與別人。

又修「持戒波羅蜜」中「菩薩戒」的「饒益有情戒」，「吾之拯濟，唯爲眾生；假如子云，誠吾願矣。慈惠受罪，吾必爲之。危己濟眾，菩

<sup>31</sup>見吳·康僧會譯：〈布施度無極章〉第一《六度集經》卷一，《大正藏》第3冊。

<sup>32</sup>同註14，頁329。

<sup>33</sup>同註31，(一)〈菩薩本生〉。

薩上志也。」以慈心攝受利益一切眾生。且習「忍辱波羅蜜」中的「諦察法忍」，「吾之拯濟，唯為眾生；假如子云，誠吾願矣。慈惠受罪，吾必為之。危己濟眾，菩薩上志也。」觀察諸法苦空無常，願意代眾生受苦。並行「精進波羅蜜」中的「身精進」，「吾欲求佛，擢濟眾生，令得泥洹不復生死」勇猛精進的行布施波羅蜜諸善法。也為「禪定波羅蜜」中的「三禪」，「吾欲求佛，擢濟眾生，令得泥洹不復生死」具有行捨、正念、正慧、受樂及正知，欣求更高境界的佛道。亦為「智慧波羅蜜」中的「出世間上上智」，「吾欲求佛，擢濟眾生，令得泥洹不復生死」照了諸法實相，求一切智到達彼岸。

(二)《六度集經》布施故事經典代表〈須大拏經(須大拏太子本生)〉

34

主人公須大拏太子布施自己一切有形的物質和人(包括衣食、金銀眾珍、車馬、田宅、白象羅闍憇大檀和妻兒)，即使施國寶白象羅闍憇而被父王屏逐，或施兒子使妻子傷心欲絕，也不動搖自己上求佛道的心願。從上文可看出全篇故事圍繞「布施」主題，其他五度也包括在內。主人公須大拏太子行「布施波羅蜜」中的「財施」，「太子遂隆普施，惠逮眾生。欲得衣食者應聲惠之，金銀眾珍、車馬田宅，無求

---

<sup>34</sup>同註 31，(十四)〈須大拏經(須大拏太子本生)〉。

不與。光馨遠被，四海咨嗟」、「即勅侍者，疾被白象金銀鞍勒牽之來矣。左持象勒，右持金甕，澡梵志手，慈歡授象」、「太子以飲食衣被、七寶諸珍，恣民所欲布施訖竟，貧者皆富」、「有梵志自遠來乞，解身寶服、妻子珠璣，盡以惠之，令妻子昇車執轡而去。始欲就道，又逢梵志來從乞馬，以馬惠之；自於轅中挽車進道。又逢梵志來勾其車，即下妻子，以車惠之。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都盡無餘，令妻嬰女，已自抱男。處國之時，施彼名象眾寶車馬，至見毀逐，未曾恚悔，和心相隨，歡喜入山」、「太子右手沃澡，左手持兒，授彼梵志」和「以右手持水澡梵志手，左手提妻適欲授之」<sup>35</sup>的將自己擁有的一切贈與別人。又修「持戒波羅蜜」中「菩薩戒」

王有太子，名須大拏，容儀光世，慈孝難齊，四等普護，言不傷人。王有一子寶之無量，太子事親同之於天。有知之來，『常願布施拯濟群生，令吾後世受福無窮。愚者不觀非常之變，謂之可保。有智之士照有五家，乃尚布施之士。十方諸佛、緣一覺、無所著尊，靡不歎施為世上寶。』太子遂隆普施，惠逮眾生。欲得衣食者應聲惠之，金銀眾珍、車馬田宅，無求不與。光馨遠被，四海咨嗟。<sup>36</sup>

---

<sup>35</sup>同註 34。

<sup>36</sup>同註 34。

具足「三聚淨戒」，斷一切惡，修一切善，以慈悲心度一切眾生，求無上菩提。且習「忍辱波羅蜜」中的「耐怨害忍」和「安受苦忍」，「王即遣使者就誥之曰：『象是國寶，惠怨胡為？不忍加罰，疾出國去。』使者奉命誥之如斯。太子對曰：『不敢違天命。願乞布施濟乏七日，出國無恨。』」<sup>37</sup>忍受他人所做的怨害，忍受所受眾苦。並行「精進波羅蜜」中的「身精進」與「心精進」，「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都盡無餘，令妻嬰女，已自抱男。處國之時，施彼名象眾寶車馬，至見毀逐，未曾恚悔，和心相隨，歡喜入山」<sup>38</sup>勇猛精進的行布施波羅蜜諸善法。

王有一子寶之無量，太子事親同之於天。有知之來，『常願布施拯濟群生，令吾後世受福無窮。愚者不觀非常之變，謂之可保。有智之士照有五家，乃尚布施之士。十方諸佛、緣一覺、無所著尊，靡不歎施為世上寶。』太子遂隆普施，惠逮眾生。欲得衣食者應聲惠之，金銀眾珍、車馬田宅，無求不與。光馨遠被，四海咨嗟。<sup>39</sup>

---

<sup>37</sup>同註 34。

<sup>38</sup>同註 34。

<sup>39</sup>同註 34。

也為「禪定波羅蜜」中的「三禪」，具有行捨、正念、正慧、受樂及正知，欣求更高境界的佛道。亦為「智慧波羅蜜」中的「出世間上上智」，照了諸法實相，求一切智到達彼岸。

## 二、持戒

戒，梵語是 *śīla*，音譯尸羅，即護持戒法，受持佛所制之戒而不觸犯，與「破戒」相對稱。修習菩薩行的佛弟子要嚴持各種戒律，使身、口、意得以清淨，心地清涼，自然不造惡業，對於眾生有利的，就勇往直前去做。修行者通過執持種種戒律，達到防非止惡，利他行善。<sup>40</sup>小乘佛教應在家、出家及男女之別，制定五戒(即「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等，為在家男女所受持之五種制戒。)、八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不以華鬘裝飾自身，不歌舞觀聽」、「不坐臥高廣華麗床座」、「不非時食」。此乃佛陀為在家弟子所制定暫時出家的學處，受者須一日一夜離開家庭，赴僧團居住，以學習出家人的生活。)、十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等，為大、小乘共通之「十善戒」，

---

<sup>40</sup>同註 14，頁 332-333。

是小乘沙彌、沙彌尼應受持之十戒。)、具足戒(指比丘、比丘尼所應受持之戒律，比丘戒有二五〇戒，比丘尼戒有三四八戒。)，總略稱爲「五八十具」，大乘佛教稱「五八十具」爲「聲聞戒」，又作「小乘戒」，而另制「菩薩戒(又作「大乘戒」，其內容爲「三聚淨戒」，即「攝律儀戒(捨斷一切諸惡，含攝諸律儀之止惡門。))」、「攝善法戒(修身、口、意之善迴向無上菩提)」和「饒益有情戒(以慈心攝受利益一切眾生，此爲利生門。))」等三項，作爲禁戒以持守之，爲大乘菩薩所受持之戒律。<sup>41</sup>

「持戒波羅蜜」，梵語 śīla-pāramitā，又作戒波羅蜜、尸羅波羅蜜、戒度無極，爲持守戒律常自省，能「對治惡業，使身心清涼」。<sup>42</sup>大乘菩薩行持「菩薩戒」，斷一切惡，修一切善(依身分持戒，包含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求無上菩提，以慈悲心度一切眾生。高齊

• 那連提耶舍譯《月燈三昧經》卷第六：

菩薩信樂檀波羅蜜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降伏慳悋煩惱。二者修習捨心相續。三者共諸眾生同其資產，攝受堅固而至滅度。四者生豪富家。五者在所生處施心現前。六者常為四眾之所愛樂。七者處於四眾不怯不畏。八者勝名流布遍於諸方。九者手足柔軟足掌

---

<sup>41</sup>同註 1。

<sup>42</sup>同註 1。

安平。十者乃至道樹不離善知識。<sup>43</sup>

菩薩持戒有十種利益：一、「可降伏慳悋煩惱」。二、「修習捨心相續」。三、「共諸眾生同其資產，攝受堅固而至滅度」。四、「生豪富家」。五、「在所生處施心現前」。六、「常為四眾(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所愛樂」。七、「處於四眾不怯不畏」。八、「勝名流布遍於諸方」。九、「手足柔軟，足掌安平」。十、「至道樹不離善知識」。

康僧會編譯的《六度集經》認為菩薩行「持戒波羅蜜」應修習十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行持「菩薩戒」，斷一切惡，修一切善，求無上菩提，以「慈悲心」度一切眾生，尊重、敬奉三寶，可報父母、眾生、國王及三寶恩。<sup>44</sup>印順法師於《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提到：《六度集經》戒波羅蜜的內容在說明菩薩應遠離「十惡」、「五逆」，而行「十善」，為初期大乘經的主要內容。

<sup>45</sup>「小乘五逆(單五逆)」指：害母、害父、害阿羅漢、惡心出佛身血、破僧等五者。「大乘五逆(複五逆)」指：「破壞塔寺，燒燬經像，奪取三寶之物，或教唆他人行此等事，而心生歡喜。」、「毀謗聲聞、緣

<sup>43</sup>見高齊·那連提耶舍譯：《月燈三昧經》卷第六，《大正藏》第15冊。

<sup>44</sup>同註31，〈戒度無極章〉。

<sup>45</sup>參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新竹：正聞出版社，[1981年5月][2003年1月])，頁1190-1191。

覺以及大乘法」<sup>46</sup>「妨礙出家人修行，或殺害出家人。」<sup>47</sup>、「犯小乘五逆罪之一。」<sup>46</sup>「主張所有皆無業報，而行十不善業；或不畏後世果報，而教唆他人行十惡等。」<sup>46</sup>相關例子如〈清信士本生〉<sup>47</sup>：

主人公清信士菩薩守戒清淨，其國國王敬奉三寶，傳令只要持戒清淨的人就可以「捐賦除役」，所以人民多偽善而暗中犯戒。國王爲了整頓找出真正持戒清境的人，便下令尊奉佛道的人將處以死刑，很多人都現出原來的面目，只有清信士菩薩寧死也要堅持尊奉佛道，在國王下令處死刑被殺的前一刻仍不改其志。國王知道清信士的節操，就拜他爲國相。從上文可看出全篇故事圍繞「持戒」主題，其他五度也包括在內。主人公菩薩行「持戒波羅蜜」中「菩薩戒」，

釋真從邪獲為帝王，壽齊二儀富貴無外，六樂由心，吾終不為也。雖一食之命，得覩三尊至真之化，吾欣奉之。懷俗記籍萬億之卷，身處天宮極天之壽，而闇於三尊，不聞佛經，吾不願也。稟佛之言，即有戮死之患，吾甘心焉。

敬奉三寶，斷一切惡，修一切善，行六波羅蜜求無上菩提。又修「布施波羅蜜」中的法施，「眾生自投三塗，獲人道難，處中國難，六情完具難，生有道國難，與菩薩親難，覩經信之難，貫奧解微難，值高

---

<sup>46</sup> 同註 1。

<sup>47</sup> 同註 31，(二十七) 〈清信士本生〉。

行沙門清心供養難，值佛受決難。」說明《阿含經》中不得遇佛、不聞正法之八種障難：「(一)在地獄難，眾生因惡業所感，墮於地獄，不得見佛聞法。(二)在餓鬼難，長劫不聞漿水之名或蕩滌膿血糞穢或刀杖驅逼，受苦無量。(三)在畜生難，隨因受報，或為人畜養，或居山海等處，常受鞭打殺害，或互相吞噉，受苦無窮。前三難對照上文為「眾生自投三塗，獲人道難」。(四)在長壽天難，即色界第四禪中之無想天，以其心想不行，而障於見佛聞法。(五)在邊地之鬱單越難，其人壽千歲，命無中夭，貪著享樂而不受教化，不得見佛聞法。此難對照上文為「生有道國難，與菩薩親近難」。(六)盲聾瘖難，此等人雖生中國（指古印度中部摩竭陀國一帶），盲聾瘖，諸根不具，雖值佛出世，而不能見佛聞法。此難對照上文為「處中國難，六情完具難」。(七)世智辯聰難，謂雖聰利，唯務耽習外道經書，不信出世正法。此難對照上文為「賭經信之難，貫奧解微難」。(八)生在佛前佛後難，謂由業重緣薄，生在佛前佛後，不得見佛聞法。此難對照上文為「值高行沙門，清新供養難，值佛受決難」。八種障難只有「在長壽天難」未有與《六度集經》(二十七)〈清信士本生〉對照之處。且習「忍辱波羅蜜」中的「安受苦忍」，「吾寧捨身，不去真也。王今悖誤，爾無從焉」忍受所受眾苦。並行「精進波羅蜜」中的「身精進」與「心精進」，

釋真從邪獲為帝王，壽齊二儀富貴無外，六樂由心，吾終不為也。雖一淪之命，得覩三尊至真之化，吾欣奉之。懷俗記籍萬億之卷，身處天宮極天之壽，而聞於三尊，不聞佛經，吾不願也。稟佛之言，即有戮死之患，吾甘心焉。

勇猛精進的行持戒波羅蜜諸善法。也為「禪定波羅蜜」中的「三禪」，「吾宿功著，今覩佛經、獲奉三寶，若值無道菹醢之酷、湯火之戾，終不釋正從彼妖蠱也」具有行捨、正念、正慧、受樂及正知，欣求更高境界的佛道。亦為「智慧波羅蜜」中的「出世間上上智」，

六樂由心，吾終不為也。雖一淪之命，得覩三尊至真之化，吾欣奉之。懷俗記籍萬億之卷，身處天宮極天之壽，而聞於三尊，不聞佛經，吾不願也。稟佛之言，即有戮死之患，吾甘心焉。經云：「眾生自投三塗，獲人道難，處中國難，六情完具難，生有道國難，與菩薩親難，覩經信之難，貫奧解微難，值高行沙門清心供養難，值佛受決難。」吾宿功著，今覩佛經、獲奉三寶，若值無道菹醢之酷、湯火之戾，終不釋正從彼妖蠱也。

照了諸法實相，求一切智到達彼岸。

### 三、忍辱

「忍辱」，梵語是 ksānti，音譯羸提、羸底、乞叉底，意譯安忍、忍、忍耐的意思。「忍辱」就是使心安穩，能堪忍外在的侮辱與惱害，凡加諸於身心的苦惱或苦痛，都能堪忍之。「忍辱」含「不忿怒」、「不結怨」和「心不懷惡意」等三種行相。<sup>48</sup>

「忍辱波羅蜜」，梵語是 kṣānti-pāramitā，又作忍波羅蜜、羸提波羅蜜、忍辱度無極，能「對治瞋恚，使心安住」。<sup>49</sup>菩薩行「忍辱波羅蜜」，要忍耐迫害，安於苦難和恥辱，對任何痛苦或造成痛苦的條件不怨恨，忍而無忍，寧願自己受委屈，也不願眾生受害。忍辱波羅蜜要「難忍能忍」，難堪能忍之忍耐。<sup>50</sup>《解深密經》卷四〈地波羅蜜多品〉記載「忍辱波羅蜜」的類別有三種：一、「耐怨害忍（能忍受他人所作的怨害）」，二、「安受苦忍（能忍受所受的眾苦）」，三、「諦察法忍（能審諦觀察諸法）」等。唐•玄奘譯：〈地波羅蜜多品〉第七：

如是六種波羅蜜多。各有幾種品類差別。佛告觀自在菩薩曰。

善男子。各有三種施。三種者一者法施。二者財施三者無畏施。戒三

---

<sup>48</sup>同註 1。

<sup>49</sup>同註 1。

<sup>50</sup>同註 8，頁 193。

種者。一者轉捨不善戒。二者轉生善戒。三者轉生饒益有情戒。忍三種者。一者耐怨害忍。二者安受苦忍。三者諦察法忍。精進三種者。一者被甲精進。二者轉生善法加行精進。三者饒益有情加行精進。靜慮三種者。一者無分別寂靜極寂靜無罪故對治煩惱眾苦樂住靜慮。二者引發功德靜慮。三者引發饒益有情靜慮。慧三種者。一者緣世俗諦慧。二者緣勝義諦慧。三者緣饒益有情慧。<sup>51</sup>

康僧會編譯的《六度集經》認為菩薩行「忍辱波羅蜜」要「耐怨害忍」、「安受苦忍」及「諦察法忍」，忍耐一切迫害，不怨恨的安於苦難與恥辱，寧願自己受委屈，也不願眾生受害。眾生貢高自大，貪嫉瞋恚，以致展轉五道，太山燒煮，於餓鬼、畜生道，受苦無量，都是因為不能「懷忍行慈」的緣故。菩薩要行「大慈悲心」，寧願忍受一切痛苦，也不願將「瞋恚之毒」加於眾生。吳·康僧會譯：〈忍辱度無極章〉第三：

忍辱度無極者，厥則云何？菩薩深惟：『眾生識神，以癡自壅，貢高自大，常欲勝彼，官爵國土六情之好，已欲專焉。若覩彼有，愚即貪嫉，貪嫉處內、瞋恚處外，施不覺止，其為狂醉，長處盲冥矣。

---

<sup>51</sup>同註 19。

展轉五道，太山燒煮，餓鬼畜生，積苦無量。』菩薩觀之即覺，悵然而歎：『眾生所以有亡國破家、危身滅族，生有斯患，死有三道之辜，皆由不能懷忍行慈，使其然矣。』菩薩覺之，即自誓曰：『吾寧就湯火之酷、菹醢之患，終不恚毒加於眾生也。夫忍不可忍者，萬福之原矣。』自覺之後，世世行慈，眾生加己罵詈捶杖，奪其財寶妻子國土，危身害命，菩薩輒以諸佛忍力之福，迨滅毒恚，慈悲愍之迫而濟護，若其免咎，為之歡喜。<sup>52</sup>

相關例子如〈菩薩本生(菩薩隱居修行的故事)〉<sup>53</sup>：

主人公菩薩賭世穢濁，君臣無道，隱藏在墳墓間，吃小牛屎尿為飲食，國人以其為鬼，向菩薩唾罵擲石，菩薩哀憫眾生而不怨恨。從上文可看出全篇故事圍繞「忍辱」主題，其他四度也包括在內。主人公菩薩行「忍辱波羅蜜」中的「耐怨害忍」與「安受苦忍」，「見者靡不唾罵，土石撲之。菩薩無絲髮之恚，慈心愍曰：『痛夫斯人，不觀佛經而為斯惡。』」忍耐他人所做的迫害而不怨恨，安於忍受所受眾苦。且習「持戒波羅蜜」中「菩薩戒」，「昔者菩薩，觀世穢濁，君臣無道，背真向邪，難以導化，故隱明藏影處于塚間，習其忍行」

<sup>52</sup>同註 31，〈忍辱度無極章〉。

<sup>53</sup>同註 31，(四十二)〈菩薩本生(菩薩隱居修行的故事)〉。

和「吾為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者，必度茲焉」敬奉三寶，斷一切惡，修一切善，求無上菩提。並行「精進波羅蜜」中的「身精進」與「心精進」，「菩薩無絲髮之恚，慈心愍曰：『痛夫斯人，不觀佛經而為斯惡。』誓曰：『吾為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者，必度茲焉。』」勇猛精進的行忍辱波羅蜜諸善法。也為「禪定波羅蜜」中的「三禪」，具有行捨、正念、正慧、受樂及正知，欣求更高境界的佛道。亦為「智慧波羅蜜」中的「出世間上上智」，「慈心愍曰：『痛夫斯人，不觀佛經而為斯惡。』誓曰：『吾為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者，必度茲焉。』」照了諸法實相，求一切智到達彼岸。

#### 四、精進

「精進」，梵語是 *vīrya*，音譯作毘梨耶、毘離耶，又作精勤、勤精進、進、勤。「精進」就是勇猛殷勤的修行諸善法，修善斷惡、去染轉淨，不懈怠、不放逸，努力上進的過程。無著菩薩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度攝品〉第十七之二：

釋曰：「此偈說精進種差別種差別有六種：一、增減精進，謂四正勤，二惡法減二善法增故。二、增上精進，謂五根，由於解脫法

為增上義故。三、捨障精進，謂五力，由彼障礙不能礙故。四、入真精進，謂七覺分，由見道建立故。五、轉依精進，謂八聖道分，由修道是究竟轉依因故。六、大利精進，謂六波羅蜜，由自利利他故。」

54

「精進」就種類而言，可分為三種：

(一)《大乘莊嚴經論》卷八舉出六種精進，即：A.「增減精進」，謂四正勤，即惡法減二善法增故。「四正勤」即方便精勤於斷惡生善之四種修行品目：a.為除斷已生之惡，而勤精進。b.為使未生之惡不生，而勤精進。c.為使未生之善能生，而勤精進。d.為使已生之善能更增長，而勤精進。是一心精進，行此四法，稱為四正勤。<sup>55</sup>B.「增上精進」，謂五根，由於解脫法為增上義故。「五根」指眼、耳、鼻、舌、身等五識所依的五種色根，又作五色根，其對應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的五官及其機能。<sup>56</sup>C.「捨障精進」，謂五力，由彼障礙不能礙故。「五力」是由五根的增長所產生的五種維持修行、以達到解脫之力量。a.「信力」，指對三寶虔誠。b.「精進力」，修四正勤，可

<sup>54</sup>見無著菩薩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度攝品〉第十七之二《大乘莊嚴經論》卷八，《大正藏》第31冊。

<sup>55</sup>同註1。

<sup>56</sup>同註1。

斷除諸惡。c.「念力」，修四念處(即以自相、共相，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以次第對治淨、樂、常、我等四顛倒之觀法，以獲得正念。d.「定力」，指專心禪定以斷除情欲煩惱。e.「慧力」，即觀悟四諦，以成就智慧，達到解脫。此五者均有破惡之力，故稱為「五力」。<sup>57</sup>D.「入真精進」，謂七覺分，由見道建立故。「七覺分」即：a.念覺支，指心中明白，常念於禪定與智慧。b.「擇法覺支」，指依智慧能選擇真法，捨棄虛偽法。c.「精進覺支」，指精勵於正法而不懈怠。d.「喜覺支」，指得正法而喜悅。e.「輕安覺支」，又作「猗覺支」，指身心輕快安穩。f.「定覺支」，指入禪定而心不散亂。g.「捨覺支」，指心無偏頗，不執著而保持平衡。<sup>58</sup>E.「轉依精進」，謂八聖道分，由修道是究竟轉依因故。「八聖道分」指：a.正見，又作諦見。即見苦是苦，集是集，滅是滅，道是道，有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去善向善，於此世彼世自覺自證成就。b.「正思惟」，又作正志、正分別、正覺或諦念。即無欲覺、恚覺及害覺。c.「正語」，又作正言、諦語。即離妄言、兩舌、惡口、綺語等。d.「正業」，又作正行、諦行。即離殺生、不與取等。e.「正命」，又作諦受。即捨咒術等邪命，如法求衣服、飲食、床榻、湯藥等諸生活之具。f.「正精進」，又作正方便、正治、諦法、諦治。

---

<sup>57</sup>同註 1。

<sup>58</sup>同註 1。

發願已生之惡法令斷，未生之惡法令不起，未生之善法令生，已生之善法令增長滿具。即能求方便精勤。g. 「正念」，又作諦意。即以自共相觀身、受、心、法等四者。h. 「正定」，又作諦定。即離欲惡不善之法，成就初禪乃至四禪。<sup>59</sup>F. 「大利精進」，謂六波羅蜜，由自利利他故。無著菩薩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

〈度攝品〉第十七之二：「釋曰：『此偈說精進種差別種差別有六種：一、增減精進，謂四正勤，二惡法減二善法增故。二、增上精進，謂五根，由於解脫法為增上義故。三、捨障精進，謂五力，由彼障礙不能礙故。四、入真精進，謂七覺分，由見道建立故。五、轉依精進，謂八聖道分，由修道是究竟轉依因故。六、大利精進，謂六波羅蜜，由自利利他故。』」<sup>60</sup>

《大乘莊嚴經論》另將三乘之精進配以上、中、下三品，以「聲聞之精進」為下品，「緣覺之精進」為中品，「菩薩之精進」屬上品；又以「聲聞、緣覺二乘小利之精進」為下覺，「菩薩大利之精進」為上覺。

---

<sup>59</sup>同註 1。

<sup>60</sup>同註 54。

(二)《大智度論》卷十六將「菩薩之精進」分爲「身精進」與「心精進」二種：「身精進」由身力而出，「心精進」由心數而出。如行布施、持戒是爲「身精進」，而修忍辱、禪定、智慧是爲「心精進」；勤修外事爲「身精進」，內自專精爲「心精進」；粗之精進爲「身精進」，細之精進爲「心精進」；爲福德之精進爲「身精進」，爲智慧之精進爲「心精進」等。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毘梨耶波羅蜜義〉第二十七：

精進是心數法，經何以名「身精進」？答曰：精進雖是心數法，從身力出，故名爲「身精進」。如受是心數法，而有五識相應受，是名身受；有意識相應受，是爲心受。精進亦如是，身力勤修，若手布施，口誦法言，若講說法，如是等名爲「身口精進」。復次，行布施、持戒，是爲身精進；忍辱、禪定、智慧，是名心精進。復次，外事勤修，是爲身精進；內自專精，是爲心精進。麤精進名爲身；細精進名爲心。爲福德精進名爲身；爲智慧精進是爲心。若菩薩初發心，乃至得無生忍，於是中間名身精進，生身未捨故；得無生忍，捨肉身得法性身，乃至成佛，是爲心精進。復次，菩薩初發心時，功德未足故，種三福因緣：布施、持戒、善心；漸得福報，以施眾生。眾生未足，更廣修

福，發大悲心：「一切眾生不足於財，多作眾惡，我以少財不能滿足其意；其意不滿，不能懃受教誨；不受道教，不能得脫生、老、病、死。我當作大方便，給足於財，令其充滿。」便入大海，求諸異寶；登山履危，以求妙藥；入深石窟，求諸異物，石汁、珍寶，以給眾生。或作薩陀婆，冒涉嶮道、劫賊、師子、虎、狼、惡獸，為布施眾生故，懃求財寶，不以為難。藥草、呪術，能令銅變為金，如是種種變化，致諸財物，及四方無主物，以給眾生——是為身精進。得五神通，能自變化，作諸美味，或至天上取自然食——如是等，名為心精進。能集財寶以用布施，是為身精進；以是布施之德，得至佛道，是為心精進。生身菩薩行六波羅蜜，是為身精進；法性身菩薩行六波羅蜜，是為心精進（未得法身，心則隨身；已得法身，則心不隨身，身不累心也）。復次，一切法中，皆能成辦，不惜身命，是為身精進；求一切禪定、智慧時，心不懈倦，是為心精進。<sup>61</sup>

(三) 《大方廣十輪經》卷八精進相品舉出「世間」、「出世間」二種精進。失譯：〈精進相品〉第十三：

---

<sup>61</sup>見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毘梨耶波羅蜜義〉第二十七《大智度論》卷十六，《大正藏》第25冊。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精進有二種。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世間精進復有三種。一者修福精進。二者勇猛精進施戒禪定。三者緣於有漏及諸眾生。依於果報福行住處。是名世間精進。則非摩訶薩也。復次菩薩摩訶薩。於一切眾生心常平等。但為除滅煩惱業結而勤精進。於聖無漏無取無捨。亦無依止。無雜穢心。亦無亂想。持戒破戒。精進懈怠。布施慳貪。濁心慈心。如是一切皆悉平等而行精進。不於三界起種種想。於諸眾生若聞言語造業處所。於陰界入無所取想而修精進。不依欲界。不著色界及無色界。不生到不到想而修精進。不著一切行。不依三種福而勤精進。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大莊嚴輪。從初發意離於五欲。名為摩訶薩。亦復堪與聲聞辟支佛作大福田。為諸眾生守護供養。<sup>62</sup>

「世間精進」乃勤修布施、持戒等諸有漏業；「出世間精進」則勤修滅一切煩惱、惑障等諸無漏業。就精進之「功德利益」而論，《大乘莊嚴經論》卷八舉出七種，即：A.「得現法樂住」，B.「得世間法」，C.「得出世間法」，D.「得資財」，E.「得動靜」，F.「得解脫」，G.「得菩提」。無著菩薩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度攝品〉第十七之二：

---

<sup>62</sup>見失譯：〈精進相品〉第十三《大方廣十輪經》卷八，《大正藏》第13冊。

釋曰：「此偈說精進業差別。此業差別有七種。一得現法樂住。二得世間法。三得出世間法。四得資財。五得動靜。動靜者。由是世間不究竟故。六得解脫。解脫者。由斷身見故。七得菩提。菩提者。由大菩提故。」<sup>63</sup>

「精進波羅蜜」，梵語vīrya-pāramitā，又作進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精進度無極，為菩薩精修一切大行，上進不懈，不屈不撓，以利一切有情，修一切善，斷一切惡，能「對治懈怠，生長善法」。<sup>64</sup>

「精進」對修行者而言，非常重要。佛經中對「懈怠」的批評異常嚴厲。「懈怠」，指對斷惡修善的不盡力。「精進」是成就「菩提」，修行「佛道」的必要條件，積極進取，勇往直前才能成功。<sup>65</sup>

康僧會編譯的《六度集經》中認為菩薩行「精進波羅蜜」要勇猛殷勤的精修一切大行，去染轉淨，不懈怠、放逸，利一切有情，修善斷惡。菩薩勤修六種精進(「增減精進」、「增上精進」、「捨障精進」、「入真精進」、「轉依精進」、「大利精進」)，憂愍眾生，喜濟眾難，以達到解脫之力量。吳·康僧會譯：〈精進度無極章〉第四：

精進度無極者，厥則云何？精存道奧，進之無怠，臥坐行步，

<sup>63</sup>同註 54。

<sup>64</sup>同註 1。

<sup>65</sup>同註 14，頁 341。

喘息不替。其目髣髴，恒覩諸佛靈像變化立己前矣；厥耳聽聲，恒聞正真垂誨德音。鼻為道香，口為道言，手供道事，足蹈道堂，不替斯志呼吸之間矣。憂愍眾生長夜沸海，洄流輪轉，毒加無救；菩薩憂之，猶至孝之喪親矣。若夫濟眾生之路，前有湯火之難、刃毒之害，投躬危命，喜濟眾難，志踰六冥之徒獲榮華矣。<sup>66</sup>

相關例子如〈凡人本生〉<sup>67</sup>：

時佛去世，不聞佛法。主人公凡人菩薩精進欲求佛法，鄰居凡夫惡人假意告知菩薩錯誤的修行方法，讓菩薩以針刺所有毛孔。菩薩信以為真，血流若泉，仍歡喜信受。天帝釋睹之為授真正佛道：守好身口意即得無上正等正覺。菩薩歡喜持戒奉行，遂致得佛。從上文可看出全篇故事圍繞「精進」主題，其他四度也包括在內。主人公菩薩行「精進波羅蜜」中的「身精進」，「即布針以刺身，血若流泉，菩薩喜於聞法，得無痛之定」勇猛精進的行持戒波羅蜜諸善法。修習「持戒波羅蜜」中「菩薩戒」，

其人覩之照厥志高，即授之曰：『守口攝意，身無犯惡，除是

<sup>66</sup>同註 31，〈精進度無極章〉。

<sup>67</sup>同註 31，(五十五)〈凡人本生〉。

三行，得賢徑度。是諸如來·無所著·正真尊·最正覺戒真說也。』

菩薩聞戒歡喜稽首，顧視身針霍然不現，顏景弈弈，氣力踰前，天人鬼龍靡不歎懿。志進行高，踵指相尋，遂致得佛，拯濟眾生。

敬奉三寶，「守身口意」，斷一切惡，修一切善，行六波羅蜜求無上菩提。又修「忍辱波羅蜜」中的「安受苦忍」，「答曰：『聞佛則殞，吾欣為之，豈況刺身而生存者乎？』」即布針以刺身，血若流泉，菩薩喜於聞法，得無痛之定」忍受所受眾苦。且習「禪定波羅蜜」中的「三禪」，「菩薩聞戒歡喜稽首，顧視身針霍然不現，顏景弈弈，氣力踰前，天人鬼龍靡不歎懿。志進行高，踵指相尋，遂致得佛，拯濟眾生。」具有行捨、正念、正慧、受樂及正知，欣求更高境界的佛道。亦為「智慧波羅蜜」中的「出世間上上智」，「志進行高，踵指相尋，遂致得佛，拯濟眾生」照了諸法實相，求一切智到達彼岸。

## 五、禪定

「禪」，梵語是Dhyāna，又作禪那、馱衍那、持阿那，意譯為「靜慮（即止他想，繫念專注一境，正審思慮）」、「思惟修習」、「棄惡（捨欲界五蓋等一切諸惡）」、「功德叢林（以禪為因，能生智慧、神通、

四無量等功德)」等。「五蓋」，梵語是pañcāvaranāni。「蓋」，覆蓋之意。「五蓋」是指覆蓋心性，令善法不生的五種煩惱。即：(一)「貪欲蓋」，為執著貪愛五欲(色、聲、香、味、觸)的境界，無有厭足，而蓋覆心性。(二)「瞋恚蓋」，於違情的境界上懷忿怒，亦能蓋覆心性。(三)「昏眠蓋」，指昏沈與睡眠，皆使心性無法積極活動。(四)「掉舉惡作蓋」，指心之躁動，或憂惱已作之事，皆能蓋覆心性。(五)「疑蓋」，於法猶豫而無決斷，因而蓋覆心性。「四無量」，即佛菩薩為了普度無量眾生，令離苦得樂，所應具有的四種精神。即：(一)「慈無量」，指緣無量眾生，思惟令彼等得樂之法，而入「慈等至」。(二)「悲無量」，指緣無量眾生，思惟令離苦之法，而入「悲等至」。(三)「喜無量」，指思惟無量眾生能離苦得樂，於內心深感喜悅，而入「喜等至」。(四)「捨無量」，指思惟無量眾生一切平等，無有怨親之別，而入「捨等至」。<sup>68</sup>「禪」，指心念純一無雜，專注於一個境界，以寂靜詳密的思考，產生智慧或神通的狀態，為大乘、小乘、外道、凡夫所共修，其目的及思惟對象則各異。「定」，梵語是samādhi（三摩地、三昧）之意譯，即令心專注於一對象，而達於不散亂的精神作用，或指其凝然寂靜的狀態。「禪」和「其他諸定」，泛稱為「禪定」，或以禪為一種

---

<sup>68</sup>同註 1。

定，故將修禪沈思稱爲「禪思」。<sup>69</sup>「定」與禪的不同在於：「禪」的活動要有一個觀想對象，有「思維的特點」。「定」則可能有觀想對象，也可能沒有，有「靜心的特徵」。在古印度「禪」和「定」是結合在一起使用的，稱爲「禪定」。<sup>70</sup>佛道修行的綱要爲「戒、定、慧」三學，持戒清淨始可得禪定寂靜，禪定寂靜始能得真智開發。在阿含及部派佛教，將禪以「尋」、「伺」、「喜」、「樂」的有無，分爲「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等四種。「初禪」，指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可對治貪恚害尋、苦、憂、犯戒、散亂等五種修道之障難。「初禪」心能寂靜審慮，感受到離開欲界的惡而生喜、樂，心感喜受，身感樂受，故稱「離生喜樂」。「初禪」仍有「尋」與「伺」之心理活動。「尋」，舊譯「覺」，爲心之粗分別作用；「伺」，舊譯「觀」，爲心之細分別作用。「二禪」具有內等淨、喜、樂、心一境性等四支，可對治初禪之貪、尋伺、苦、掉舉、定下劣性等五種修道之障礙。「二禪」遠離初禪的尋、伺心理活動，於內心信相明淨，故稱「內等淨」；其住於喜與樂的情態，稱爲「定生喜樂」。「三禪」具有行捨、正念、正慧（又作正知）、受樂、心一境性等五支，可對治第二禪定之貪、喜、踊躍、定下劣性等四種修道之障難。「三禪」已離脫二禪之喜樂，住於正念、正知，進一步欣求更高境界的勝法而精進修習，已遠離二禪定之喜

---

<sup>69</sup>同註 1。

<sup>70</sup>同註 14，頁 343。

樂，猶存有自地之妙樂，故稱「離喜妙樂」。「四禪」，又稱色界定，指用以治惑、生諸功德的四種根本禪定，具有捨清淨、念清淨、不苦不樂受、心一境性等四支，可對治出入息、第三禪定之貪、樂、樂作意、定下劣性等五種修道之障難。「四禪」之體為「心一境性」，其用為「能審慮」，特點為已離欲界之感受，而與色界之觀想、感受相應。

「四禪」能攝尋、伺，喜、樂等諸靜慮支，為止（定）與觀（慧）並行者；以其最能審慮，故其義最勝。「四禪」捨三禪之妙樂，故稱為「捨清淨」，唯念修養功德，故稱為「念清淨」，由此得非苦非樂之感受。因「四禪」已脫離八災患（即尋、伺、苦、樂、憂、喜、出息、入息等八種能動亂禪定之災患），故稱第四禪為「不動定」。相對於此，「四禪」以下則稱「有動定」。<sup>71</sup>

「禪定波羅蜜」，梵語dhyāna-pāramitā，又作禪波羅蜜、禪那波羅蜜、禪度無極，即心慮集中，觀想佛教義理，不作別想<sup>72</sup>。修習「禪定波羅蜜」，菩薩可獲得般若實智，或得神通，能「對治亂意，使心安定」。菩薩的「禪定波羅蜜」修相及種別有九種，《菩薩地持經》卷六記載：一、「自性禪」，又作自性靜慮，指靜慮之自性。即將心集中於一對象之心一境性，或由觀心之自性所得之禪。二、「一切禪」，又作一切靜慮，為攝盡自行化他一切法之禪。三、「難禪」，又作難行靜

---

<sup>71</sup>同註 1。

<sup>72</sup>同註 14，頁 342。

慮，難修之禪的意思，爲利益無量之有情，捨去禪定之樂，還生欲界，乃至依止靜慮，證悟無上菩提。四、「一切門禪」，又作一切門靜慮，「門」乃出入的意思，即一切禪定以「四禪(觀有覺禪、喜俱禪、樂俱禪、捨俱禪)」爲門，而自此出與入。五、「善人禪」，又作善士靜慮，不愛著禪定之樂，而與四無量心俱行之禪，爲具有殊勝善根之眾生所修。六「一切行禪」，又作一切種靜慮，攝盡大乘一切行，有「善禪」、「無記化化禪」、「止分禪」、「觀分禪」、「自他利禪」、「正念禪」、「出生神通力功德禪」、「名緣禪」、「義緣禪」、「止相緣禪」、「舉相緣禪」、「捨相緣禪」、「現法樂住第一義禪」等十三種。七、「除煩惱禪」，又作遂求靜慮，指除去眾生種種苦惱之禪。八、「此世他世樂禪」，又作此世他世樂靜慮，爲使眾生得現在、未來一切快樂之禪。九、「清淨淨禪」，又作清淨靜慮。「清淨」指已斷盡一切惑、業，得大菩提果。此又分爲「世間清淨淨不味不染污禪」乃至「煩惱智障斷清淨淨禪」等十種。以上是菩薩修習的殊勝禪，稱「九種大禪」。北涼•曇無讖譯：〈菩薩地持方便處禪品〉第十三：

云何菩薩禪波羅蜜？略說九種：一者「自性禪」，二者「一切禪」，三者「難禪」，四者「一切門禪」，五者「善人禪」，六者「一切行禪」，七者「除惱禪」，八者「此世他世樂禪」，九者「清淨禪」。

云何「自性禪」。於菩薩藏聞思。前行世間出世間善。一心安住。或止分。或觀分。或此二同類。或俱分。是名「自性禪」。云何菩薩「一切禪」。略說二種：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又隨其所應各有三種：一者現法樂住禪，二者出生三昧功德禪，三者利益眾生禪。菩薩禪定離一世妄想，身心止息，第一寂滅自舉心息，捨離味著及一切相，是名現法樂住禪。菩薩禪定出生種種不可思議無量無邊十力種性所攝三昧。彼諸三昧，一切聲聞辟支佛不知其名。況復能起及所出生。二乘解脫。除入一切入無礙慧無諍願智勝妙功德。是名菩薩出生三昧功德禪。利益眾生禪者。有十一種。如前說。菩薩依布施，眾生所作，以義饒益，皆與同事，為除眾苦。如所應說知恩報恩，護諸恐怖，諸難憂苦能為開解，資生不具給施所須。如法畜眾善能隨順，見實功德歡喜讚歎，有過惡者等心析伏，神力恐怖或令歡喜，是名略說「一切禪」，無餘無上。云何菩薩「難禪」。略說三種：菩薩久習勝妙禪定，於諸三昧心得自在，哀愍眾生欲令成熟，捨第一禪樂而生欲界，是名菩薩「第一難禪」。菩薩依禪出生，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深三昧，出過一切聲聞辟支佛上，是名「第二難禪」。菩薩依禪得無上菩提，是名「第三難禪」。云何菩薩「一切門禪」。略說四種：一者有觀有覺禪，二者喜俱禪，三者樂俱禪，四者捨俱禪。云何菩薩「善人禪」。略說五種：一者不味著，二者慈

心俱，三者悲心俱，四者喜心俱，五者捨心俱。云何菩薩「一切行禪」。謂六種七種，略說十三種：善禪、無記化化禪、止分觀分禪、自他利禪、正念禪、出生神通力功德禪、名緣、義緣、止相緣、舉相緣、捨相緣、現法樂住第一義禪，是名十三種菩薩一切行禪。云何菩薩「除惱禪」。略說八種：一者菩薩入定，除諸苦患毒害霜雹熱病鬼病，是名呪術所依禪。二者菩薩入定能除四大(謂物質由地、水、火、風等四大要素所構成)所起眾病，是名除惱禪。三者菩薩入定興致甘雨，能消災旱救諸飢饉，是名雲雨禪。四者菩薩入定，濟諸恐難一切水陸人非人怖，是名等度禪。五者菩薩入定能以飲食饒益曠野飢渴眾生，是名饒益禪。六者菩薩入定，能以財物調伏眾生，是名調伏禪。七者菩薩入定覺諸迷醉，迷十方者等開覺之，是名開覺禪。八者菩薩入定眾生所作悉令成就，是名等作禪。云何菩薩「此世他世樂禪」。略說九種：一者神足變現調伏眾生禪，二者隨說示現調伏眾生禪，三者教誡變現調伏眾生禪，四者為惡眾生示惡趣禪，五者失辯眾生以辯饒益禪，六者失念眾生以念饒益禪，七者造不顛倒論微妙讚頌摩得勒伽為令正法久住世禪，八者世間技術義饒益攝取眾生，所謂書數算計資生方法，如是等種種眾具禪，九者暫息惡趣放光明禪。云何菩薩「清淨禪」。略說十種：一者世間清淨淨，不味不染污禪。二者出世間清淨淨禪。三者方便清淨淨禪。

四者得根本清淨淨禪。五者根本上勝進清淨淨禪。六者入住起力清淨淨禪。七者捨復入力清淨淨禪。八者神通所作力清淨淨禪。九者離一切見清淨淨禪。十者煩惱障智障斷清淨淨禪。如是菩薩無量禪得大菩提果。菩薩依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sup>73</sup>

康僧會編譯的《六度集經》特別詳細的介紹菩薩如何修習「禪定波羅蜜」，認為菩薩行「禪定波羅蜜」，可將心念專一，觀想佛教義理，不作別想，依「禪定」的修習，達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境界，獲得般若實智或得神通後，再度脫眾生。「初禪」由五根(眼、耳、鼻、舌、身)的增長，觀照色、身、香、味、觸的修行，以達到解脫之力量，感受到離開欲界的惡而生喜、樂。「二禪」具有內等淨、喜、樂、心一境性等四支，於內心信相明淨，住於喜與樂的情態，十惡煙絕，外無因緣來入心。「三禪」具有行捨、正念、正慧、受樂、心一境性等五支，離脫二禪之喜樂，住於正念、正知，進一步欣求更高境界的勝法而精進修習，已遠離二禪定之喜樂，猶存有自地之妙樂，外事善惡寂滅不入。「四禪」具有捨清淨、念清淨、不苦不樂受、心一境性等四支，心一境性能審慮，離欲界之感受，而與色界之觀想、感受相應，止（定）與觀（慧）並行，善惡皆棄，心不念

---

<sup>73</sup>見北涼·曇無讖譯：〈菩薩地持方便處禪品〉第十三《菩薩地持經》卷六，《大正藏》第30冊。

善亦不存惡，心中明淨如琉璃珠。吳·康僧會譯：〈禪度無極章〉第五：

禪度無極者云何？端其心，壹其意，合會眾善，內著心中，意諸穢惡，以善消之。凡有四禪：一禪之行，去所貪愛五妖邪事，眼觀華色心為淫狂，去耳聲、鼻香、口味、身好，道行之志必當遠彼。又有五蓋：貪財蓋、恚怒蓋、睡眠蓋、淫樂蓋、悔疑蓋。有道無道，有佛無佛，有經無經，心意識念，清淨無垢，心明觀真得無不知，天龍鬼妖所不能惑。猶人有十怨脫身離之，獨處山間眾所不知、無所復畏，人遠情慾，內淨心寂，斯謂一禪。心獲一禪進向二禪，第二之禪，如人避怨，雖處深山懼怨尋之，逾自深藏，行家雖遠十情慾怨，猶恐慾賊來壞道志，得第二禪，情慾稍遠不能污己。第一之禪，善惡諍已，以善消惡，惡退善進。第二之禪，喜心寂止，不復以善住消彼惡也。喜善二意，悉自消滅，十惡煙絕，外無因緣來入心者。譬如高山其頂有泉，無流入者，亦非龍雨水自內出，水淨泉滿，善內心出，惡不復由耳目鼻口入，御心如是，便向三禪。第三之禪，守意牢固，善惡不入，心安如須彌，諸善不出。外事善惡寂滅不入，心猶蓮華根莖在水，華合未發為水所覆。三禪之行，其淨猶華，去離眾惡身意俱安。御心如是，便向四禪。善惡皆棄，心不念善亦不存惡，心中明淨猶琉璃珠，

又如王女淨自沐浴，名香塗身，內外衣新，鮮明上服，表裏香淨，菩薩心端獲彼四禪。群邪眾垢無能蔽其心，猶若淨繪在作何色。又如陶家埏埴為器，泥無沙礫在作何器。又猶鍛師熟煉名金，百奇千巧從心所欲。菩薩心淨得彼四禪，在意所由，輕舉騰飛，履水而行，分身散體，變化萬端，出入無間存亡自由。摸日月，動天地，洞視徹聽靡不聞見，心淨觀明得一切智，未有天地眾生所更，十方現在眾心所念，未萌之事，眾生魂靈為天為人，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福盡受罪，殃訖受福，無遠不知。夫得四禪，欲得溝港、頻來、不還、應儀，各佛如來·至真平等正覺、無上之明，求之即得。猶若萬物皆因地生，自五通智至于世尊，皆四禪成，猶眾生所作非地不立。眾祐又曰：『群生處世，正使天帝仙聖巧黠之智，不覩斯經，不獲四棄之定者，猶為愚矇也。』既有智慧，而復一心即近度世。此為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sup>74</sup>

又印順法師於《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提到：《六度集經》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重視悲行，而不重禪定，故以禪定章數不多。<sup>75</sup>

相關例子如〈太子得禪〉<sup>76</sup>：

---

<sup>74</sup>同註 31，〈禪度無極章〉。

<sup>75</sup>同註 45，頁 560-561。

<sup>76</sup>同註 31，〈比丘得禪〉。

主人公太子出遊觀老病死而得禪定的過程。從上文可看出全篇故事圍繞「禪定」主題。主人公菩薩行「禪定波羅蜜」中的「初禪」，「對曰：『自古有老，無聖免茲。』太子曰：『吾謂尊榮與凡有異，而俱不免，榮何益己？』還宮存之，一心得禪。」、「對曰：『有身即病，無免斯患。』太子曰：『吾不免患，後必如之。』還宮存之，一心入禪。」、「『命終神遷，形骸分散，長與親離，痛夫難處。』太子曰：『吾亦然乎？』對曰：『上聖之純德，無免斯患。』迴車還宮，一心入禪。」、「後復出遊，之王田廬，坐樹下。觀耕犁者，反土蟲出，或傷或死，鳥追食之。心中愴然，長歎曰：『咄眾生擾擾，痛焉難處。』念之悵如，一心入禪。」由觀察老病死而體悟到人生無常，離生喜樂。

## 六、智慧

「智」，梵語是jñāna，音譯為若那、闍那，又作「智慧」，能夠斷定一切事物的是非、正邪，而有所取捨者，後來轉指斷除煩惱的精神作用而言。「慧」，梵語是prajñā，音譯般若，指推理、判斷事理的精神作用，通於「善」、「不善」、「無記」三性。「智」包攝於「慧」

的作用中，一般多將「智」與「慧」視為同義，或合稱為「智慧」。

大、小二乘共通的修道要行「戒」、「定」、「慧」三學，「戒」能使身、口、意三業清淨，而使三昧的「定」現前，由「定」則可發得「無漏聖智」之「慧」，故以「智」為究竟。「慧」有「有漏慧」與「無漏慧」兩種。「有漏慧」與煩惱法有密切不可脫離且相互影響之關係，屬於「智」之性質。「無漏慧」又稱「聖慧」，分為「聞、思、修」三慧。「聞慧」是由聞法而來的慧，「思慧」是由思考而來的慧，「修慧」是由修行而來的慧，再加上與生俱來的「生得慧」，合稱「四慧」。「菩薩的階段」可分六種智慧，即「聞、思、修三慧」與「無相慧」（已證悟空無自性）、「照寂慧」（以中道的慧觀照見中道之理）、「寂照慧」（寂照不二，定慧平等）。六種智慧依次與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指佛，是菩薩修行至極位之稱）、「妙覺（指覺行圓滿之究竟佛果，為究極理想境地之表現，能斷盡一切煩惱，智慧圓妙，覺悟涅槃之理）」等六位配合。「十住」，又作十地住、十法住、十解，為菩薩修行五十二階位中的第十一至第二十階位，屬於「住位」。「十行」為菩薩修行之五十二階位中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位所修的十種利他行。「十迴向」是菩薩修行五十二階位中，第三十一位至第四十位。「迴向」，是以大悲心救護一切眾生。「十地」為菩薩所具者，所謂佛地在此非指佛果，乃指菩薩如佛修十八不共法（不共通於聲聞、緣覺，唯

佛與菩薩特有之十八種功德法)。修六度之行，以「般若波羅蜜」的「智」為究竟，佛果所得之菩提、涅槃中，菩提是指究竟之「智」，涅槃為其所證之「理」。<sup>77</sup>元魏·菩提留支譯：〈佛心品〉第四：

復次，大慧！我今為汝說智識相，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善知彼智識之相如實修行智識相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有三種智。何等為三？一者、世間智；二者、出世間智；三者、出世間上上智。大慧！識者生滅相，智者不生滅相。復次，大慧！識者墮於有相無相，墮彼有無種種相因。大慧！智相者遠離有相無相有無因相，名為智相。復次，大慧！集諸法者名為識相，不集諸法名為智相。大慧！智有三種。何等為三？一者、觀察自相同相；二者、觀察生相滅相；三者、觀察不生不滅相。大慧！何者世間智？諸外道凡夫人等，執著一切諸法有無，是名世間智相。大慧！何者出世間智？謂諸一切聲聞緣覺虛妄分別自相同相，是名出世間智。大慧！何者出世間上上智？謂佛如來菩薩摩訶薩，觀察一切諸法寂靜不生不滅，得如來地無我證法，離彼有無朋黨二見。復次，大慧！所言智者無障礙相，識者識彼諸境界相。復次，大慧！識者和合起作所作名為識相，無礙法相應名為智相。復次，大慧！無所得相名之為智，以自內身證得聖智修

---

<sup>77</sup>同註 1。

行境界故，出入諸法如水中月，是名智相。<sup>78</sup>

大乘經典中，《入楞伽經》舉「智」分：「世間智」、「出世間智」、「出世間上上智」三種。「世間智」指外道凡夫執著一切諸法的有無；「出世間智」是聲聞、緣覺等虛妄分別自相、同相；「出世間上上智」爲佛、菩薩觀察一切諸法不生不滅，離有無二見。大乘唯識宗又立「四智」，指至佛果時，有漏心轉回八識所得之「四種無漏智」。即：一、「大圓鏡智」，指轉有漏第八阿賴耶識所得之無漏智，其變現如大圓鏡之如實映現萬物，如金剛之堅固，有碎物之力，任何頑迷煩惱均可破之，密教稱爲「金剛智」。二、「平等性智」，指轉有漏第七末那識所得之無漏智，可悟人我彼此平等，與大慈悲相應。三、「妙觀察智」，指轉有漏第六意識所得之無漏智，觀察一切對境無滯礙，而能自在說法，斷諸疑惑之智。四、「成所作智」，指轉有漏前五識所得之無漏智，爲利益眾生，而示現種種變化之妙業動作，成就本願力所應作之事。

79

「智慧波羅蜜」，梵語是prajñā-pāramitā，又作慧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明度無極，以「緣起性空」的理論去觀察、認識一切現象的特殊觀點和方法，修行者通過修習「智慧」，可通達「諸法體性本空」，

---

<sup>78</sup>見元魏·菩提留支譯：〈佛心品〉第四《入楞伽經》卷五，《大正藏》第16冊。

<sup>79</sup>同註1。

斷除煩惱證得真性，根據眾生根器不同，採取各種「方便度脫」眾生的方式，來教化眾生<sup>80</sup>，能「對治愚癡，開真實智慧，把握生命之真諦」，是六度中最受重視的。<sup>81</sup>大乘佛教認為，如果不用「智慧」去觀照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和禪定等法門，只能獲得「人天福報」，而不能出離生死，到達彼岸。<sup>82</sup>「智慧波羅蜜」是指照了諸法實相，窮盡一切智慧的邊際，度生死此岸至涅槃彼岸的菩薩大慧，為六波羅蜜的根本，一切善法的淵源，故又稱「諸佛之母」。「般若」即「慧」，聲聞、緣覺雖有所得，然只求速趣涅槃，不窮智之邊際，故不能得般若波羅蜜；唯菩薩求一切智，遂以到達彼岸。「智慧波羅蜜」於成佛時轉為一切種智，故般若波羅蜜不屬於佛，唯屬於「菩薩」。<sup>83</sup>菩薩修行「智慧波羅蜜」，可攝護諸根，不取著、放逸，於夢中不忘菩提心，教化眾生修行佛道，通達一切法，名為「正法」。<sup>84</sup>智慧波羅蜜於「空」的智慧主張無執著之行。「空」的思想是指「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存在者的本性是空，表示「法無自性」，為「無自性之智」，是「空智」。<sup>85</sup>康僧會編譯的《六度集經》中，沒有「小序」介紹菩薩如何修習「智慧波羅蜜」，而直接以故事進行鋪陳。印順法師

---

<sup>80</sup>同註 14，頁 343-345。

<sup>81</sup>同註 1。

<sup>82</sup>同註 14，頁 344。

<sup>83</sup>同註 1。

<sup>84</sup>同註 2，頁 212-213。

<sup>85</sup>同註 6，頁 70-71。

認為沒有「小序」的原因，在於菩薩的般若是不取著一切(也不捨一切)的勝義慧。<sup>86</sup>相關例子如〈須羅太子本生〉<sup>87</sup>：

〈須羅太子本生〉故事先敘述尼呵遍國的國王前生是童儒，喜欲升天，問於耆艾與梵志，都告知其錯誤的修行方法。主人公皇孫須羅太子精進求佛，行六度高行，當上異國王後聽聞國王誤信愚行，出面責難梵志，告知佛法，得正知正見而行菩薩道。須羅太子的妃子因眾臣迷茫欲殺而飛回娘家，須羅太子爲了尋回妃子，踏上旅程。須羅太子迎回妃子回國後大行布施，尊奉佛道，八方歸慕其國，死後上升天上。從上文可看出全篇故事圍繞「智慧」主題，其他六度也包括在內。主人公須羅太子菩薩行「智慧波羅蜜」中的財施、法施，

夫殺者害眾生之命，害眾生之命者，逆惡之元首，其禍無際，魂靈轉化，更相慊怨，刃毒相殘，世世無休，死入太山，燒煮脯割，諸毒備畢，出或作畜生，死輒更刃；若後為人，有戮尸之咎者，殘殺之所由也。豈有行虐而昇天者乎？

孫即為祖王，陳無上正真·最正覺至誠之信言：『夫欲昇天者，當歸命三尊，覺四非常，都絕慳貪、殖志清淨，損己濟眾，潤逮眾生，斯一也。慈愍生命，恕己濟彼，志恒止足，非有不取，守貞不泆，信

---

<sup>86</sup>同註 45，頁 1227。

<sup>87</sup>同註 31，(八十三) 〈須羅太子本生〉。

而不欺，酒為亂毒，孝道枯朽，遵奉十德，導親以正，斯二矣。忍眾  
生辱，悲傷狂醉，毒來哀往，濟而不害，喻以三尊，解即助喜，慈育  
等護，恩齊二儀，斯三矣。銳志精進，仰登高行，斯四矣。棄邪除垢，  
志寂若空，斯五矣。博學無蓋，求一切智，斯六矣。懷斯弘德終始無  
尤，索為三界法王可得，昇天何難？若違佛慈教，崇彼凶酷，殘眾生  
命，姪樂邪祀，生即天棄，死入三塗，更相彫戮，受禍無窮。以斯元  
惡，庶望昇天，譬違王命者冀獲高位也。」王曰：『善哉！信矣！』  
開獄大赦，却絕諸妖，即舉國寶命孫興德。皇孫獲寶都料窮民，布施  
七日無乏不足。

開士覩親，虔辭備悉，祖王喜而禪位焉。天女鬼龍靡不稱善。  
大赦眾罪，空國布施，四表黎庶，下逮眾生，濟其窮乏，從心所欲。  
錢財贈與別人，亦向梵志、祖王(尼呵遍國國王)說真實佛法。又修「持  
戒波羅蜜」中「菩薩戒」的「三聚淨戒」，「布施之後，勸民持戒，率  
土感潤，靡不遵承」捨斷一切諸惡，修身口意之善，並以慈心利益一  
切眾生，求無上菩提。且習「忍辱波羅蜜」中的「耐怨害忍」，「父聞  
妃去，遣子返國，不覩其妃，悵然流淚。護宮神曰：『爾無悼焉，吾  
示爾路。妃在第七山，疾尋可及。』皇孫聞之，即服珠衣，帶劍執弓，  
衣光耀四十里。」其妃子受眾臣逼離開也不怨恨。並行「精進波羅蜜」

中的「身精進」與「心精進」，勇猛精進的行六波羅蜜諸善法。也為「禪定波羅蜜」中的「三禪」，「開士覩親，虔辭備悉，祖王喜而禪位焉。天女鬼龍靡不稱善。大赦眾罪，空國布施，四表黎庶，下逮眾生，濟其窮乏，從心所欲。眾生踊躍靡不咨嗟，歎佛仁化潤過天地，八方慕澤入國，若幼孩之依慈母，祖王壽終即生天上。」具有行捨、正念、正慧、受樂及正知，欣求更高境界的佛道。亦為「智慧波羅蜜」中的「出世間上上智」，

王之元子名難羅尸，為異國王，厥太子名須羅，先內慈仁，和明照大，初見世眾生未然之事，無窈不覩，無微不達，六度高行不釋于心，自誓求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法御·天人師·善逝·世間，逮於本無。

照了諸法實相，求一切智到達彼岸。

## 第四章 《六度集經》菩薩行故事的敘事視角

「敘事學」<sup>1</sup>（法文narratologie）一詞，源於1969年，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十日談〉語法（Grammaire du Décaméron）》書中提出：「……這部著作屬於一門尚未存在的科學，我們暫且將這門科學取名為『敘述學』，即關於敘事作品的科學」。<sup>2</sup>「敘事學」，又稱「敘述學」，是對「敘事文」內在形式的科學研究，它涵蓋了「敘述」和「故事」兩大方面，突出了「敘事」的性質。<sup>3</sup>「敘事」是敘述事情，即將事情的前後經過，記載下來。胡亞敏於《敘事學·導論》運用比較的方法給「敘事文」下定義：「『敘事文』的特徵是敘述者按一定敘述方式結構起來傳達給讀者(或聽眾)的一系列事件。」<sup>4</sup>「敘事學」採用推演鋪陳的演繹法來研究敘事文，研究面相可分成三大方面：一為「敘述方式」，指敘事文表達的形式，即構成話語的敘述方式和技巧。<sup>5</sup>二為「敘事結構」，指敘事文內容的形式，即故事的構

---

<sup>1</sup>本論文採胡亞敏《敘事學》、羅剛《敘事學導論》和浦安迪《中國敘事學》的「敘事學」說法。

<sup>2</sup>參托多羅夫（T.TODOROV）著：《〈十日談〉語法》（Grammaire du Décaméron），海牙穆通出版社，1969，頁10。錄自張寅德編選：《敘述學研究·編選者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1-2。

<sup>3</sup>參胡亞敏著：《敘事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8年12月〔2004年12月〕，頁1-2。（原胡亞敏著：《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4年1月。）

<sup>4</sup>同註3，頁11。

<sup>5</sup>同註3，頁18。

成因素和構成形態。<sup>6</sup>三為「敘事學的閱讀」，指敘事文形式與意義的關係，即敘事文內的敘述模式和結構模式。<sup>7</sup>佛經翻譯成漢文，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體現了「敘事結構」特質。

「敘述者」，即講故事的人，又分為「異敘述者」與「同敘述者」。「異敘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他敘述的是別人的故事。<sup>8</sup>「同敘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他敘述自己的或與自己有關的故事。<sup>9</sup>「人物」，即故事中的人。「視角」是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即敘述者或人物從什麼角度觀察故事。<sup>10</sup>

## 第一節 敘事視角的性質

### 一、視角與聲音

「視角」研究「誰看」的問題，即誰在觀察故事。「聲音」研究「誰說」的問題，指敘述者傳達給讀者的語言。視角與聲音的對象可能為人物或敘述者，也有可能都為敘述者。視角與聲音互相依存，互相限制。從視角方面來看，作為無聲的視角，必須依靠聲音來表現，

---

<sup>6</sup>同註 3，頁 118。

<sup>7</sup>同註 3，頁 187。

<sup>8</sup>同註 3，頁 41。

<sup>9</sup>同註 8。

<sup>10</sup>同註 3，頁 19。

只有通過敘述者的話語(聲音)，讀者才能得知敘述者或人物的觀察和感受(視角)。從聲音方面來看，聲音則受制於視角。首先，聲音在傳達不同人物的感覺時會染上不同的詞匯色彩，具有不同的文體風格。其次，視角規定了聲音該敘述什麼，不該敘述什麼，當視角沒有落在某一人物身上，聲音就無法表現這一人物的感覺。這種區別和依存，造成人物與敘述者之間的距離，構成敘述的層次或空白，促使語言的含混和豐富的作用，可從中窺視敘事藝術的精妙與形式。<sup>11</sup>

## 二、視角的承擔者與構成

「視角的承擔者」是作品中感知焦點的位置，即「由誰感知」。「視角的承擔者」有兩種類型：一是「敘述者」，故事由他觀察也由他講述。二是「故事中的人物」，包括第一人稱敘事文中的人物兼敘述者「我」，也包括第三人稱敘事文中的各類人物。「視角的構成」主要由「感知性視角」和「認知性視角」兩大部分構成。「感知性視角」指信息由人物或敘述者的眼、耳、鼻等感覺器官感知，是最普通的視角形式。「認知性視角」指人物和敘述者的各種意識活動，包括推測、回憶以及對人對事的態度和看法，屬於知覺活動。<sup>12</sup>

---

<sup>11</sup>同註 3，頁 20-23。

<sup>12</sup>同註 3，頁 23-24。

### 三、視角的基本類型

根據敘事文中視野的限制程度，將視角分為三大類型：「非聚焦型」、「內聚焦型」和「外聚焦型」。現分述如下：

#### (一)非聚焦型

「非聚焦」又稱「零度聚焦」，是一種傳統的、無所不知的視角類型，敘述者或人物可以任意從一個位置移向另一個位置。「非聚焦型視角」可以時而俯瞰紛繁複雜的群體生活，時而窺視各類人物隱密的意識活動。它彷彿像一個高高在上的上帝，控制著人類的活動，又稱為「上帝的眼睛」。「非聚焦型視角」擅長作全景式的鳥瞰，可描述那些規模龐大、線索複雜、人物眾多的史詩性作品。「觀察者」猶如一位先知，對故事的結局、人物的命運或內心世界瞭若指掌，但有時也會限制自己的觀察範圍，留下懸念和空白。<sup>13</sup>

#### (二) 內聚焦型

「內聚焦型視角」是每件事都按照一個或幾個人物的感受和意識來呈現。它完全憑藉一個或幾個人物(主人公或見證人)的感官去看、

---

<sup>13</sup>同註 3，頁 25-27。

去聽，只轉述這個人物從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產生的內心活動，對其他人物則像旁觀者那樣，任憑接觸去猜度和臆測其思想感情。它在閱讀中縮短了人物與讀者的距離，使讀者獲得一種親切感，能充分敞開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人物的內心衝突和漫無邊際的思緒。它也可以出現在第三人稱敘事文中，「敘述者」以第三人稱的口吻講故事，採用故事中某個人物的視角，將這一特定的視野範圍貫穿於作品的始終。有些作品會運用內聚焦的限定功能，有意造成死角或空白以獲得某種意蘊，或引起讀者的好奇心。「內聚焦型視角」根據焦點的穩定程度，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固定內聚焦型」，即被敘述的事件通過單一人物的意識現出，視角自始自終都來自一個人物。二是「不定內聚焦型」，即採用幾個人物的視角來呈現不同事件，它在某一特定範圍內必須限定在單一人物上。三是「多重內聚焦型」，即同樣的事件被敘述多次，每次根據不同人物各自的位置現出，讓不同人物從各自的角度觀察同一事件，以產生互相補充或衝突的敘述。<sup>14</sup>

### (三) 外聚焦型

在「外聚焦型視角」中，敘述者從外部呈現每一件事情，只提供人物的行動、外表及客觀環境，而不告訴人物的動機、思維和情感。

---

<sup>14</sup>同註3，頁27-31。

它讓「觀察者」置身於人物之外，可以審視人物的相貌、裝束、表情或動作，紀錄人們的談話，不能一下子準確的把握每個人物的身份，排斥了提供人物內心活動的信息，人物往往顯得神秘、朦朧或不可接近，敘述者對所發生的事件作冷眼觀，形成一種零敘述風格。<sup>15</sup>

#### 四、視角的變異

「視角的變異」是對某種準則的違反，主要指以某種聚焦類型為主導的情況下，其他類型的滲入，可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減少信息」，又稱「省敘」，指從已採納的視角類型中扣留一些信息，敘述者或人物知道而故意向讀者隱瞞。「減少信息」表現在「非聚焦型視角」類型上，可能從敘述者原本的全知全能，到事也逐漸縮小，最後僅落在一人身上。「減少信息」表現在「內聚焦型視角」類型上，可能有意迴避主人公的內心活動，造成主人公性格的某種不透明性，接近「外聚焦型視角」的觀察方式。二是「增加信息」，又稱「擴敘」，指敘述者或人物突破單一聚焦方式，進入更廣闊的視野，向讀者提供超過敘述者或人物在某一聚焦位置上所了解的信息。「增加信息」表現在「內聚焦型視角」類型上，可能插入敘述者的議論，或描寫人物不可能看到的景象，或披露另一人物的思想。「增加信息」表現在「外聚焦型

---

<sup>15</sup>同註 3，頁 32-34。

視角」類型上，可能在敘述中解釋事件的真相或闖入人物的意識。<sup>16</sup>

## 第二節 《六度集經》菩薩行敘事的視角與聲音

《六度集經》菩薩行敘事的「視角與聲音」相關例子如

〈菩薩本生〉<sup>17</sup>：

此篇故事「視角的性質」為布施主題。其「視角的對象」屬於「未知的異敘述者」，

昔者菩薩，其心通真，觀世無常，榮命難保，盡財布施。天帝釋觀菩薩慈育群生布施濟眾，功勳巍巍，德重十方，懼奪己位，因化為地獄，現于其前曰…既悔過畢，稽首而退。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敘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也沒有告訴讀者他是誰，視角的對象處於隱性層面，讀者沒辦法獲知確切對象。聲音的對象有「未知的異敘述者」（講故事的人）、故事中的人物（菩薩、天帝釋與罪人）。「未知的異敘述者」為講故事的靈魂人物，包括所有旁白的部分，他像是上帝

---

<sup>16</sup>同註 3，頁 34-36。

<sup>17</sup>見吳·康僧會譯：〈菩薩本生〉（一）《六度集經》卷一，《大正藏》第 3 冊。

的眼睛，知道一切事物的一舉一動，最後爲此篇故事下一標語「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菩薩」發聲的部分有：「『豈有施德而入太山地獄者乎？』」、「爾以何緣處地獄乎？」、「仁惠獲殃，受施者如之乎？」、「吾之拯濟，唯爲眾生；假如子云，誠吾願矣。慈惠受罪，吾必爲之。危己濟眾，菩薩上志也。」和「『吾欲求佛，擢濟眾生，令得泥洹不復生死。』」等。「天帝釋」發聲的部分有：「『布施濟眾，命終魂靈入于太山地獄，燒煮萬毒。爲施受害也，爾惠爲乎？』」、「爾其不信，可問辜者。」、「受患者，命終昇天。」、「爾何志願，尚斯高行？」和「『實無布施慈濟眾生，遠福受禍入太山獄者也。子德動乾坤，懼奪吾位，故示地獄以惑子志耳。愚欺聖人，原其重尤。』」等。「罪人」發聲的部分有：「吾昔處世，空家濟窮，拯拔眾厄，今受重辜處太山獄。」。此篇菩薩發聲部分有五句話，天帝釋發聲部分也有五句話，罪人發聲部分只有一句話。此處聲音的對象以菩薩和天帝釋爲主，「未知的異敘述者」和「罪人」爲輔，來述說菩薩行布施波羅蜜的情形。此爲規律一：「視角的對象多爲『異敘述者(未知)』，聲音的對象多有『異敘述者與人物』。」的類型。

茲將《六度集經》<sup>18</sup>八十八章菩薩行故事的「視角與聲音」分析如下表。自下表可統計、分析和比較出「視角與聲音」在《六度集經》

<sup>18</sup>見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一~八，《大正藏》第3冊。

<sup>19</sup>八十八章菩薩行故事中的一些規律：其一，視角的對象多為「異敘述者(未知)」，聲音的對象多有「異敘述者與人物」。此類型共有七十四章，是為數最多的。其二，視角的對象是「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及人物。此類型共有八章，依次為：第十五章〈和默王本生〉、第三十八章〈太子墓魄經〉、第三十九章〈彌蘭經〉、第六十四章〈佛說蜜蜂王經〉、第八十三章〈須羅太子本生〉、第八十八章〈阿離念彌經〉、第八十九章〈鏡面王經〉和第九十一章〈梵摩皇經〉等。其三，視角的對象是「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及人物)」。此類型共有三章，依次為：第三十三章〈貧人商人本生〉、第三十四章〈貧道士本生〉和第三十五章〈童子本生〉等。其四，視角的對象是「異敘述者(未知)」，兩位同敘述者(某人和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異敘述者(未知)」，兩位同敘述者(某人和釋迦牟尼佛)。」及人物。此類型共有二章，依次為：第八十章〈佛得禪〉和第八十一章〈常悲菩薩本生〉等。其五，視角的對象是「兩位同敘述者(阿難、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兩位同敘述者(阿難、釋迦牟尼佛)」及人物。此類型只有一章，為第八十七章〈摩調王經〉。從這五種規律可以看出《六度集經》敘事視角的多樣性。

---

<sup>19</sup>同註 18。

篇目與分類	視角的對象	聲音的對象
(一) (布施) 菩薩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菩薩、天帝釋、罪人)」。
(二) (布施) 薩波達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天帝釋化爲鷹、邊王〔四天王、太子或侍者之一〕化爲鴿、薩波達王菩薩)」。
(三) (布施) 貧人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諸商人、貧人菩薩〔鱸魚之王菩薩〕〔王太子菩薩〕〔釋迦牟尼佛〕、天神、諸各佛五百人)」。
(四) (布施) 菩薩本生 (菩薩以身飼虎)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逝心菩薩)」。
(五) (布施) 乾夷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逝心〔調達〕、乾夷王菩薩〔釋迦牟尼佛〕)」。
(六) (布施) 國王本生	「異敘述者(佛)」	「異敘述者(佛)，人物(大國王菩薩〔釋迦牟尼佛〕、天帝釋化爲老梵志/梵志〔調達〕、五通道士〔山中梵志〕)」。

		〔舍利佛〕、質家女、空中有聲〕」。
(七)(布施) 國王本生 (國王信佛因緣)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國相〔阿難〕、大國王菩薩〔釋迦牟尼佛〕、理家〔鷲鷲子〕)」。
(八)(布施) 仙嘆理家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大理家仙嘆菩薩〔釋迦牟尼佛〕、數乘車重病者、諸商人、王)」。
(九)(布施) 普施商主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普施菩薩〔釋迦牟尼佛〕、普施九親、普施父母〔白淨王與舍妙〕、豪姓、銀城天神〔銀城天王〕〔阿難〕、黃金城天人〔目連〕、琉璃城天人〔舍利弗〕、海諸龍神、海神(化爲凡人)、天人遍淨)」。
(十)(布施) 長壽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貪王〔調達〕、貪王群臣、長壽王菩薩〔釋迦牟尼佛〕、長壽王群臣、長壽王太子長生〔阿難〕、遠國梵志)」。

<p>(十一) (布施)</p> <p>波耶王經</p> <p>(波耶王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鄰國王〔目連〕、鄰國王臣妾、波耶王〔釋迦牟尼佛〕、梵志)」。</p>
<p>(十二) (布施)</p> <p>波羅捺國王經</p> <p>(迦蘭王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迦蘭王道士〔釋迦牟尼佛〕、迦蘭王妻〔懷杼女子〕、罪人〔調達〕、波羅捺國人、迦蘭王臣、迦蘭王執法大臣、迦蘭王群臣)」。</p>
<p>(十三) (布施)</p> <p>薩和檀王經</p> <p>(薩和檀王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薩和檀王〔釋迦牟尼佛〕、文殊師利化年少婆羅門(逝心)、薩和檀王妻〔俱夷〕、大家夫人)」。</p>
<p>(十四) (布施)</p> <p>須大拏經</p> <p>(須大拏太子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怨國諸王、梵志八人、須大拏太子〔釋迦牟尼佛〕、葉波國王相國百揆、葉波國王使者、須大拏太子妻曼坻〔俱夷〕、須大拏太子母、須大拏太子兒子耶利〔羅云〕、須大拏太子女兒罽拏延</p>

		〔羅漢朱遲母〕、鳩留縣老貧梵志 〔調達〕、年少遮婁、鳩留縣老貧梵志妻〔調達妻旃遮〕、葉波國王濕隨 〔薩闍〕〔阿難〕、獵士〔射獵者〕〔優陀耶〕、天帝釋化梵志〔彌勒〕〕。
(十五) (布施) 和默王本生	「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	「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人物(和默王〔釋迦牟尼佛〕、盜者、人民)」。
(十六) (布施) 佛說四姓經	「異敘述者(阿難)」	「異敘述者(阿難)，人物(諸沙門、釋迦牟尼佛〔眾佑〕、四姓)」。
(十七) (布施) 維藍梵志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釋迦牟尼佛〔維藍梵志〕)」。
(十八) (布施) 鹿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鹿王菩薩〔釋迦牟尼佛〕、國人、國王〔舍利弗〕、應行身重胎者、其次應行者)」。
(十九) (布施) 鵠鳥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鵠鳥三子〔舍利弗、目連和阿難〕、天神、釋迦牟尼佛〔鵠鳥菩薩〕)」。

<p>(二十) (布施)</p> <p>孔雀王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 」</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國王夫人〔調達妻〕、孔雀王菩薩〔釋迦牟尼佛〕、獵士〔調達〕、國王〔舍利弗〕)。」。</p>
<p>(二十一) (布施)</p> <p>兔王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 」</p>	<p>「異敘述者(未知), 人物(狐〔阿難〕、獺〔目連〕、獼猴〔鷲鷲子〕、兔〔釋迦牟尼佛〕)。」。</p>
<p>(二十二) (布施)</p> <p>理家本生</p> <p>(金鼠的故事)</p>	<p>「異敘述者(未知) 」</p>	<p>「異敘述者(未知), 人物(大理家菩薩〔釋迦牟尼佛〕、大理家友子〔彼蕩子〕〔調達〕、乞兒〔以鼠致富者〕〔槃特比丘〕)。」。</p>
<p>(二十三) (布施)</p> <p>國王本生</p> <p>(百子的故事)</p>	<p>「異敘述者(未知) 」</p>	<p>「異敘述者(未知), 人物(理家賃獨母〔梵志與母鹿所生之鹿女〕〔國王夫人〕〔舍妙〕、火主、國王的工相師、國王〔父王〕〔白淨王〕、鹿女百子〔釋迦牟尼佛是留為王者〕)。」。</p>
<p>(二十四) (布施)</p> <p>梵志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 」</p>	<p>「異敘述者(未知), 人物(梵志菩薩〔釋迦牟尼佛〕、童子〔錠光佛〕、天人龍鬼、時世佛)。」。</p>

<p>(二十五) (布施)</p> <p>理家本生</p> <p>(財主和鱉的故事)</p>	<p>「異敘述者(未知) 」</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鱉主〔阿難〕、大理家菩薩〔國相〕〔釋迦牟尼佛〕、十方諸佛、狐〔鶯鶯子〕、漂人〔調達〕、蛇〔目連〕、國王〔彌勒〕、國民)」。</p>
<p>(二十六) (布施)</p> <p>沙門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 」</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釋迦牟尼佛〔世尊〕〔沙門菩薩〕、阿難)」。</p>
<p>(二十七) (持戒)</p> <p>清信士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 」</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國王〔彌勒〕、清信士菩薩〔釋迦牟尼佛〕)」。</p>
<p>(二十八) (持戒)</p> <p>象王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 」</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象王嫡妻〔大婦〕〔求夷〕、象王小妻〔四姓女〕〔國王夫人〕〔小夫人〕〔好首〕〔孫陀利〕、國王、國王臣子一、國王臣子二、國王臣子三、國王臣子四、南方射師〔獵者〕〔調達〕、象王菩薩〔釋迦牟尼佛〕、群象)」。</p>
<p>(二十九) (持戒)</p> <p>鸚鵡王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 」</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鸚鵡王菩薩〔釋迦牟尼佛〕)」。</p>

(鸚鵡戒食出籠的故事)		
(三十)(持戒) 法施太子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法施太子菩薩〔釋迦牟尼佛〕〔賣珠童〕、國王之幸妾〔嬖妾〕〔富姓女〕〔調達妻〕、國王、群臣、法施太子妃、法施太子妃父王)、御者〔相國〕〔調達〕)」。
(三十一)(持戒) 國王本生 (因禍而成國王的 故事)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國王兩兄、國王菩薩〔釋迦牟尼佛〕、國王妻〔婦〕〔好首〕、梵志、國人、國王夫人、執正臣)」。
(三十二)(持戒) 凡夫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商人〔雇其婿〕〔貨主〕、凡夫菩薩)」。
(三十三)(持戒) 貧人商人本生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貧人商人])」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貧人商人]),人物(海神)」。
(三十四)(持戒) 貧道士本生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貧道士菩薩])」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貧道士菩薩]),人物(四姓)」。
(三十五)(持戒)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童子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童子

童子本生 (金盤的故事)	佛〔童子(儒)〕〔凡人菩薩〕) 」	(儒)〕, 人物(獨母幼女、獨母、童子舅〔調達〕) )」。
(三十六) (持戒) 兄(獼猴)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	「異敘述者(未知) , 人物(兄〔獼猴〕〔釋迦牟尼佛〕、王女〔鰲妻〕〔調達妻〕、弟〔鰲〕〔調達〕) )」。
(三十七) (持戒) 長者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	「異敘述者(未知) , 人物(海邊鬼魅〔商人妻〕〔梵志女〕、鐵城丈夫〔城中天人〕〔鷲鷲子〕、馬王臻、商人、海邊鬼魅〔商人妻〕〔梵志女〕、國王〔梵志女父〕〔比丘〕、商人長者菩薩〔佛〕〔世尊〕、梵志女母) )」。
(三十八) (持戒) 太子墓魄經 (墓魄太子本生)	「異敘述者(阿難),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墓魄太子〕) )」。	「異敘述者(阿難),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墓魄太子〕。人物(諸梵志〔妖導師〕、國王后〔舍妙〕、喪夫、國王〔白淨王〕) )」。
(三十九) (持戒) 彌蘭經 (彌蘭王本生)	「異敘述者(阿難),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彌蘭商人〕) )」。	「異敘述者(阿難),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彌蘭商人〕) )」。人物(諸沙門、銀城四美人、周城守罪人鬼) )」。

<p>(四十) (持戒)</p> <p>頂生聖王經</p> <p>(頂生王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阿難、世尊〔釋迦牟尼佛〕〔頂生王〕〔飛行皇帝〕、四兵、輔臣)」。。</p>
<p>(四十一) (持戒)</p> <p>普明王經</p> <p>(普明王本生)</p>	<p>「異敘述者(阿難)」</p>	<p>「異敘述者(阿難)」，人物(鄰國國王〔阿群〕〔王太子〕、世尊〔釋迦牟尼佛〕〔普明王菩薩〕、有司、群臣、梵志〔道士〕、阿群王太子父王、梵志婦、梵志、舍衛國國王、比丘)」。。</p>
<p>(四十二) (忍辱)</p> <p>菩薩本生</p> <p>(菩薩隱居修行的故事)</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國人、菩薩)」。。</p>
<p>(四十三) (忍辱)</p> <p>睽道士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睽菩薩〔釋迦牟尼佛〕、迦夷國王〔阿難〕、群臣、睽菩薩父母〔白淨王和舍妙〕、天帝釋〔彌勒〕)」。。</p>
<p>(四十四) (忍辱)</p> <p>羸提和梵志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迦梨王〔羅漢拘隣〕、羸提和梵志菩薩〔釋迦牟尼佛〕)」。。</p>

		尼佛〕、四大天王、黎民、羸提和梵志菩薩弟〔彌勒〕)」。。
(四十五)(忍辱) 童子本生 (四姓害子)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梵志、四姓理家使人、路人、牧人、四姓理家〔調達〕)、商人、獨母、取樵者、貧家童子菩薩〔釋迦牟尼佛〕、理家兒、從者、梵志女〔俱夷〕、九族)」。。
(四十六)(忍辱) 國王本生 (國王與猴王)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大國王菩薩〔釋迦牟尼佛〕、大國王群僚、大國王國民、獼猴〔猴王〕、鳥、天帝釋化獼猴〔彌勒〕、小猴、龍、元妃〔俱夷〕)」。。
(四十七)(忍辱) 獼猴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獼猴菩薩〔釋迦牟尼佛〕、谷中人〔調達〕)」。。
(四十八)(忍辱) 龍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龍菩薩化蛇〔說忍法的龍〕〔釋迦牟尼佛〕、阿難龍化蛇〔欲害虻的龍〕〔阿難〕、含毒虻〔調達〕)」。。

<p>(四十九) (忍辱)</p> <p>難王本生</p> <p>(摩天羅王經)</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難王〔道士〕〔釋迦牟尼佛〕、獵者〔調達〕、鳥〔鶯鷺子〕、蛇〔阿難〕、國王、太子)。</p>
<p>(五十) (忍辱)</p> <p>盤達龍王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抑迦達國王兒子須達、抑迦達國王女兒安闍難〔龍妃〕〔舍妙〕、抑迦達國王〔阿難〕、群臣、一臣、金神龜、龍王、龍王十六賢臣、抑迦達國王眾臣、牧牛兒、陂圖術士〔酷龍人者〕〔調達〕、槃達龍王〔釋迦牟尼佛〕)。</p>
<p>(五十一) (忍辱)</p> <p>雀王經</p> <p>(雀王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雀王菩薩〔釋迦牟尼佛〕、虎〔調達〕)。</p>
<p>(五十二) (忍辱)</p> <p>之裸國經</p> <p>(叔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叔菩薩〔釋迦牟尼佛〕、伯〔調達〕)。</p>
<p>(五十三) (忍辱)</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梵志〔道</p>

六年守飢畢罪經 (國王本生)		士〕、大國王菩薩〔釋迦牟尼佛〕〕」。
(五十四) (忍辱) 釋迦畢罪經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菩薩〔眾佑〕〔釋迦牟尼佛〕、舍衛國國王、白淨王、舍衛國國王庶子〔後舍衛國國王〕、庶子嬖友頭佉摩〔後舍衛國國王相國〕、釋氏雄士、釋人、目連、釋摩南、使者、阿難、諸沙門、舍衛國國王臣民)〕」。
(五十五) (精進) 凡人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凡人菩薩〔佛〕、貪殘凡夫〔授菩薩偈者〕〔調達〕)〕」。
(五十六) (精進) 獼猴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國王〔阿難〕、獼猴王菩薩〔釋迦牟尼佛〕、皇后)〕」。
(五十七) (精進) 鹿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鹿王菩薩〔釋迦牟尼佛〕、人王〔阿難〕)〕」。
(五十八) (精進)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鹿王修凡

修凡鹿王本生		菩薩〔釋迦牟尼佛〕、溺人〔調達〕、摩因光王元后和致〔王妻〕〔調達妻〕、摩因光王〔鶩鷺子〕、鳥〔阿難〕)」。
(五十九)(精進) 驅耶馬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驅耶馬王菩薩〔釋迦牟尼佛〕、商人)」。
(六十)(精進) 魚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魚王菩薩〔釋迦牟尼佛〕)」。
(六十一)(精進) 龜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龜王菩薩〔善占龜〕〔釋迦牟尼佛〕、自專不去的龜王〔調達〕)」。
(六十二)(精進) 鸚鵡王本生 (鸚鵡王棄眾歸道)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諸鸚鵡眾、他山鸚鵡王、鸚鵡王菩薩〔釋迦牟尼佛〕)」。
(六十三)(精進) 鴿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鴿王菩薩〔釋迦牟尼佛〕、鴿王徒眾)」。
(六十四)(精進) 佛說蜜蜂王經	「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	「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精進辯比丘化蜜蜂王〕)」，人

(精進辯比丘本生)	〔精進辯比丘化蜜蜂王〕)。」	物(德樂正比丘〔彌勒〕)。」。
(六十五)(精進) 佛以三事笑經 (清信士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賣魚老翁、阿難、釋迦牟尼佛〔清信士菩薩〕〔世尊〕)。」。
(六十六)(精進) 小兒聞法即解經 (小兒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比丘〔迦葉佛〕、長者、小兒〔釋迦牟尼佛〕)。」。
(六十七)(精進) 殺身濟賈經 (商人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五百商人〔五百應真(比丘)〕、商人菩薩〔殺身濟眾者〕〔釋迦牟尼佛〕、天帝釋〔彌勒〕)。」。
(六十八)(精進) 童子本生 (行賄太山王)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國王、童子菩薩〔釋迦牟尼佛〕、獨母菩薩)。」。
(六十九)(精進) 調達教人爲惡經 (天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魔天王調達〔導人爲惡魔天者〕〔調達〕、天王菩薩〔教人行善天王者〕〔釋迦牟尼佛〕)。」。

		尼佛〕)」。
(七十)(精進) 殺龍濟一國經 (兄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 人物(伯菩薩化師子〔釋迦牟尼佛〕、叔菩薩化象〔彌勒〕、全國人民、國王)」。
(七十一)(精進) 彌勒爲女人身經 (帝釋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 人物(天帝釋菩薩〔釋迦牟尼佛〕、富姓妻〔彌勒〕)」。
(七十二)(精進) 女人求願經 (婦人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 人物(商人婦〔後儒士之妻〕〔釋迦牟尼佛〕、鄰獨母〔鶯鷺子〕、佛〔世尊〕〔眾佑〕、鄰凶夫〔調達〕)」。
(七十三)(精進) 燃燈授決經 (獨母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 人物(除鱧〔非釋迦牟尼佛世的沙門〕〔老比丘〕〔錠光佛〕、世尊〔佛〕、獨母化男〔釋迦牟尼佛〕)」。
(七十七)(禪定) 太子得禪 (出遊四門)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 人物(太子、御使、國王、僕)」。

<p>(七十八) (禪定)</p> <p>太子得禪</p> <p>(半夜逾城出家)</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師相、太子、諸天)」。</p>
<p>(七十九) (禪定)</p> <p>太子得禪</p> <p>(畢鉢羅樹下證道)</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太子〔佛〕、龍化梵志)」。</p>
<p>(八十) (禪定)</p> <p>佛得禪</p>	<p>「異敘述者(未知)，同敘述者(胞闍、釋迦牟尼佛〔世尊〕)」。</p>	<p>「異敘述者(未知)，同敘述者(胞闍、釋迦牟尼佛〔世尊〕)」。</p> <p>人物(阿難、有人、羅迦藍逝心、人〔清信士〕)」。</p>
<p>(八十一) (禪定)</p> <p>常悲菩薩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常悲菩薩〕、佛)」。</p>	<p>「異敘述者(未知)，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常悲菩薩〕、佛)」。</p> <p>人物(天神〔天人〕)」。</p>
<p>(八十二) (禪定)</p> <p>那賴梵志本生</p>	<p>「異敘述者(未知)」</p>	<p>「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題耆羅梵志菩薩〔彌勒〕、那賴梵志菩薩〔眾佑〕〔釋迦牟尼佛〕、國王、五通道士)」。</p>
<p>(八十三) (智慧)</p> <p>須羅太子本生</p>	<p>「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p>	<p>「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皇孫須羅太子〕〔開士菩</p>

	〔皇孫須羅太子〕〔開士菩薩〕。	薩〕。人物(鷲鷲子、國王〔童儒〕〔迦葉〕、耆艾梵志、國人、國民、闍犁道士〔車匿〕、優犇道士〔目連〕、聖梵志、頭魔(摩)王天女〔皇孫妃〕〔俱夷〕、眾臣、四禪梵志〔鷲鷲子〕、天王釋化獼猴〔犍德〕、緣一覺五百人、青衣、天王、大神王)。
(八十四)(智慧) 遮羅國王經 (太子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遮羅國王〔白淨王〕、天帝釋〔彌勒〕、國王元后〔舍妙〕、太子妃月光〔俱夷〕、太子伴牧人〔疑妻婿〕〔釋迦牟尼佛〕、九國兆民)。
(八十五)(智慧) 菩薩以明離鬼妻經 (凡人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凡人菩薩〔無勝師〕、田翁、女〔鬼妻〕、亭人、守門者)。
(八十六)(智慧) 儒童授決經 (儒童梵志本生)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儒童梵志菩薩〔釋迦牟尼佛〕、儒童師、五百梵志〔眾儒〕〔諸儒〕、華女〔採賣

		名華女〕〔俱夷〕、鉢摩國國王、鉢摩國行人、鉢摩國民)、佛〔世尊〕、諸天、長者子賢乾〔非羅余〕)〕。
(八十七)(智慧) 摩調王經 (南王本生)	「同敘述者(阿難、釋迦牟尼佛〔眾佑〕〔摩調聖王飛行皇帝〕〔摩調王末世孫南王飛行皇帝〕)〕。	「同敘述者(阿難、釋迦牟尼佛〔眾佑〕〔摩調聖王飛行皇帝〕〔摩調王末世孫南王飛行皇帝〕)〕，人物(無夷國見佛笑者、第二天帝、四天王、天帝釋、諸天、群臣黎庶)〕。
(八十八)(智慧) 阿離念彌經 (阿離念彌長者本生)	「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世尊〕〔佛〕〔阿離念彌長者〕)〕。	「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世尊〕〔佛〕〔阿離念彌長者〕)〕，人物(諸比丘)〕。
(八十九)(智慧) 鏡面王經 (鏡面王本生)	「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佛〕〔鏡面王〕)〕。	「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佛〕〔鏡面王〕)〕，人物(眾比丘、鏡面王臣、十無眼人〔講堂梵志〕)〕。
(九十)(智慧) 察微王經	「異敘述者(未知)」	「異敘述者(未知)」，人物(察微王菩薩〔補蹠翁〕〔釋迦牟尼佛〕、群臣、

(察微王本生)		補履翁、察微王元妃、察微王侍妾、 宮女)」。。
(九十一)(智慧) 梵摩皇經	「異敘述者(阿難) ， 同敘述者(釋迦牟尼 佛)」。	「異敘述者(阿難) ，同敘述者(釋迦 牟尼佛)〔梵摩皇〕」。

##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以《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敘事為研究對象，將經典、文學、思想方面的資料加以彙集整理，經審慎的整理、分析、歸納、比較與詮釋，希冀能初步的呈現《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故事在六度分布的情形與「敘事視角與聲音」的面貌，彰顯其意義與價值，以充實佛經敘事文學的研究，對《六度集經》重新給予應有的評價。因為筆者的外文和敦煌語言文字的部分尚待加強，所以在資料使用上，除了敦煌書籍外，全部使用漢文文獻及書目作參考，盼日後有能力再處理相關書籍的部分。綜合以上論述，就各章節歸納出以下結論如下。

第一章緒論的部分：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先簡單的介紹《六度集經》的歷史背景，說明其在文獻、文學、思想和語言文字上的價值，並介紹《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的篇章組織和思想內容(六度)，提出歷來研究《六度集經》「敘事」的「敘述」面相者少，本論文圍繞《六度集經》中菩薩行故事在六度分布的情形及敘事的核心議題探勘。第二節「前賢研究成果綜述」，將歷來關於《六度集經》研究的相關成果，略區分為經典、文學、思想和語言文字等四類，可看出歷來學者多從事文學和思想方面的研究。在文獻回顧方面，較前賢略為整理不同，本論文於此作一全面性的整理與分析，以找出《六度集經》的重要價值與未來可再研究的面相。在文學敘事方面，僅吳

海勇於《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中有提到對《六度集經》「敘述」理論看法：佛經為「講述體」的敘事性質，涉及多種敘述層面，如《六度集經》所記不少本生故事，省略「如是我聞」、「佛陀說法時地」，以及「佛陀說法緣起」的介紹。《六度集經》開篇直接進入本生故事的敘述，至故事結末，方由佛陀出面點明本生故事人物的前世今生。顯然佛陀是該故事的講述者，雖然經文結末「佛說」二字，不會是佛陀說法原有，這多少暗示該經別有敘述者存在，但畢竟處於隱性層面，故二級分層講述體無法構成。第三節「研究材料與方法」，說明本論文主要以《大正新修大藏經》(簡稱《大正藏》)「本緣部」第三冊的《六度集經》，第一至五二頁中的九十一則故事為主要的研究基礎。再說明各章節分布的情形，核心議題以胡亞敏著的《敘事學》為主要方法論參考書，探討《六度集經》菩薩行故事的敘事視角。從視角的性質之「視角與聲音」面相來探討《六度集經》八十八章菩薩行故事的敘事視角分析的五種規律。最後作一小結。

第二章《六度集經》的編譯者與篇章組織部分：先介紹《六度集經》的八種名稱《六度無極經》、《度無極集》、《雜無集徑》、《六度無極度經》、《度無極集》、《新無極經》和《六度集》。再說明《六度集經》九十一章的歷史背景是三國時代吳(222—280A.D.) 康居國沙門康僧會，於建業建初寺(247A.D.或 251A.D.) 編譯佛陀在過去生行菩薩道

的故事集，其性質是一部佛陀本生、本行的故事集，結合大乘佛教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波羅蜜思想，闡揚大乘佛教之菩薩行。第一節「《六度集經》的編譯者」，根據史料、藏經及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將梁·僧祐《出三藏記集》與梁·慧皎《高僧傳》提及《六度集經》的編譯者康僧會的文本結合，並參照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以敘述「康僧會的生平」。「著作」方面，則對照現存藏經收錄的部分，說明文本記載部分與現存本出入情形。「康僧會的佛學思想」，則參考藏經、杜繼文〈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的特色〉等，將康僧會的佛學思想分成「小乘的『正心』與大乘的『救世』」及「以儒釋佛」兩大部分來討論。第二節「《六度集經》的篇章組織」，討論《六度集經》的分卷與編輯體例。「《六度集經》的分卷情形」，係將歷代著錄《六度集經》的經錄原文列出，得知《六度集經》有九卷、八卷和七卷之說，但今現存指八卷內容。「《六度集經》的編輯體例」則以《大正藏》為文本，說明「度」、「卷」、「章」之間的關係，其重複或特出的情形。再提出《六度集經》中的完整的「本生」三段形式僅有三例。

第三章《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的性質與內涵部分：先說明「菩薩」、「釋迦菩薩」與「佛」之間的不同。「菩薩」未證成無上正等正覺，懷有上求菩提，下化眾生的利他大願，有菩薩與釋迦菩薩。

「釋迦菩薩」是未證成無上正等正覺的釋迦牟尼佛的前身。「佛」是證成無上正等正覺者，有諸佛與釋迦牟尼佛。次提出大乘菩薩行與六度之間的關係。大乘菩薩的修行者，以釋迦菩薩的「六波羅蜜」來修行，以「四弘誓願」為具體化的願。論述說明《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依「六度」內容來分，共八十八章。第一節「特色與性質」，《六度集經》中的菩薩行故事以「布施度」為主占二十六章，次為「持戒度」占十五章，三為「精進度」占二十章，四為「忍辱度」占十三章，五為「智慧度」占九章，六為「禪定度」占六章。第二節「思想內涵」，參考藏經、《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和學者的觀點，作一歸納與整理，依六度思想分別舉例說明《六度集經》的思想內涵。

第四章《六度集經》菩薩行故事的敘事視角的部分：第一節「敘事視角的性質」，先闡明「視角」的意義。「敘述者」，即講故事的人，又分為異敘述者與同敘述者。「人物」，即故事中的人。「視角」是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指敘述者或人物從什麼角度觀察故事。從視角的性質，可以分為「視角與聲音」、「視角的承擔者與構成」、「視角的基本類型」、「視角的變異」等四個面相來探討。第二節「《六度集經》菩薩行敘事的視角與聲音」從視角的性質之「視角與聲音」面相，先舉例說明「視角與聲音」在故事中分布的情形與規律的狀況，再將《六度集經》八十八章菩薩行故事的敘

事視角作一分類表，統計、分析和比較出「視角與聲音」在《六度集經》八十八章菩薩行故事中的一些規律：其一，視角的對象多為「異敘述者(未知)」，聲音的對象多有「異敘述者與人物」。此類型共有七十四章。其二，視角的對象是「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異敘述者(阿難)」，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及人物。此類型共有八章。其三，視角的對象是「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同敘述者(釋迦牟尼佛及人物)」。此類型共有三章。其四，視角的對象是「異敘述者(未知)」，兩位同敘述者(某人和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異敘述者(未知)」，兩位同敘述者(某人和釋迦牟尼佛)。」及人物。此類型共有二章。其五，視角的對象是「兩位同敘述者(阿難、釋迦牟尼佛)」，聲音的對象是兩位同敘述者(阿難、釋迦牟尼佛)」及人物。此類型只有一章，為第八十七章〈摩調王經〉。從這五種規律可以看出《六度集經》敘事「視角與聲音」在《六度集經》八十八章菩薩行故事中的一些規律與敘事藝術的多樣性。

本論文在《六度集經》菩薩行敘事的研究，特出的部分在第一章作一全面漢文本(除了敦煌)的文獻回顧。第二章在文獻考察上對照藏經與篇章組織內容分析與前賢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第三章將《六度集經》的菩薩行故事做一簡表與分類，並舉一二例做說明分析各度主題思想中與其他五度間的關係。第四章運用敘事學的敘述方法，探討

「敘述」的「視角與聲音」部分，並舉例說明，歸納出五個規律，並於其後作一簡單的對照表提供參照。因為時間的關係，尚有很多研究面相，未能再探討，希冀未來有機會再深入進行探勘，或待未來賢者繼續進行研究。

# 參考文獻

## 一、藏經類及目錄

大正新修大藏經正編五十五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

- |                        |          |
|------------------------|----------|
| 吳 康僧會譯 六度集經            | 大正藏第三冊   |
| 東晉 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經        | 大正藏第一冊   |
| 東晉 瞿曇僧伽提婆譯 增壹阿含經       | 大正藏第二冊   |
| 吳 康僧會譯 舊雜譬喻經           | 大正藏第四冊   |
| 元魏 吉迦夜共曇曜譯 雜寶藏經        | 大正藏第四冊   |
| 吳 康僧會撰 法鏡經             | 大正藏第十二冊  |
| 失譯 大方廣十輪經              | 大正藏第十三冊  |
| 高齊 那連提耶舍譯 月燈三昧經        | 大正藏第十五冊  |
| 元魏 菩提留支譯 入楞伽經          | 大正藏第十六冊  |
| 唐 玄奘譯 解深密經             | 大正藏第十六冊  |
| 後秦 鳩摩羅什譯、龍樹菩薩造 大智度論    | 大正藏第二十五冊 |
| 北涼 曇無讖譯 菩薩地持經          | 大正藏第三十冊  |
| 唐 波羅頗蜜多羅譯、無著菩薩造 大乘莊嚴經論 | 大正藏第三十一冊 |

隋	費長房撰	歷代三寶紀	大正藏第四十九冊
梁	慧皎撰	高僧傳	大正藏第五十冊
唐	道世撰	法苑珠林	大正藏第五十三冊
唐	慧琳撰	一切經音義	大正藏第五十四冊
吳	康僧會撰	出三藏記集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梁	僧撰	出三藏記集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東晉	道安撰	出三藏記集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隋	法經等撰	眾經目錄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隋	彥琮撰	眾經目錄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	靜泰撰	眾經目錄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	道宣撰	大唐內典錄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	道宣撰	續大唐內典錄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	靖邁撰	古今譯經圖紀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	明佺等撰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	智昇撰	開元釋教錄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	圓照撰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高麗大藏經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		第三十四冊
高麗大藏經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		第三十五冊
中華大藏經	一切經音義		第五十七冊

中華大藏經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	第一百零六冊
金版大藏經	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	第九十八冊
乾隆大藏經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第一百四十三冊
嘉興大藏經	絕餘編	第二十八冊
嘉興大藏經	閱藏知津	第三十一冊
嘉興大藏經	閱藏知津	第三十二冊
嘉興大藏經	靈峰蕩益大師宗論	第三十六冊
藏外佛教文獻	敦煌寺院所藏大藏經概貌	第八冊
藏外佛教文獻	關於江泌女子僧法誦出經	第九冊
法寶總目錄		第一冊

## 二、中文專書及論著

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

〔1936年〕1983年，《佛教經典總論》，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神林隆淨著、許洋主譯

〔1938年〕1984年，《菩薩思想的研究》，臺北：華宇出版社  
湯用彤

1938年，《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長沙：商務印書館

1982年11月，《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彌勒出版社

季羨林譯

[1959年]1983年9月，《五卷書·譯序》，台北：彌勒出版社

楊伯峻譯注

[1960年1月]2006年4月，《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

陳垣

[1964年3月]1988年9月，《釋氏疑年錄》，北京：中華書局

西義雄著、釋印海譯

[1968年]2009年，〈般若經中對菩薩之理念與實踐〉《大乘菩薩道之研究》，美國：法印寺文教中心，頁101-302。

托多羅夫(T.TODOROV)著、錄自張寅德編選

[1969年]1989年，《〈十日談〉語法》(Grammaire du Décaméron)，

《敘述學研究·編選者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2。

印順法師

[1971年]2002年，《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新竹：正聞出版社

釋道安

1978年10月，《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

平川彰著、釋印海譯

〔1981年〕2009年，〈大乘佛教之特色〉《大乘菩薩道之研究》，美國：法印寺文教中心，頁7-100。

印順法師

[1981年5月]2003年1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新竹：正聞出版社

杜繼文

1984年，〈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的特色〉，《內明》第148期，頁21。

釋觀慧

1985年4月，〈魏晉南北朝時期菩薩行表現的方式〉，《獅子吼》第24卷第4期，頁68。

任繼愈主編

〔1985年6月〕2009年6月，《中國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依淳法師

[1987年]2004年12月，《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丁敏

〔1990年〕1996年3月，《佛教譬喻文學研究》，台北：東初出版社(原《佛教譬喻文學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

士論文)

胡亞敏

〔1994年1月〕〔2004〕2008，《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原《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

羅剛

〔1994年5月〕1995年7月，《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李維琦

1995年，〈《六度集經》詞語例釋〉，《古漢語研究》第1期，頁39-43。

梁麗玲

〔1995年〕1998年1月，《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美國）浦安迪教授講演

〔1995年11月〕1996年3月，《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北大學術講演叢書2：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梁曉虹釋譯

〔1996年8月〕2006年5月，《六度集經》，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

1997 年《佛光大辭典光碟版》，高雄：佛光出版社

吳海勇著

[1999 年] 2004 年 5 月，《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原《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蒲正信注

2001 年 6 月，《六度集經》，成都：巴蜀書社

梁麗玲著

[2001 年] 2002 年 10 月，《賢愚經》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賢愚經》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劉守華著

2003 年 5 月，《比較故事學論考》，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陳洪

[2003 年 10 月] 2007 年 12 月，〈《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4 期(後陳洪：〈附錄一：《六度集經》文本的性質與形態〉《佛教與中古小說》，上海：學林出版社)。

石琳

2005年1月，〈《六度集經》的雙賓結構類型〉，《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7輯，頁166-176。

孫鴻亮

〔2005年5月〕2008年9月，《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原《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陝西：陝  
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畢慧玉

〔2005年9月20-22日〕2006年，〈《六度集經》音義考校〉，《佛  
經音義研究：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頁272-278。(原〈《六度集經》音義考校〉，「佛經  
音義研究：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上海：上海師  
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點)

馬場文翁著、釋印海譯

2009年，〈大乘佛教之道德與菩薩道〉《大乘菩薩道之研究》，美國：  
法印寺文教中心，頁449-464。

杉本卓洲著、釋印海譯

2009年，〈本生菩薩之大乘化〉《大乘菩薩道之研究》，美國：法印  
寺文教中心，頁483-502。

卜雅娜

2010年，〈《六度集經》「著」字的介詞用法〉，《達州職業技術學  
院學報》第Z1期，頁67-69。

### 三、學位論文

李美煌

1992年1月，《六度集研究》，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論文

林彥如

2004年6月，《六度集經》故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阮氏碧玉(釋蓮海)

2010年3月，《康僧會在《六度集經》中菩薩道思想之研究》，臺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